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第二十三卷・七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
Vol. 23, No 7
Published by CHIN
SHAN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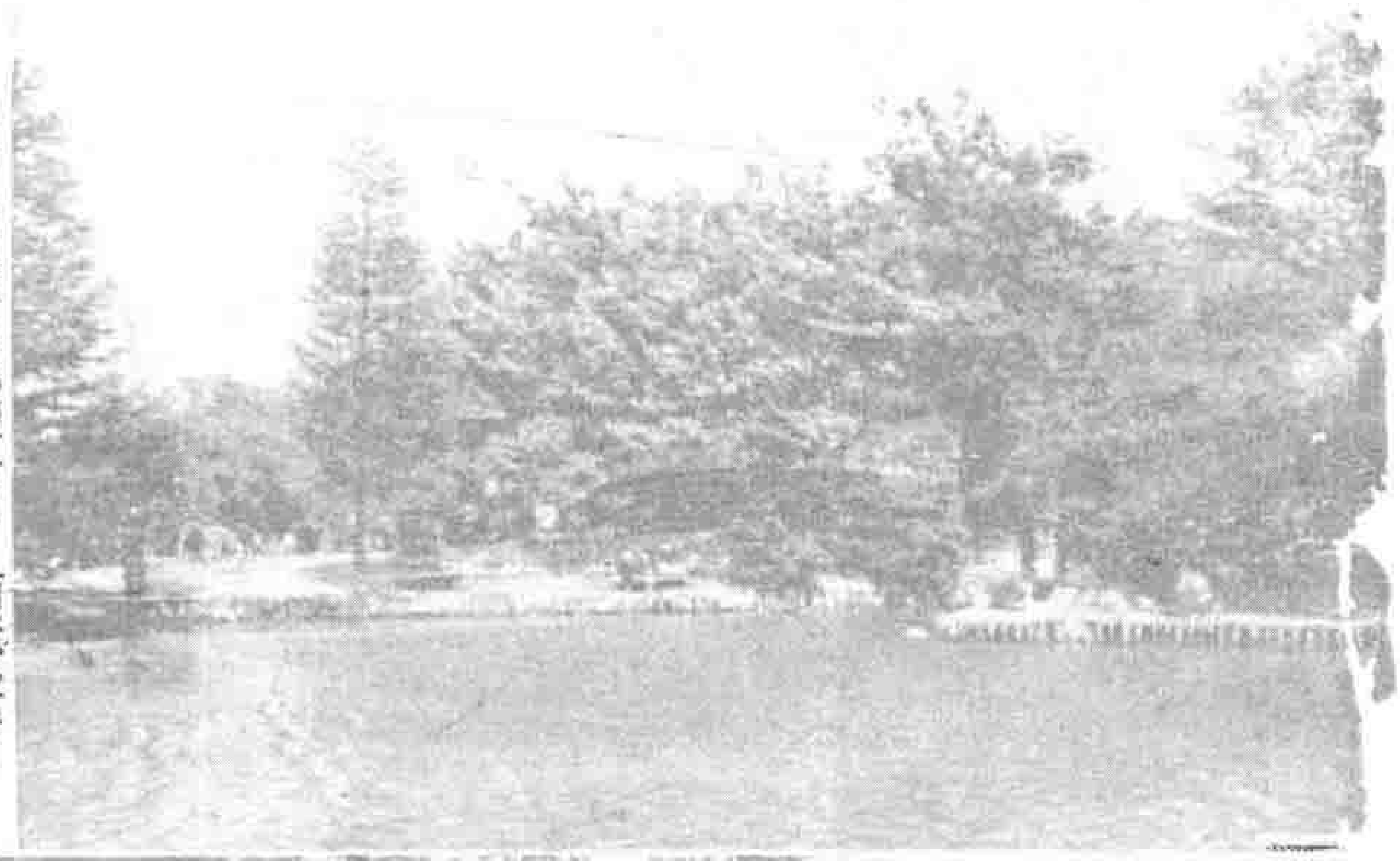
上海的園林

陳其英攝



⇧ 黃浦公園，北濱蘇州河，東臨黃浦江，爲挹江納涼勝





⇨ 中山公園原名兆豐公園，面積最廣，設備最佳，山林幽邃，各極其勝，爲滬上各公園冠。園內附設有動植物園，珍禽異獸，奇花嘉樹，值得觀賞。

⇧ 教仁公園又名宋公園，有宋遯初先生墓及石像，花木扶





⇦ 血花公園在龍華鎮龍華寺旁，以桃花著稱，桃花時節，遊人肩摩踵接，極一時之盛。

……徑，運動設備，頗爲完善。



⇨ 復興公園景物清麗，佈置整潔，池塘茶棚，爲品茗休息佳地。遊人以情侶爲多，風光旖旎。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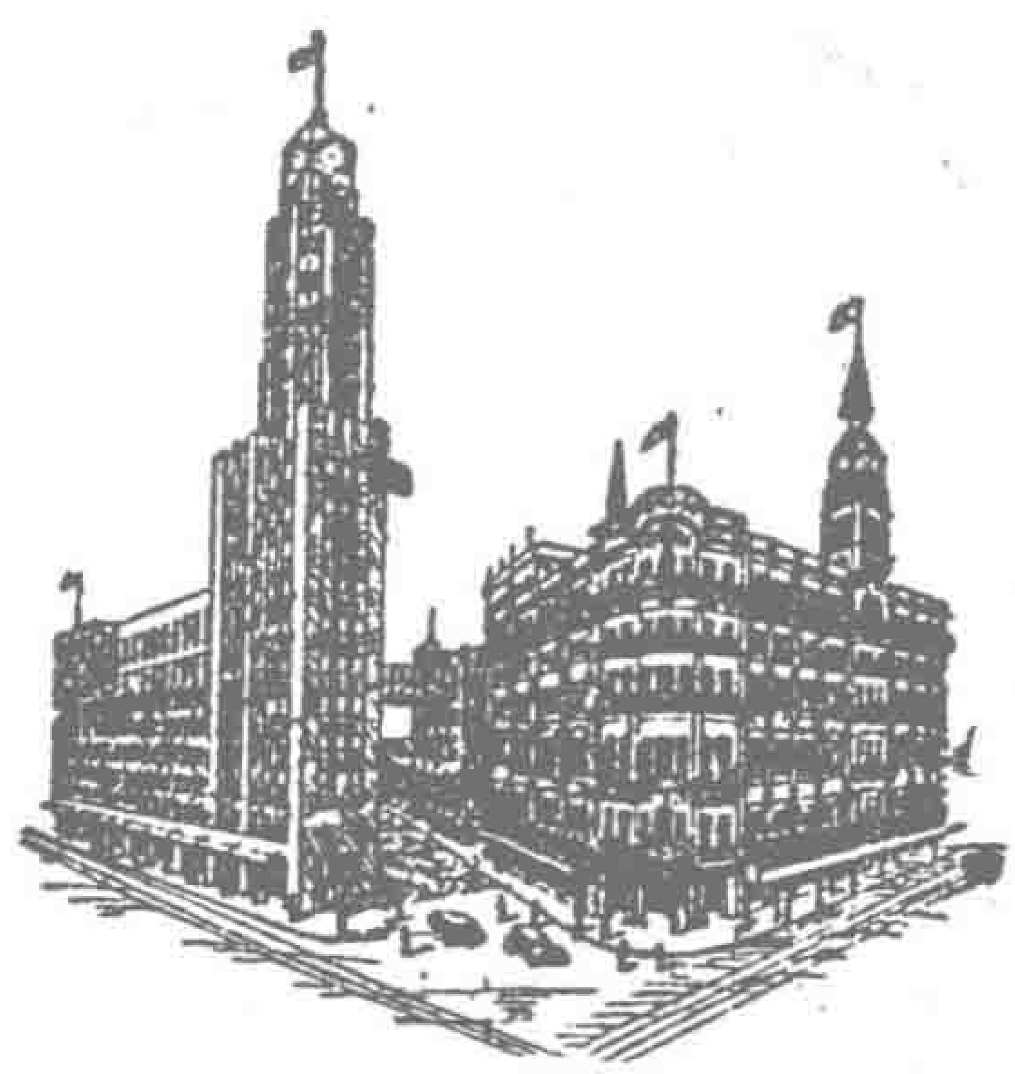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綜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 大東旅社
-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 大東跳舞場
- 七重天咖啡室
- 永安月刊社
-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三卷・第七期・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號

第二十三卷第七期 目次

車水……陳其英……〔封面〕
上海的園林〔美術圖景〕……〔封裏〕
呼吸：上海的農村氣息……特稿……一
充滿田野風味的西郊……一
浦東——上海未來的住宅區……四
上海人的肺——公園……五
城隍廟：能接受新的血液麼？……九
上海的花和鳥……一〇
上海舟車史話……一三
解放後的上海交通……一六
峨眉五日遊……蔣逸聰……一九
燕子樓弔古……藍士琳……二五
處處拱橋流水……陳其英……二七
鴛鴦湖畔紀遊踪……李紹曾……二八
東台灣游展……徐蔭祥……三一
憶北陵……涂傳熹……三八
奧地利的旅行業……白樂……三八
紹興應宿閘之遊……碧松……三九
曲折幽邃的好弧洞……馮朱棣……四一
瑪琅……魚千……四五
孔雀河——一條神祕的水流……正明……四七
旅行雜誌第二十三卷上卷索引……五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中國旅行社
編輯者 中國旅行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中國旅行社 電報掛號五〇三四六四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本期每冊實售 四百五十元

旅行雜誌

十大特色
一、闡揚中國名勝
二、刻劃山水人物
三、介紹海外風光
四、提供古跡考證
五、狀述邊疆風俗
六、提倡學術旅行
七、刊佈交通消息
八、報導各地旅程
九、迻譯世界名著
十、選載小品散文

歡迎訂閱
中國旅行社發行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一百多年前這裏是個漁村

呼吸：上海的農村氣息（本誌特稿）

夏季郊區遊覽的片段印象；都市中人應該改變生活方式，多多到郊外去，作為學習樸質生活的階梯，確立城鄉互助的信念。

高爾基說：世上沒有比太陽美麗的東西。

在上海，一年之中，氣壓以七月為最低，氣溫以七月初至八月底為最高。介乎這最低和最高之間，令人有更深刻的印象，更顯著底感覺的，便是夏季美麗的太陽——一切生命的泉源——了。

光明、純潔、溫暖……陽光照射到每一個角落裏，不但使任何的陰暗面，蒙上了一層生氣；尤其是他的光和熱，激發了任何東西內在的生機，使之蘇甦，滋長，永遠地活着。

× × × ×

盤中粒食，那一顆不是農人手足胼胝所換來的；播穀、分秧、車水、耕耘……要用着多少力，滴着多少汗！可是在舊社會制度不合理的支配下，他們儘管勞碌一生，過着利人的，有意義的生活，結果所收穫到的，僅僅是成為地主們和特殊階級，剝削掠奪的對象而已。

夏季來臨，陽光照射到黃浦灘摩天樓的屋角尖上；同時，也炙晒在上海四郊正在車水灌溉田畝的農人們的背脊上。美麗的太陽，普照在勞動階級的農人們的背上，是人世間一幅最美麗的畫面。（參看本期封面）

× × × ×

當你走出了市區，面對着郊野的時候，你就會感覺到：都市畢竟是煩囂雜亂的所在，與寧靜樸質的農村氣息相對照，其間距離之遠，是無可比擬的。但是，這還是表面上的看法；如果我們把上海都市中人和四郊村農，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形成，細加分析，我們更可以了解，這二者間之罅隙，和情緒上的不能調諧，並非出自偶然的。怎樣使它們接近？怎樣掃除都市人們心理上的錯覺，治療頹廢生活中的錮疾？我們且從提倡郊遊和農村旅行入手吧。

× × × ×

到農村去！不錯，都市人們該有這個崇高的意識。不過，在過去，上海人往往以週末的郊遊，或下鄉去旅行，視作他們逸樂生活中的一個調味品。他們在原來的所謂舒適生活的方式下毫未受到農村生活精神的感召，更談不到學習或改變了。

呼吸：上海四郊的農村氣息，到鬧市以外去，領略些樸質的生活方式，和有意義的生存目標，這是我們渴望着大家起來提倡的。其次：鍛練身心，學習勞動，使生活接近自然，恢復各個人的本性，使大家有正確和健全的思想，從封建的桎梏中逐漸自動地，勇敢地，解放出來。

× × × ×

下面，我們除了把最近上海四郊的情景，作一個輪廓的描寫之外；對於上海的園林，包括大衆樂園的城隍廟，以及可資遊息，有益身心的幾個去處，就歷史和現狀，也做了個概括的介紹。

充滿田野風味的西郊

上海的郊區，包括着蒲淞、法華、引翔、漕涇、吳淞、殷行、江灣、彭浦、眞如、和浦東的高行、陸行，洋涇、塘橋、楊思、高橋等六區。而事實上，就遊覽的觀點上講，比較適宜的，自為西區的徐家匯；漕涇區龍華和漕河涇；江灣吳淞和眞如這幾個地方。

龍華：農人們種桃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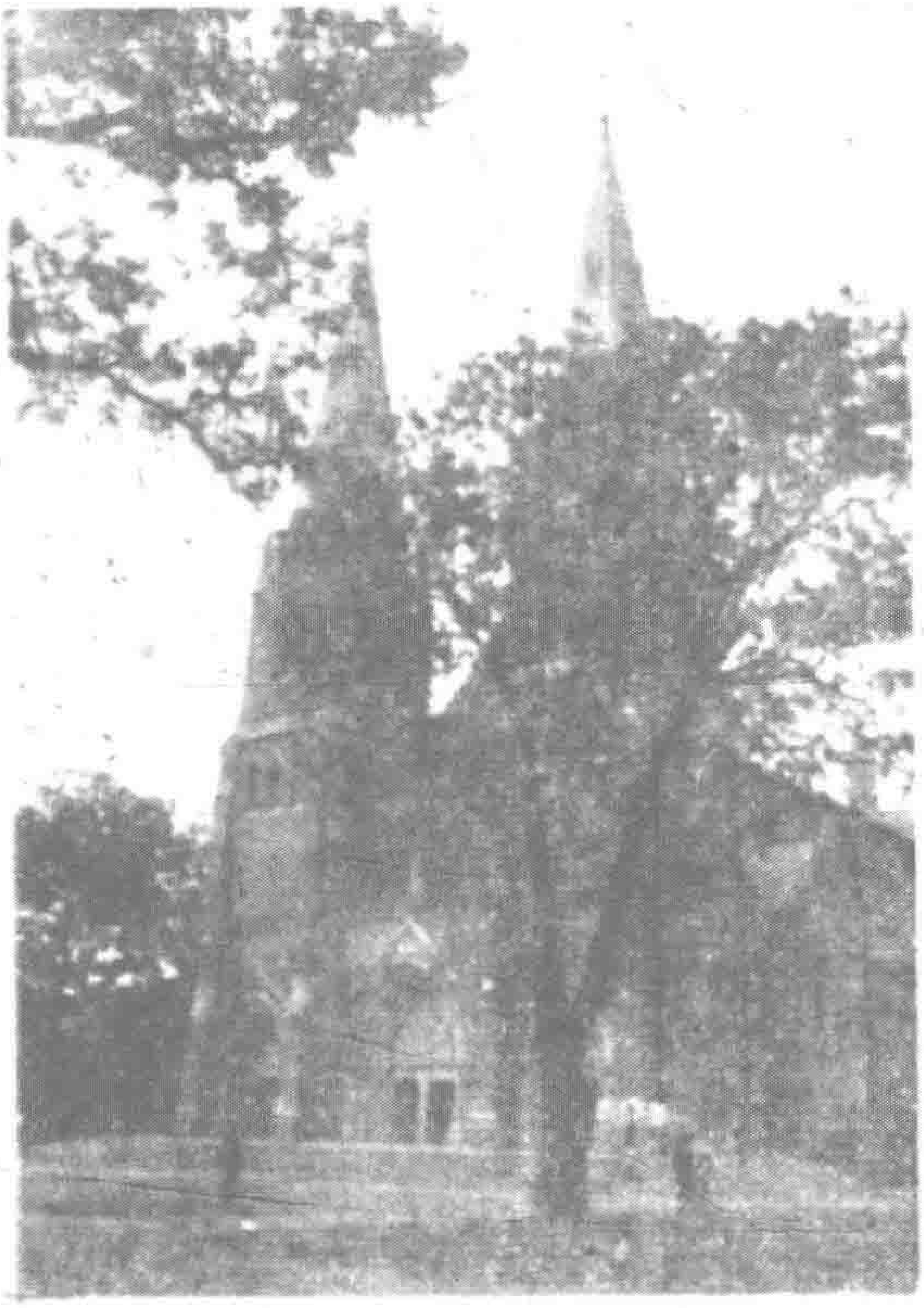
除了黃浦江之外，上海的特殊標幟，要算龍華寺旁的龍華塔了。只要看外國書商所出的上海導遊小冊，或輪船公司的招攬宣傳品，他們總是把人力車和龍華塔兩者，作爲上海在東方文明中所具有的特徵。（再加上飛機場，這三者之間，年代總是非常參差的）。

龍華位於西區，離鬧市大約十八里之遙。鎮上的龍華寺，具有極悠久的歷史，建築年代，和著名的靜安寺差不多，始於三國時代，吳赤烏十年。那裏有大雄寶殿、金剛殿、三聖殿、彌勒殿等許多建築物。國際聞名的龍華塔就在寺旁。目下寺和塔上爲了軍事上關係，都不能隨便進去遊覽了。

龍華寺附近農人們多以種桃爲業；從前黃泥牆的桃子尤其出名，皮薄汁多，碩大可愛。每年三月春汛，豔麗的桃花爭放，遊人最多。從前人形容其盛況云：「車如流水馬如龍，輪船帆船白浪衝；香汛趕齎三月半，龍華塔頂結烟濃。」自從開闢了馬路，大家舍水就陸，交通格外的方便了。

從鬧市到龍華去，假使從外灘出發，可以在金陵東路口搭乘二路法商電車；或在洋涇浜外灘口坐二十二路公共汽車，都到徐家匯下車，換乘人力車直達龍華。此外從南京路外灘搭九路公共汽車到楓林橋下車，換乘三輪車往龍華，亦極方便。如果脚力濟的話，沿着謹記路步行到龍華，更可以領略些住在棚戶裏的貧苦勞動者，和工廠裏工人們以及佃農們的實際生活情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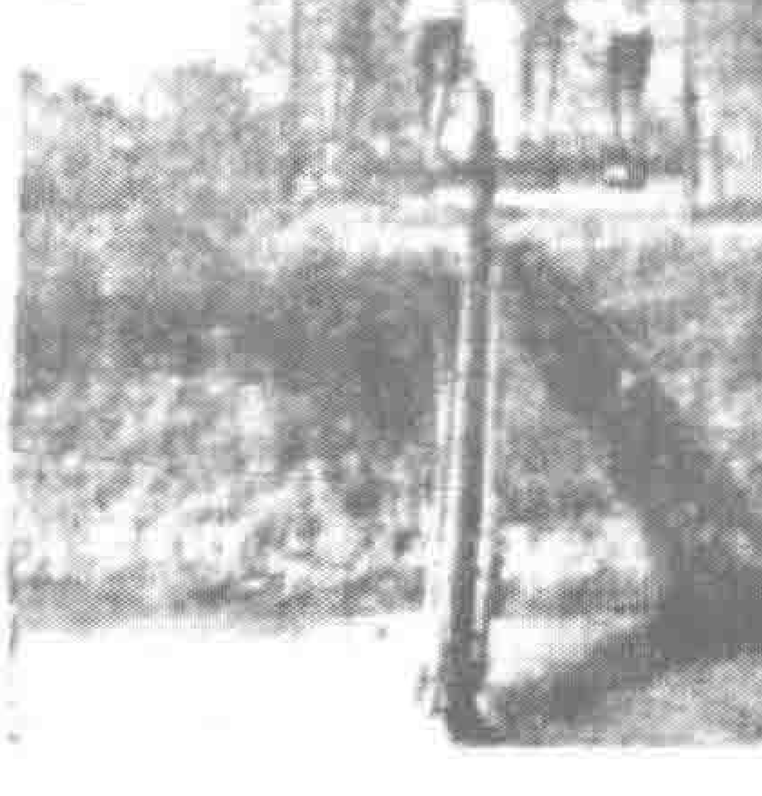
在楓林橋下車的話，順便可以去參觀一下著名的中山醫院，和國立上海醫學院；這幾座巍峨的大廈，都是舊日市府原址；可說得金碧輝煌，氣象不凡。可是在你沒有達到這大廈之前，沿着楓林橋河浜旁邊，就有一排破落的棚戶住着。他們以肌肉的勞動所得，換取這低微的，都市間的原始生活。大廈和棚戶之間，這隙罅內距離又是難以估計的，怎樣把一方面抑制些，把另一方面提高些，不就容易接近了麼？



徐家匯大教堂的雙塔尖在一英里外就可望見

徐家匯：鄉人都信奉公教

在近郊區中，徐家匯是宗教和學術氣味最濃厚的一個所在；那裏的鄉戶什九多信奉天主教。因爲宗教滲透了他們生活的裏層，從信仰上所形成的種種生活方式，在這裏，與上海別處比起來，幾乎有很不相同的地方。他們有一種內在的傳統精神，很不容易動搖或改變。



車水：耕耘中一個必要過程

我們只要看這一個特殊圈子裏的各種建築物：教堂、學校、圖書館、修道院、天文台……沒有一處不表示着他們所特具的堅毅精神，他們的成就，從公教的立場來講，也決不是偶然的，一切長處都值得我們去研究學習。

當你下了電車或公共汽車之後，在徐家匯路或衡山路上所看到的，倒不是大教堂矗插雲霄的雙塔尖，而是出賣杜米的鄉農們。他們把一袋袋的米，放在街道兩旁，蹲着身子，招攬着顧主。上海各種地攤上所出售的製成品——無論本國的或舶來的，當沒有再比他們的商品更爲質樸，更爲大衆所需要的了。

造成徐家匯肅穆清淨底氣氛的，並不出於當地的人或物；這，完全是異國傳教士，根據了宗教精神上的一貫作風所造成的。好像我們欣賞一件藝術作品，或偉大的建築物一樣，從開始到完成，不知要經過多少磨練，下過多少工夫，化過多少人力和物力；以一世紀以上的悠久時間，若干來自義法比德各國，具有百折不撓堅毅精神的神父，來到這個肇嘉浜和法華涇合匯之下的小市鎭，在宗教文化科學和軍事外交等交織着的陣線下，才樹立了這個傳教前鋒的寨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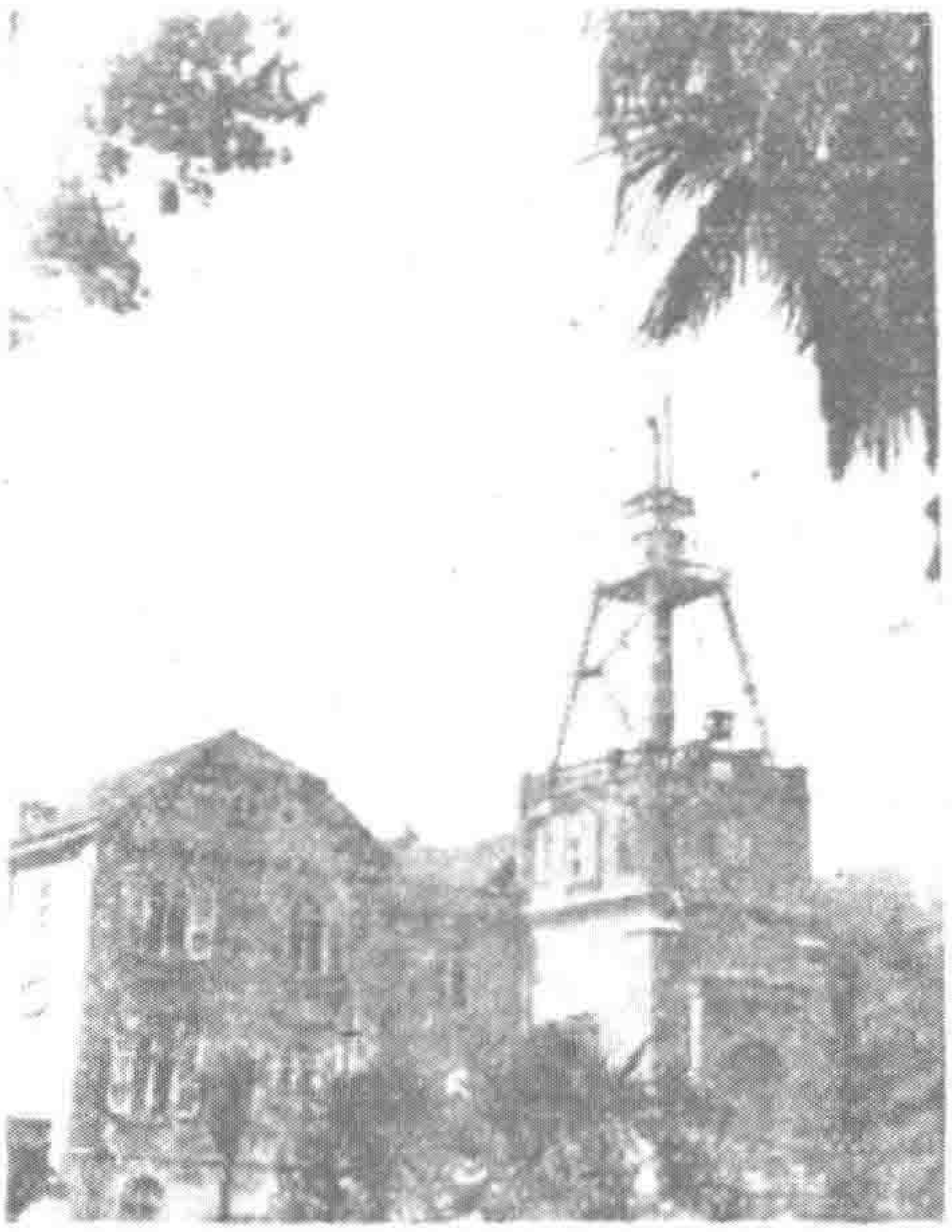
徐家匯以明朝萬歷間，宰相徐文定公光啓的

六二一〇〇六

墓而得名。過了蒲東路，踏入了敎堂區，你就覺得一切有些和外界不同了。這裏有杈枒交錯的古樹，夏天的太陽從樹梢掠過去，地上成爲一片濃蔭；鄉人們挑了一擔柴，迂邪地從那邊過來，走到樹蔭底下，把柴担從肩胛上卸了下來，人倚了樹幹兒在歇息。一會子，天文台上發出短音階調的自鳴鐘聲，暫時刺破了這岑靜的氛圍。

大敎堂高十七丈的雙塔鐘樓，在徐家滙一帶一英里周圍內，都可以遠遠地望得清楚。這敎堂作法國峨特式建築，可容二千五百人的瞻禮。聽說經過六年的時期才建築完成。

藏書樓在大敎堂之右，是一座舊式的洋房。裏面藏庋着中西文圖書不下二十萬冊。中文書籍放在樓下，分爲經史子集叢書五個部份，所藏各地方的志書是很稱完善的；樓上藏着希臘、拉丁、法、英等各國西文書籍。繞過藏書樓折入徐滙中學，這學校創立已將百年，校舍建築宏偉，尤其是那無數扇的奶油色長窗，點綴着這紅磚大廈，別有一種意景。耶穌會的會士宿舍就在徐滙中學老校舍的旁邊，只要穿過了草坪曲徑，還幾處建築物在整個區域中是互相通連的。



徐家滙天文台具有極悠久的歷史

徐家滙天文台在大敎堂的西面，建於前清光緒二十七年，這是天主敎神父在遠東航海界中，最有價值的一種科學貢獻。台中經常用無線電，將所測候到氣象，尤其是颶風暴雨的方向，報告於中國沿海及長江一帶行駛的船隻。他們與各地氣象台互通訊息，並做着許多天文上高深的研究工作。

土山灣孤兒工藝院的彩繪玻璃，在本市許多大廈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倒是久負盛名。此外的照相、製版、木工雕刻，五金等各部門的出品，也都受着各方好評，是天主敎所辦積極性的成功慈善事業之一。

戰前，本誌主編曾和記者來此訪問馬相伯老人，在三樓一間小室中曾作數十分鐘的會談，覺得當時相老的音容笑貌和詼諧的談吐，猶在腦蒂中呢。

漕河涇、幾處私人園林

漕河涇以前是監獄所在地，往往提起漕河涇而令人聯想到那些鐵窗中人。這一個市鎮本不熱鬧，一條街上，店舖寥落，商業並不繁盛。不過私人的園圃倒有好幾處。比較爲人熟悉的，有冠生園農場、黃家花園、曹氏墓園，和康健園等。其中公開營業的自以冠生園爲冠首，而且也比較的有生氣。

冠生園農場在漕河涇南首，由鎭上去可以搭乘三輪車。不過那條可以走汽車的大道，暫時不通，只得經由小路畦徑去。一路上因爲泥土經雨鬆陷，車轍縱橫，很見顚簸。經過農家時，見到有不少解放軍在晾晒衣服，顯着閒適的樣子。而左近田野間以前所挖掘的壕溝，及若干防禦工事，還是隨時可見。我們從農人的臉上，可以看到他們笑容可掬；他們身上僅有簡單的衣服，住在陋狹的茅舍中，吃着粗糙的飯菜，而一種「自足」的樣子，管敎都市中人看了生羨，這是他們刻苦的生活精神下的一種反映，値得注意。

漕河涇冠生園農場中的德國種白塡鴨——一個奇怪的名詞



未到達冠生園農場前，老遠就可以看到一座四方形的巨屋矗立在田野間，上面還有冠生園糖菓餅干廠等字樣，除了看不到烟囪裏冒烟之外，似乎一切無甚改變。

園內瓜棚豆架，魚池雞場，佈置相當整齊，

另有餐廳茶室草坪茅亭供遊客食息。在菜圃中可以看到已可佐餐，而尚未透紅的蕃茄；池塘中養着一羣白色的德國「塡鴨」，一眼望上去倒像成隊的白鵝，在塘中悠優泳遊，見了令人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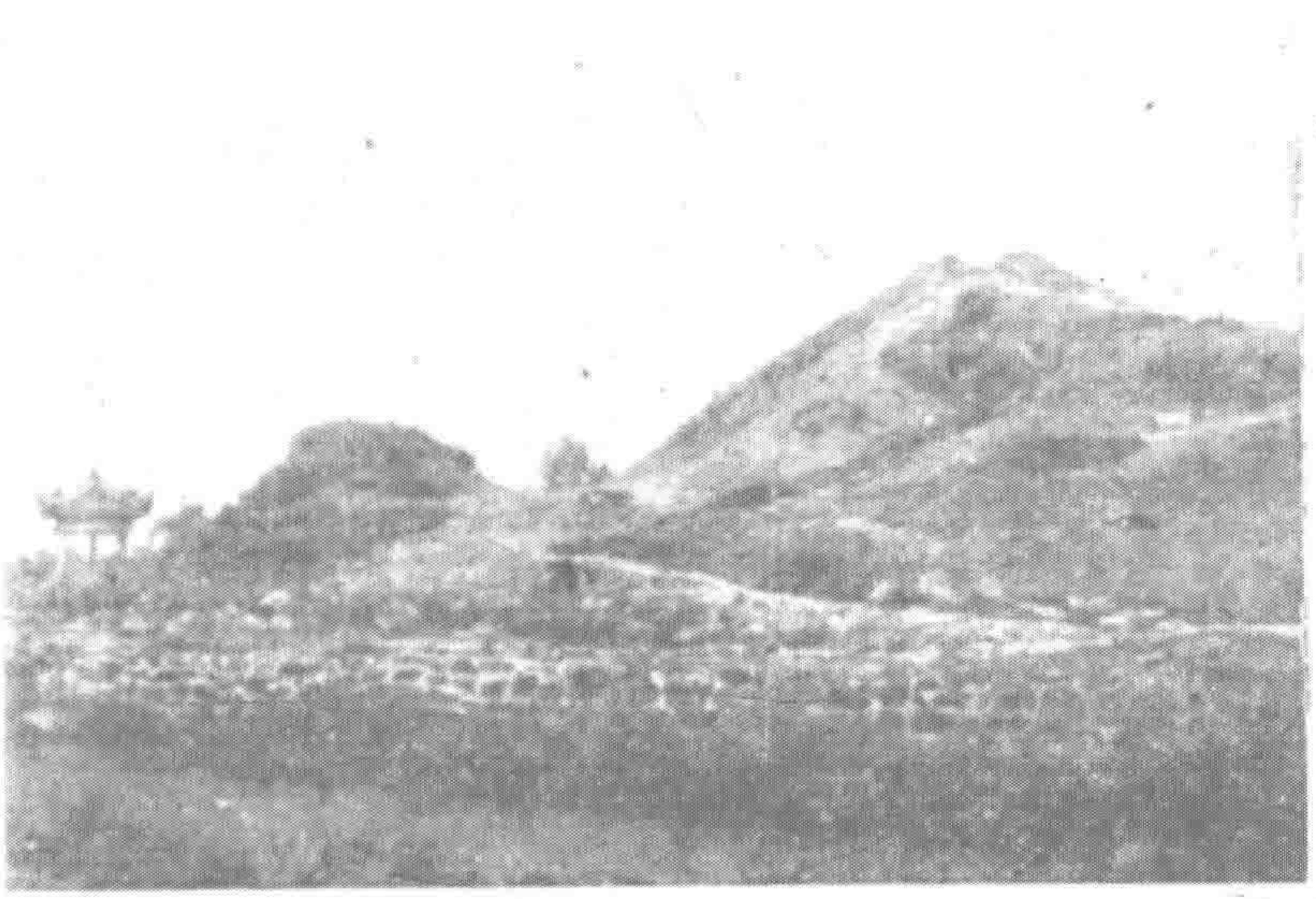
農場裏所蓄的金魚，種類相當多，什麼獅頭紫龍種、水晶眼龍種、紫壽星頭、珍珠鱗、金背藍鳳尾、老虎頭等等，佳種異品，名目繁多，這一個集團叫做「魚遊天」；養白毛紅冠來克亨雞的地方，叫做「雞樂園」；此外還培植着許多盆景花卉，像石蘭紅、吊蘭、海棠等，海棠種植在剖開來的半只椰子殼中，吊在簷下，頗覺別緻。

餐室中備有各種茶點菜肴和飯食，名目色樣都和鬧市中的冠生園相彷。所不同的，在這裏可以嚐到摘自菜圃裏的新鮮菜蔬和蕃茄之類，的確別有風味，味道超過肉魚。這裏除了交通不甚方便外，一切都適合都市中人的口胃。

糖果餅干製造廠受了軍事的影響，機器已經搬遷了，門窗地板也都破壞不堪，一時恐尙未能復工。

黃家花園和曹氏墓園，都染着濃厚的封建色彩，祠堂、墓園、華屋、高樓，都極盡渲染誇張之能事。如以兩積論，前者較後者爲寬廣；兩園的佈置，所謂樓台亭閣，花木山石，頗稱曲折華麗，但是終嫌人工氣息太重，缺乏自然的美。黃家花園裏多處已成瓦礫之場，斷垣殘壁，一派蕭條景象。私人擁有過份享受，往往不能流之久遠，這倒像是一個定律呢。

康健園在漕河涇鎭之西，離鎭大約一里多路，臨河築有土阜，原是當它假山用的；因爲戰事關係，挖掘着一道道的壕溝，至今還是沒有塡平。園內鑿池引水，疊石爲山，亭閣參差，花木掩映，很具園林之勝。目下正由工務局工程段借用着，暫停開放。（旦）



漕河涇康健園的土山，上面挖有戰壕

浦東—大上海未來的住宅區

浦東這是很廣大的區域，包括上海市的楊思、洋涇、高橋等區和南匯、川沙兩縣境；與浦西祇隔了一條黃浦江，兩方面的情形便差得很遠，一方面是洋樓高縱，車輛頻繁的商業區；一方面仍是田疇交錯，村舍上下的半農業區；由浦西到浦東雖然有市輪渡的長渡淞滬綫，和對江渡的東東綫，其秦綫，塘董綫（尙有慶定綫現暫停）；和民營小輪渡擺渡等，每日川流不息的往來，總算便利；卡車渡江的，也有南碼頭、陸家浜路一綫；現時車輛不多，尙不至擁擠。但要使浦東這廣大區域能迅速地繁榮起來，像廣州市的河南一般，自然是要靠浦江大橋完成以後。在三十五年冬間，上海都市計畫委員會曾有一個計擬：未來的上海，居世界第一流都市，人口一千五百萬，將以浦東爲住宅區。那是很美麗的夢，要實現，恐怕相當遙遠哩！

現實的浦東，究竟怎樣？一江之隔，也値得注意。筆者曾由東門路乘輪渡至東昌路，沿浦東大道至洋涇鎭，再由洋涇鎭沿浦東大道至慶甯寺、東溝，由東溝乘遠渡淞滬線輪渡至高橋，再由高橋乘原輪渡返北京路外灘，足足花了一天時間。筆者目擊的狀態，實够悲慘！

高橋、洋涇兩區有廣大的田野，土地肥沃；主要出產爲棉花、麥、蔬菜，稻等，蔬菜大部份是供應本市的。高橋沿海岸，老百姓世代居住的家屋庭園，在這次戰事中以這兩區受害相當慘。國民黨軍隊以爲有妨視綫，大部份被拆毀了；洋涇市鎭附近和歇浦路靠浦東大道的商店農舍被大礮轟倒的，飛機炸毀的，確相當多，隨處廢瓦頹垣；尤以洋涇鎭內被搜刦得乾乾淨淨，元氣大傷。廣大的田野被分爲若干段，挖成不少窪窿，和堆積起許多土阜，農作物被踐踏後，枯死了不少。他們現時正從事恢復工作，有的從廢墟中重建起家園；有的將土阜移土塡塞戰壕；有的舉家倘促于頹垣一角的臨時草坪，長呼短歎，對被破壞的家園猶戀戀不捨；但因損失重大，重建起來，便感到前途茫茫。

閘北倖免破壞

閘北這一地區,筆者前曾說:「本為大上海工商業重要區,自經「一二八」和「八一三」兩次抗戰,曾遭敵人破壞,所有精華付之一炬。市政當局於日人投降後,屢次計擬重建為示範區,這一個計畫如果能够實現,當可為大上海開闢一新天地」。在這次戰事中,一般的意料,閘北將復為戰場,一切的一切,將遭受不可估計的破壞;因此,不少居民便在五月十二日以後,紛紛搬居市中區避難了。可是事實上却完全出于相反,除了不少交通要道,構築碉堡,和許多戰壕戰溝;和許多屋主人搬移後,園牆、家具等被地痞流氓拆除、搬移以外,大致並未遭破壞。你如由新民路或河南北路進入寶山路,或由四川北路轉入天通庵路,便可望見有座崇高的建築物,頂端有個似麟非麟,似馬非馬的不倫不類的銅像;總不免覺得奇怪。你如到廣中路一行,這問題便可解決了。廣中路有一片廣大的面積,為『大華集體農場』,而日人佔據期間,被改作海軍公園,當時建有各種紀念物,寇首銅像也有幾座,而這座不倫不類的建築物是極具規模的,並極為堅固的;有個游泳池,規模也很宏大。日人投降後,除寇首銅像拆除了,對這座建築物和游泳池等却未能好好利用,實在可怪!這條路名為『廣中』,因這裏有座廣東中學,建于『一二八』以後,由旅滬廣東同鄉會、廣肇公所等團體所發起募建的,是一座極雄偉而廣大的建築物,規模和設備,為滬上任何中等學校所望塵莫及。『八一三』後,被日軍佔據為司令部,日人投降後,又被國民黨利用為中訓團團址及駐軍,由廣東中學和廣東旅滬團體屢次請求均不獲發還。這裏在過去有不少小規模的工廠、農場、和園林住宅,大半為旅滬粵籍市民所經營,他們在『一二八』已遭受極大損失;『八一三』以後,日人對粵籍市民極為仇視,他們不得不遷移了。日人投降後,他們紛紛歸來,帶着極大的希望,從事恢復前時的家園,結果,都不免失望回去;有的跑到港澳另闢天地了。廣中路這一帶,現時竟找不到一座廣東人家,實不勝滄桑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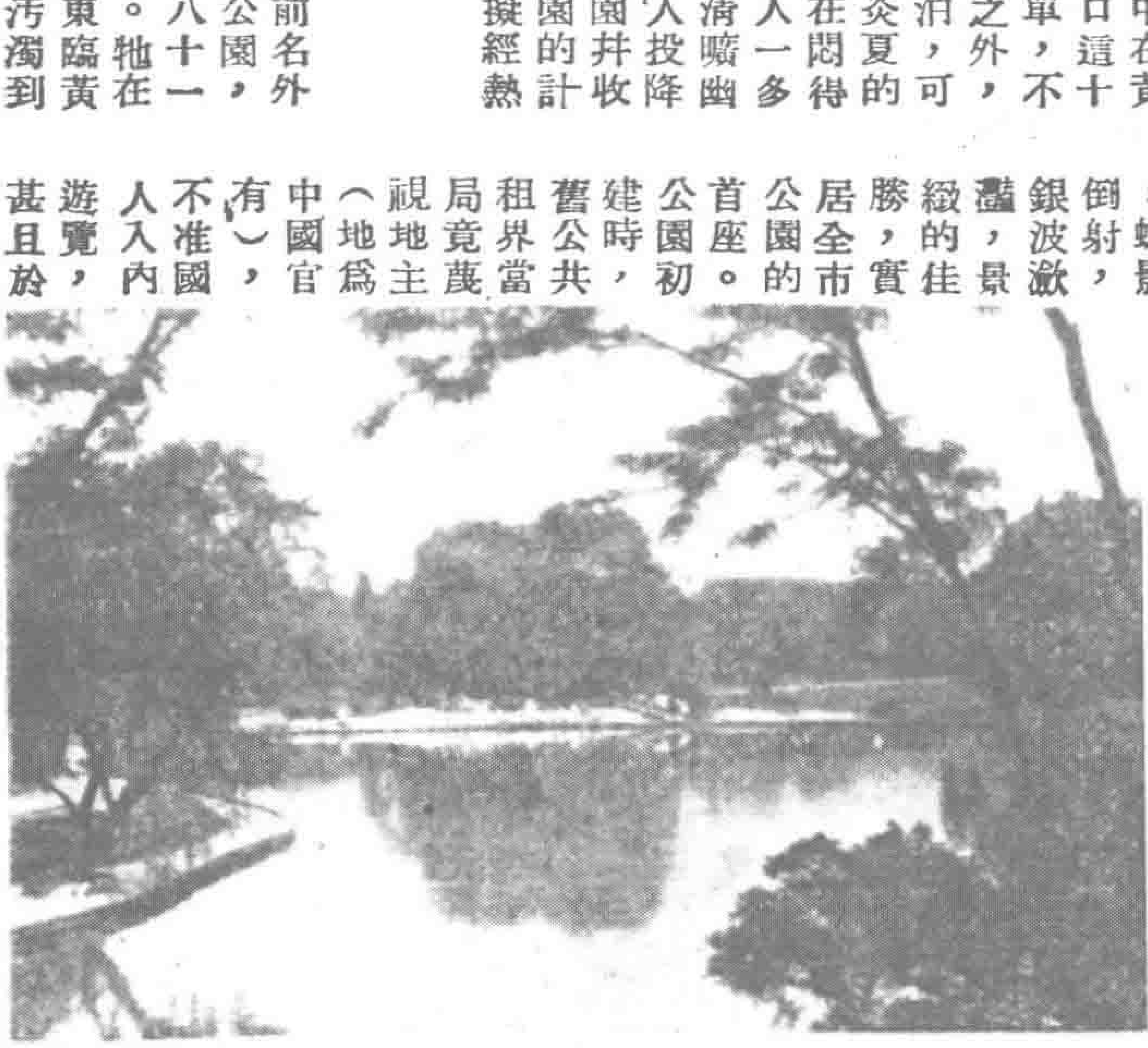
從廣中路轉到八字橋,再由寶興北路轉到宋公園路、共和新路這一帶廣大地區,荒地很多,工廠少得可憐,如果不是前時住在這裏附近,誰能相信這是前時煙灰迷漫的工業區呢?(英)

上海人的肺:公園

上海原為濱海斥滷的地方,演進至現時僅百年,成為我國最大的都市,全國文化經濟的中心。市區全部面積擴展至一,三三四,〇四九市畝,人口最近雖無確實統計,據一般估計,大約在五百多萬近六百萬間。大部份人口,集中在黃浦、老閘、泰山、新成、長寧、邑廟、虹口這十餘區中。市區公園實在太少,設備也太簡單,不能够供這麼多的居民的遊息。但除了公園之外,市區雖大,在這範圍內沒有山,也沒有湖泊,可給居民登臨游覽。因之,每逢假日,尤以炎夏的晚上,人們侷促在鴿子籠般的屋子裏,實在悶得難過,祇有跑到公園舒一口氣。但公園內人一多了,便覺得擁擠嘈雜,失去了公園應有的清曠幽靜的意趣,往往使人望『園』興歎!在日人投降後的一二年間,上海市政當局曾有擴充公園幷收購市中區跑馬廳和靜安西路愛儷園作為公園的計擬;因為事實上免不了種種困難,這個計擬經熱烈宣揚後,便毫無聲息地消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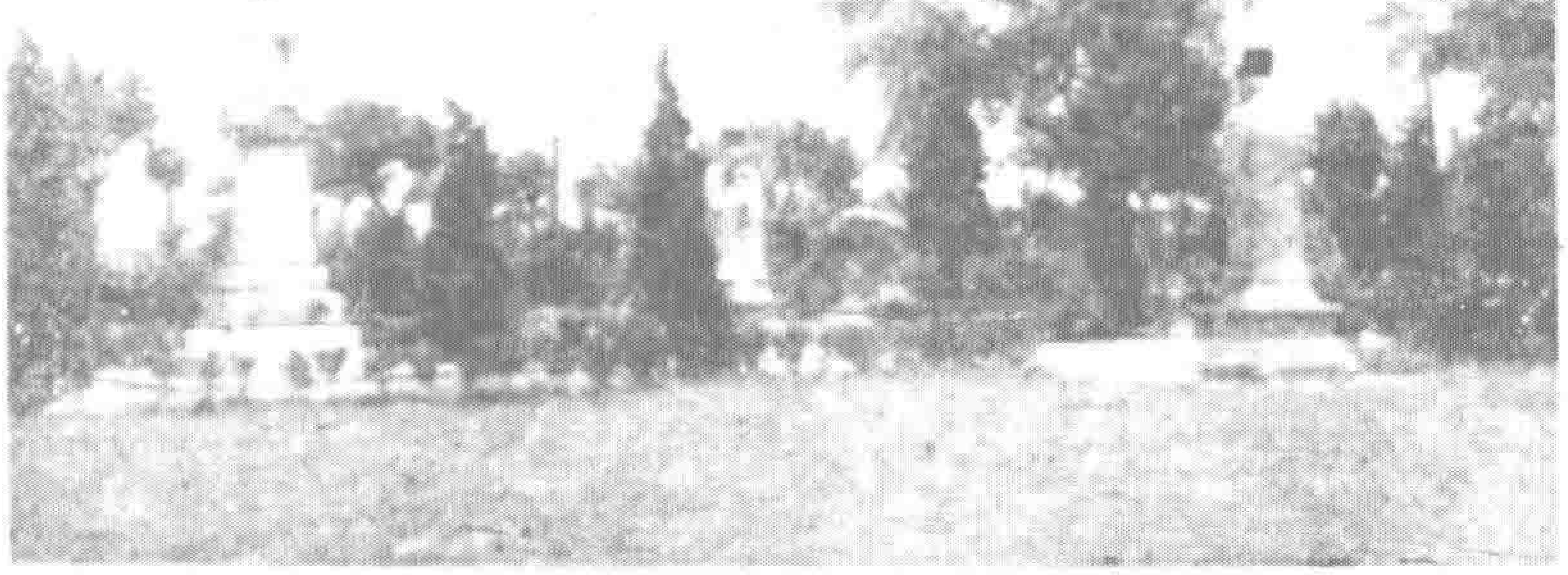
舊有的四大公園

上海最古老的公園,要算黃浦公園,前名外灘公園和黃浦灘公園,又前俗呼外擺渡橋公園,建於遜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距現在已八十一年了。園的面積雖很小,但位置却佔形勝。牠在外擺渡橋南堍,北臨蘇州河(吳淞江),東臨黃浦江,適當江河匯流,在前時蘇州河尚未汚濁到發黑,船隻也很少,自然不會塞滿河面,這裏東眺歆浦,奔流洶湧,輪艦出沒,北覽淞江,煙波浩渺,帆影上下,尤以晨曦夕照,霞光掩映;和月夜時,蟾影倒射,銀波激灩,景緻的佳勝,實居全市公園的首座。公園初建時,舊公共租界當局竟蔑視地主(地為中國官有),不准國人入內遊覽,甚且於



闊大深宏的中山公園

門前懸掛「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侮辱牌；經吾國人無數次的交涉和官廳抗議，始有爲華人另闢公園之議，於遜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就蘇州河南岸裏擺渡橋的東邊建築華人公園，惟佔地僅六畝二分，園址既狹小，佈置又極簡陋，實無遊覽價值。辛亥革命後，素抱偏狹見解的西人，震於當時吾國民氣的奮發，不能不改變態度，遂將前時「華人不准入園」字樣，改稱「本園專供外僑遊息之用」，對於着西裝國人，並不



閘北宋公園裏的翁仲

禁阻入園遊覽；至民國十六年前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以後，舊公共租界當局將「本園專供外僑遊息之用」字樣取消；西人自然仍是自由進入；於吾國人限制請領定期年劵，每張壹元，限本人用一年；劵額有一定限制；普通居民不易購到，惟以後限制尺度便逐漸放鬆了。民國卅四年日人投降後，園內設備頗多損壞，中央音樂亭僅存遺基，原有兩個噴水泉，現僅近門口一個尚不斷地飛濺雨珠，另一個僅養着幾條紅鯽魚而已。此外除十數株大樹，一座大茅亭，一座茶棚，便沒有什麼。在去年夏秋間一個大風暴，園內八十餘年老樹被拔起七株，變成幾個大水窪，其他茅亭花木均破壞不堪，經過相當時間始修復，老樹仍種下去，事後看不出痕跡。本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的一週間，被國民黨軍隊利用爲浦西江防據點，當時禁止入園遊覽，直至現時仍遺存殘跡。天氣漸漸熱了，到這裏來散悶納凉的人們也漸漸多了。可是要當心的：當浦江大潮時，你如坐在園內較高處，一瞬間便園在水中央，不容易出來！

黃浦公園實在太淺狹單調，不足三分鐘，全園便可遊遍了。和黃浦公園相反的，而具有闊大幽深的意趣，足够一二個鐘頭漫步流連的便是中山公園。牠是全市面積最大，設備最佳的公園。牠的位置是在滬西愚園路底曹家渡，原名兆豐公園，又稱萬航渡（俗名梵王渡）公園和極司非而公園，原是某西人的別業，因經商失敗離滬，便爲前公共租界工部局收歸公有，於民國三年落成開放，以面積最大，可多容納遊人，當時對國人遊園的限制也較放寬。直至現時一切設備，仍居首位，如詳細介紹，數千字也寫不完，直率地說：這裏附設有動物園，畜有：蠻、熊、獾、狐、猴、兎等獸類，鴛鴦、孔雀、鷹、雉等禽類，和鱷魚、玳瑁等介甲類，這是都市居民所不易見到的動物。植物園植有：槭、櫻、老籐、蚊子樹、泡花樹、七葉樹等，多是平時不易見到的植物。音樂亭爲市樂隊演奏的地方，草坪如茵，容納數千人。園內所多的是：各種茅亭、池塘、嘉樹、奇花、小橋、曲檻、石人石馬以至小山等。佈置恰到好處，挑了幾個圈子，也不覺討厭。園的南部方亭中有巨鐘一座，上刻一八六五年字樣，係自山東路外國墳山瞭望臺移來陳列的，爲上海最古老的救火警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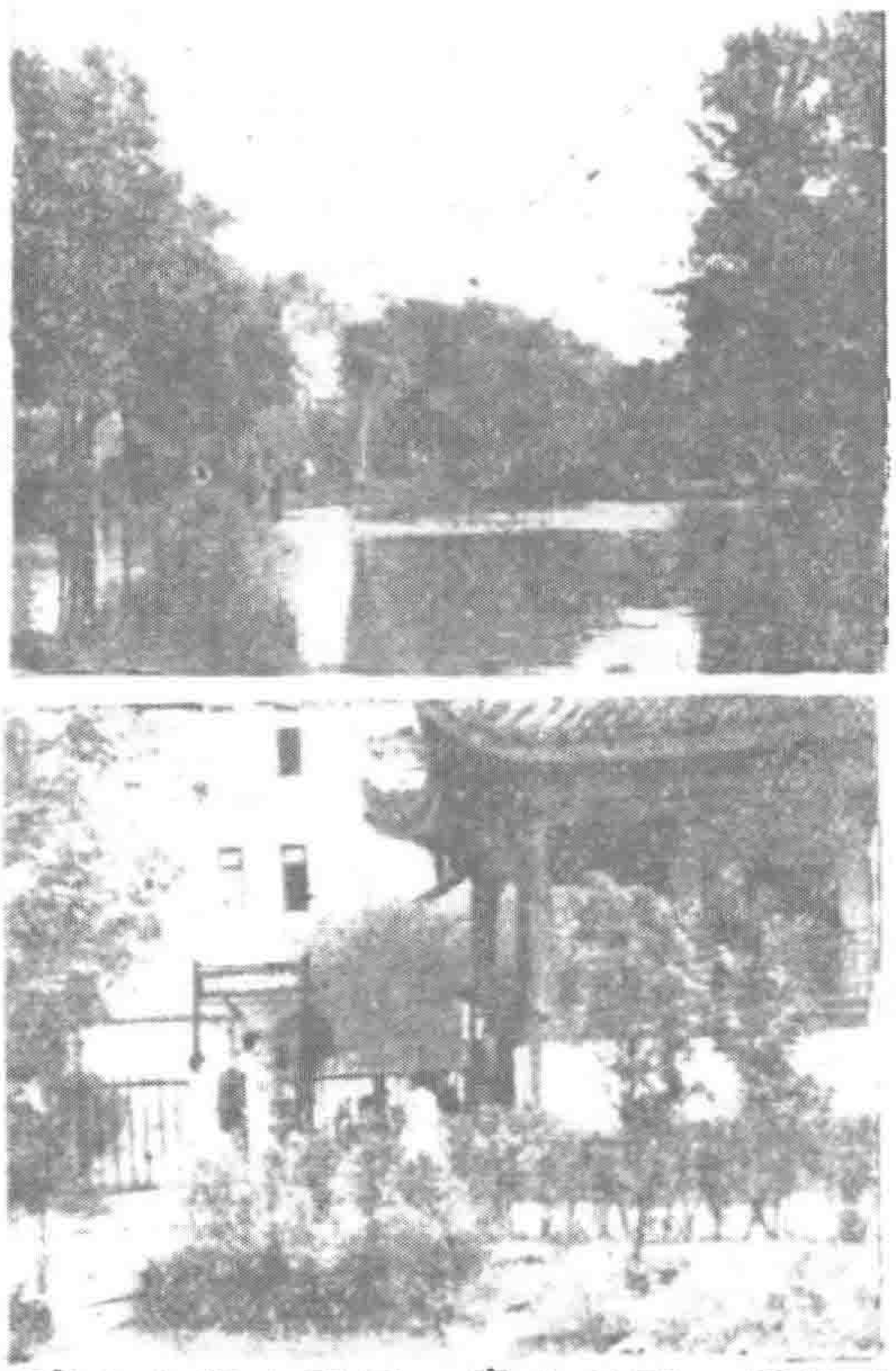
設施較爲完全，環境較爲幽麗的公園，當輪到復興公園了。牠位置在復興中路，南昌路、香山路間，有三個出入口，前門臨復興中路斜對重慶南路，後門出雁蕩路，前後兩門間，靠東的一邊，有一條寬敞筆直的林蔭路，路邊有石凳，可以休息；園內大樹甚多，綠陰匝地；茅亭竹舍，池塘曲檻，以至小山等佈置還可以。園原名顧家宅公園（俗稱法國公園）建於遜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爲舊法租界最大的園林，以原由顧家宅營場改建，當時遂名爲顧家宅公園，在舊法租界存在期間，每年七月十四日法國民主紀念日，法僑在園中舉行盛大慶祝會，滿



幽麗秀雅的復興公園

園樹林遍懸紅綠電炬，草坪露天舞會，遊人摩肩接踵，極一時之熱鬧。自民國三十四年日人投降後，上海市工務局每年秋季於這裏舉行菊花大會，所有全市各種名菊均聚集在一起，爭妍鬭艷，美不勝收。這裏也有動物園，畜有：虎、猿、鵝、鷹等動物；此外較爲特別的：這裏有座清晨學圃，雖然是很簡單的木柱竹頂的長棚，擺幾十條長木櫈，每日清晨有人在此講學，聽的人很多，環境甚爲幽靜，確是潛修佳地。

上海四大公園，除了上述的黃浦、中山、復興三公園外，當爲虹口公園。牠位置於四川北路底江灣路。佔地三百餘畝，日人投降以後改名中正公園。建於遜清光緖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與中山公園（兆豐）同樣的園址在租界範圍以外，而管理權則在前租界工部局，因此，對吾國人入園限制，稍爲寬鬆。園的面積非常空闊，以運動場爲主，靶子場早經劃出」，久未應用；游泳池也另劃開，夏季售票開放；西部有頗具規模的穹窿式音樂臺，早已人去臺空，再無音樂可聞。這裏在春天沒有桃李花可賞，冬季沒有松梅可觀；僅夏季有荷花清香可挹而已；因爲面積旣闊，設備過簡，總不免有點荒涼。最值得一提的：虹口區在過去多半爲日人的巢穴，靶子場差不多爲日人揚威耀武的場所，園中遊人以日籍爲多，他們喧賓奪主，對吾國人遊園的，常加侮辱；尤以「九一八」以後，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公園附近實彈佈崗，如臨大敵；尤以日軍驕傲地駕駛機器脚踏車在這一帶地區橫衝直撞；使胆弱者望而却步；而愛國青年常因氣憤不過，索性不到這些地方來。「一二八」後，日人更驕橫無理，國人更裹足不到虹口公園，就在這年的日人天長節，日人在虹口公園舉行慶祝侵略上海勝利大會，由韓國志士尹奉吉一彈，炸斃白川河端，炸傷重光葵等多人，實大快人心。自此以後，公園附近戒備更嚴，國人更裹足不前，虹口公園遂爲日人所專享。民國三十四年日人投降以後，所有日軍日僑均遺歸，不久日人絕跡，在我國土上建立的虹口公園，終歸我國人所有了！


（上）虹口公園一瞥（下）文廟公園的一角

前租界時代外人所管理的公園，除了以上四大公園以外，尚有崑山、霍山、林森等公園遺留下來，茲約略記述如次。

通北公園原名匯山公園，在霍山路，通北路。園建於遜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向來專供西人遊覽，不肯開放給國人進去，直至租界收回以前爲止。園爲長方形的荷蘭式，佈置頗古樸雅潔，別具風趣，現在遊人尚不多。

崑山公園在崑山路塘山路，建於遜清光緖二十三年（一八八九年），園專供兒童遊息，故又名兒童公園。惟過去西人太過自私自利，不准我國兒童進內。園設有茅亭及各種兒童遊玩工具，休息處所。日人投降後，爲乍浦路的一部份劃建活動房屋，爲救濟難童機構；園內雖仍有兒童遊樂設備；並未禁止成人入內，有一般人在園內踢球，致妨礙兒童遊玩。最近數月前曾爲國民黨軍隊佔爲營地，十輪大卡車衝進衝出，且又養有不少馬疋，致弄到一塌糊塗，現在尙未整理。

晉元公園原名膠州公園，在膠州路，（晉元即四行孤軍謝晉元團長）佈置尙雅潔。

林森公園原名杜美花園，在林森中路襄陽路北口。園內有噴水池、涼棚等，設備尙佳，鬧中取靜，頗富清趣。

迪化公園原名三角公園，在復興西路。

衡山公園原名貝當公園，在衡山路宛平路口。

南陽公園在南陽路，爲一兒童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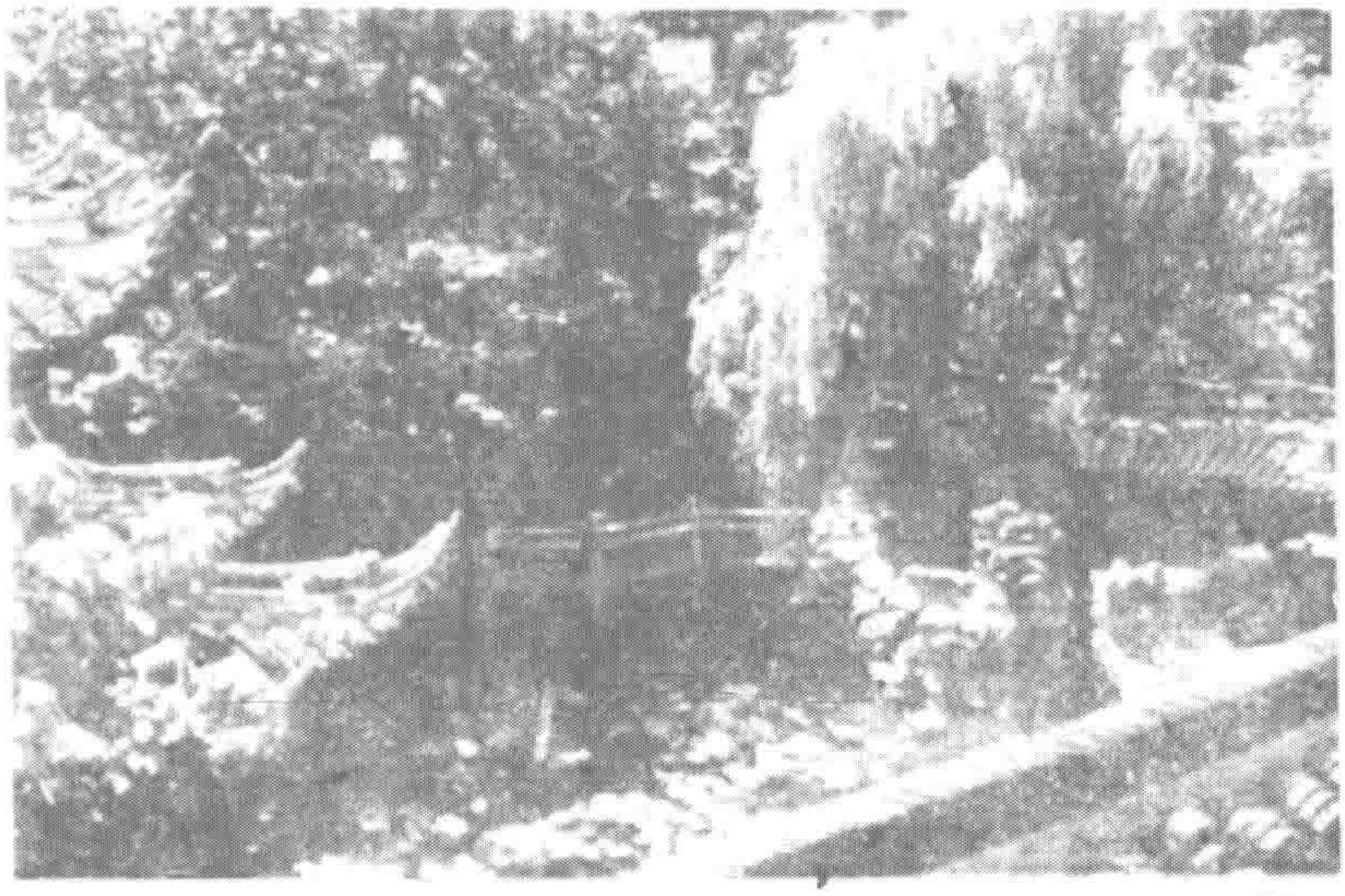
霍山公園原名舟山公園，在霍山路。

以上爲較小的公園，設備簡單，遊人也不多。

國人自營的公園

過去上海市政當局多不注意居民遊息的園林建設，當前租界當局積極經營公園時，上海道縣當局竟毫無聲息。惟居民以租界公園「不准華人與狗入園」，引起極大刺激，一方面向租界當局抗議；一方面希我國能自建公園；顧當時雖有籌設公園之說，惟久無成議。民國四年遵江蘇省令籌設公共體育場，猶未推及公園；直至民國十七年前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二軍於龍華寺旁建血花公園，浦東塘工局於東溝建花園，是爲國人自建公園的創始，宋遯初先生的閘北墓園，蔡松坡先生的徐家匯路松社（墓園）先後整理開放，具有公園意義。茲將國人自建公園分述如次：

血花公園在龍華鎮龍華寺旁，建於民國十七年，為前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二軍紀念其陣亡將士者，園利用龍華寺空地及原有樹木，加建牌坊碑亭多座，藉以旌揚克復淞滬戰績。園內桃樹甚多，每年春季遊人如鯽，以在龍華寺之旁，香客遊人於晉香遊寺後，多就便遊園，當桃花盛開時，更足以汲引觀衆。龍華寺在日人投降後，曾整刷一新，公園亦稍加佈置，和尚於入口處，安置捐簿；遊客題香油後，始得進去，在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三個春季中和尚着實發了不少財，自三十七年秋季起，寺內滿駐軍隊，尤以所謂「榮軍」者，實太不像樣，以致遊人絕跡，食四方的和尚，祇有徘徊於寺門，哭喪着臉歎秋風而已。本年以來，遊人連寺門也不得進入，遑論遊園，上海解放後，現尚未開放。



萃秀堂大假山下的小橋池塘

文廟公園在小西門文廟路，係將文廟舊址改築而成，由上海市教育局主辦，此為國人在上海市區內自營的惟一公園。園佔地不廣，却能利用原有泮池、牌樓、殿宇，加以佈置，古樸幽深，表現吾國固有藝術色彩。原設有「一二八」戰蹟陳列館，圖書館，及衛生標本陳列所等，以前的祭堂仍保持原狀，陳列各種禮樂祭器。自「八一三」以後，所有「一二八」戰蹟陳列館所陳各物盡為日人掠奪以去，現園內圖書館等仍存在，奎光閣闢為聾啞學校，樹木較為繁茂，頗值一遊。

教仁公園又稱宋公園，在閘北宋公園路共和新路交叉處，本為民國先烈宋遯初先生墓園，雖早經整理為公園，顧僻處滬北，交通未便，遊人甚少；三十五年經市工務局園場管理處數月的整理，煥然一新，園佔地七十餘畝，環境清幽，樹木扶疏，為閘北區惟一可供遊覽的古蹟名勝。園中間池前有宋先生石像作沈思狀，像下有章炳麟篆書「漁父」兩大字，像後有于右任題詞：「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於虖！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像前兩傍有石翁仲二尊於三十七年新自安置的，黑帽、白面、黃袍，煥然一新，已無香火痕跡。這二尊石翁仲說起來，如俗語「提起此馬來頭大」，牠曾經喧嚇一時，成為市政上的問題。牠倆原站在南京西路跑馬廳前某私人公館的偏門上，一般愚夫愚婦們信奉唯謹，上區額，稱為「石神廟」，施以眞金，懸以紅綢，裝以臘架，配以香爐，遂成為「馬路旁的廟宇」，每日自晨至暮前往焚香膜拜的人，絡繹不絕，遂致妨礙交通。當時警察局曾派警站崗監視，取締焚香，總少成效。函請工務局將石翁仲拆除。但工務局認為不是工務局單獨能拆除的，必須會同警察、公用、教育、社會等局共同會商，同時因為石翁仲的所在地不是在道路上而在私人的產地上，必須徵得產權人的同意。在這會商徵詢的期間，一般愚夫愚婦們更紛紛前往祈拜，幾至肩摩踵接，不僅妨礙交通，秩序治安均有問題，實在鬧得不成話了。始決然拆除，當時發生不少阻礙，好不容易運到宋公園。可是一到了宋公園，便冷清清地沒有人前往焚香膜拜了！上海一般人們提到宋公園三個字，便不免嚇些些，以為宋公園向來是有名刑場，在這裏槍斃不少窮兇極惡的強盜積匪，意料中必多獰猙可怖的兇鬼，誰都不願前往焚香，以免禍未祈到而先引鬼。其實刑場是在宋公園路的一角，並不在宋公園內。

閘北宋公園這一帶地區為歷來戰事必爭，「一二八」及「八一三」等戰役，都遭禍甚慘。可是這次却出意料外，除了增加不少防禦工事，一切無恙。

上海市農林試驗場是前時的市立園林場，雖然名義上不是公園，而場內設備是具備着公園規模。遊人用不着買門票，儘可大大方方走進去，沒有人來干涉你。場址在浦東陸行鎮東溝，住在浦西的人們，看起來覺得很遠；其實很便當：由北京路外灘，乘市輪渡長渡淞滬線，經過西渡、慶寧寺便到東溝，上岸後，不用問路，只走五六百步路就到。這裏也有假山、茅亭、蓮池、草坪、花棚。所多的是塔柏、雪松、楊柳、桃、李；尤以花圃中所植名菊種類頗多，每到秋季前往賞菊的人頗多。這裏環境幽靜，遊人甚少，儘可靜靜地吸口新鮮空氣。

此外高橋的海濱公園，軍工路的紀念公園範

六二—〇一二

圍過小，設備過簡，且需整理，祇暫從略。

私園一頁滄桑史

上海向多豪商鉅賈和名宦顯要，他們爲休養身體，優遊歲月，每喜經營園林，因此私家園林至多。在前租界限制華人進入公園時代，有不少國人私園園主激於義憤，將私園作有限度的開放，高昌廟路的半淞園則公開售票，江灣的葉家花園須有熟人介紹或衣冠楚楚而投以有銜頭的名片，便可入園暢遊。但近二十餘年來，上海迭遭戰禍，且商場也屢經變動，因此以前不少私園，荒廢的荒廢了，破壞的破壞了，易主的易主了。現時所存在而仍開放的，可說寥寥無幾了！你如檢閱前時的各種記載，和現實對證一下，便不免無限滄桑之感。這裏將顯著的略述如下。

高昌廟的半淞園，本爲滬上景色最佳，開放最早的私園，經過「八一三」後，所有前時池塘亭舍完全毀壞了。現時祇剩有土阜三個，使人緬想前時東西兩山和中山的形勝，如果有吊古情緻，爬登阜上，依然可以俯瞰浦江，帆影檣林，氣勢猶在；而周遭的一切，便不堪回首了。

曹河涇的曹家墓園，雖標賣了很久，仍未賣出，現仍駐軍，未開放；黃家花園後面房舍早經破壞，墓園方面最近又遭損失，現時也未開放；江灣的葉家花園經改辦肺病療養院，再不開放了。

現在的許多私園中，比較管理得法，可以遊息的，祇有城隍廟的內園（現爲錢業公會所有）和點春堂（現爲糖業公會所有）須有熟人介紹，始得其門而入。

外籍的私人園林，其情形和國人的差不多。南京西路的愛儷園，俗稱哈同花園，爲英籍猶太人歐司愛哈同與其妻羅迦陵棲息的地方，爲上海最具規模的私園，自他們夫妻去世後，便逐漸荒廢了。日人投降後，上海市政當局曾一度擬收購爲公園，以後便沒有聲息。現時園內荒草埋徑，野獸出沒，不勝荒涼！六三花園在閘北江灣路寶興路附近，爲日人六三亭主所築，純粹日本式園林以櫻花著稱。日人投降後，爲前國民黨海軍電台所接收，所有花木鳥獸，枯死的枯死了，分散的分散了，再無復昔日風光！（英）

城隍廟：能接受新的血液麼？

過去，在封建社會制度，和外人侵略之下的上海，城隍廟是上海中產階級以下的一個民衆樂園。當英美人在公園門上，高懸：「犬及華人不准入內」的禁示牌時，上海的小市民們只有向這個地方走，比較的可以獲得慰籍，和勞動之餘的調劑。

撇開宗教和迷信不談，城隍廟的所以能造成今日之現象，完全由於內在的需求；十足表現出一個「以農立國」的社會基層，正在自捫自摸地想走上輕工業的艱困之途。

廟和園兩部份構成了城隍廟的總體，而現在園的勢力已駕乎廟之上了。這是掙扎的社會中應有之現象。如能再加努力，再加學習，將來這地方一定能從意識模糊中間解放出來，明確地作爲市民們的一所社會大學。

當你尚未從前門走進去時，在馬路上老遠已可望見，一對十來丈高的紅漆旗桿了。那旗桿頂的斗上，外面就有「風調雨順」等字樣；廟的正門上面則有「海隅保障」橫額。在科學落後，吏治不修的晚清，農人們除了靠天活命，求神福佑之外，當然更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祀奉正神原不是沒有理由的。不過也得有個限度。太重形式，和自不量力的誇大做法，丟了現實而一味去追求虛無，那是不足爲訓的。城隍廟大殿和西側的「神之大廈」都是鋼骨水泥建築物，每逢廢曆朔望，善男信女，備着香燭冥鏹，虔誠膜拜，祈神賜福，香火依然甚盛。

農業組合的庫存

城隍廟中「園」的部份，包括着幾處具有歷史性的園林；像萃秀堂大假山，內園，豫園，點春堂等。雖然因爲時代的變遷，和附近建築物的增損，從前紙面上所描繪的園林景緻，不少已成爲陳跡。可是管理這幾個園林的——就是園主，都是農業中的大商家。萃秀堂屬於豆業，點春堂屬於糖業，內園屬於錢業，香雪堂屬於猪肉業……這是各業公所的集中地，逢時過節祀神會友，總有一番熱鬧，而這些不動產也就是他們歷年滾下來的庫存了。

今日的豫園只剩遺跡可尋，整個的面貌早經分化。糖業的點春堂



城隍廟九曲橋

和豆業的萃秀堂，就是從前豫園的一部份。其他地方差不多已闢為道路，改建商肆，成為攤販集中區了。比較完整的當推內園，在環龍橋南堍，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中間經過好幾次的修葺整理，到了今日成為廟東隅唯一的一角清靜地帶。園雖不大，花木假山，佈置得相當精雅曲折。園內以前每年舉行蘭花會一次，也是園藝上的盛事。

大假山的名聲很響，原來是指萃秀堂裏的假山而言。從前山石聳翠，荷池迎碧，確有幽致；可是年久失修，到了今日已無可觀。從前每逢廢曆九月初九重陽佳節，城內外居民前往大假山登高的頗不乏人，後來因為上海高大的建築物日多，登高云云似乎不甚符實，此風乃漸消失。

點春堂在萃秀堂東側，正廳曰「點春」，面對之另一廳曰和煦，廳邊假山上有樓有軒有亭。園西有鋼骨水泥的三層大廈一所，這是糖業小學，倒是很有意義的。

茶樓書場和手工業

廟園裏有兩條橋很可玩賞，一條是環龍橋，作拱形，介於內園和香雪堂之間，橋之左右附近，多星相業者。測字算命當然是落時代的迷信勾當，不過一部份人在傳統的「宿命論」中，還保持着一種强烈的精神上的信仰，以為事業之助；因之這班星相業者的營業儘管式微，而本身還是存在着。

另一條橋就是著名的九曲橋，湖心亭高矗在水中央，兩端是曲折如帶的鋼骨水泥橋。橋下的水並不澄淨，裏面有不少魚龜之類，多數是人家放生祈福的小生物。面對湖心亭有李平書銅像。俯着背，捋着鬚，樣子很安閒。

廟園裏商肆和攤販極多，出售的東西，有幾種倒是民間的手工業出品，假定能把屬於消耗或裝飾方面的東西減少些，專門賣些日用必需品，未始不是推銷手工品的好去處呢。

茶樓和書場業在城隍廟裏特別發達，大衆在工作之餘來此消遣娛樂，比之繁華上海的其他化錢地方，比較起來，這兩項要經濟得多。不過習慣久之，往往每天非如此消遣不可，浪費時間，銷沉意氣，都是值得考慮的，也許大家能想出一個比較好的辦法來，利用這種地方，做些社會教育的工作吧。（隨）

上海的花和鳥

上海除許多園林外，原有不少的花棚，大都散處在浦東、南市、漕河涇一帶。每年清明節以前，日必用高溫度水汀焙養各種鮮花以應市，而上海每日的花市，是在南市斜橋，交易的時間是上午三時至五時，過此，一天的花市就散了。

桃花

在外國花深入上海以前，上海有五種花馳名遐邇。一是桃花，每到春天，龍華桃花爛縵盛開，祇見一樹一叢猶如舖錦，滿眼繡霞。桃本為龍華名產，千葉而大紅者名絳桃，深紅者名緋桃，白者名碧桃，此外又有人面桃等。碧桃花粉團胭紅，尤見妍美。

菊花

二是菊花，上海的菊花，萬卉千枝，色染碧空，着實把個江南的秋煊托得如火如荼。昔年以邑廟之萃秀堂和雙清別墅種植最富，其後農林場出品亦精秀美出，大獲聲譽。戰後，市公務局為喚起市民園藝興趣，業已兩度在復興公園舉辦菊花大會，冷香傲骨，「紫燕飛霜」，名種更多。

蘭花

滬俗尚蘭蕙，有梅瓣，水仙瓣等名目，所以第三是蘭花，往歲，內園所栽，獨步春江。「二月在船廳，所賽者為蘭；三月在內園，所賽者為蕙」——這種一年一度的蘭花會至今為人所樂道，惜民國以來，未見舉行。

梅花

滬人亦好梅花。明代，上海縣三十保王圻別業就稱做「梅花源」，晴雪千村，暗香盈袖；清代，法華東鎮有梅坡，疏影橫窗，一時稱盛；到民國，閘北軍工路紀念公園特闢梅林，冬日梅香四溢。此外，枝定山房（法華）的綠萼梅，徐園正月的梅花會，都係上海花史上的特別項目。

牡丹

但最叫人懷念的是法華牡丹，花色茂麗，葉瓣堅挺，能落日不垂，而落則盡落。相謂傳自洛陽，以單瓣芍藥根相接，於八九月貼上嫩芽。著名品目不下二三十種，如雪塔、霞光、四面觀音、綠蝴蝶等。乾嘉時，李氏縱溪園（東鎮）最屬稱盛，每本一花，大如盤盂，五色間出，開滿田畦。其後香花草堂、天香書屋（俱在西鎮）繼之，以清河白花一種最為名貴，再以後，藝花者分種滋植，肩挑市販，然至是也祇剩了十多種，到今日則法華東西兩鎮已不易找到一枝牡丹。現在，倘如一定要看牡丹，那末最便當的地方是黃家花園，內有牡丹棚。

一片花香

其次，上海的玫瑰、桂花、大麗花、櫻花，過去有過光榮，現仍留着餘韻。

楊思鄉玫瑰，枝葉如薔薇，色深紅或紙白，味芳冽，以前滬上居人店肆每取以焙製玫瑰花玫

瑰醬及玫瑰露。

前縣城西南半涇園的桂花，在雍正戊申與杏並放，一時稱奇；龍華鎮西之天香深處，當存在時，「前後盛栽丹桂」。法華鎮西有北園，一名叢桂園，爲的是內植大可合抱的古桂數十枝，花時飄香十里。

曹家渡昔有小蘭亭，茂林修竹，雅如蘭亭，內有美國大麗花數十根，艷絕，每於中秋開大麗花會。今曹氏花園內種植最多。

戰前，寶山路北六三花園，春日櫻花繁艷，有紅綠白三色，約有百餘枝，望之如雲霞綺繡。今則中正南二路前三井別墅有數十百本。花不紅不白，色極平淡，開則萬朵齊放，落則頃刻可盡。

現在，是榴花照眼明的時候了，那末我們不妨記得高行鎮東的古榴軒，庭有數百年故物的榴樹一枝。

花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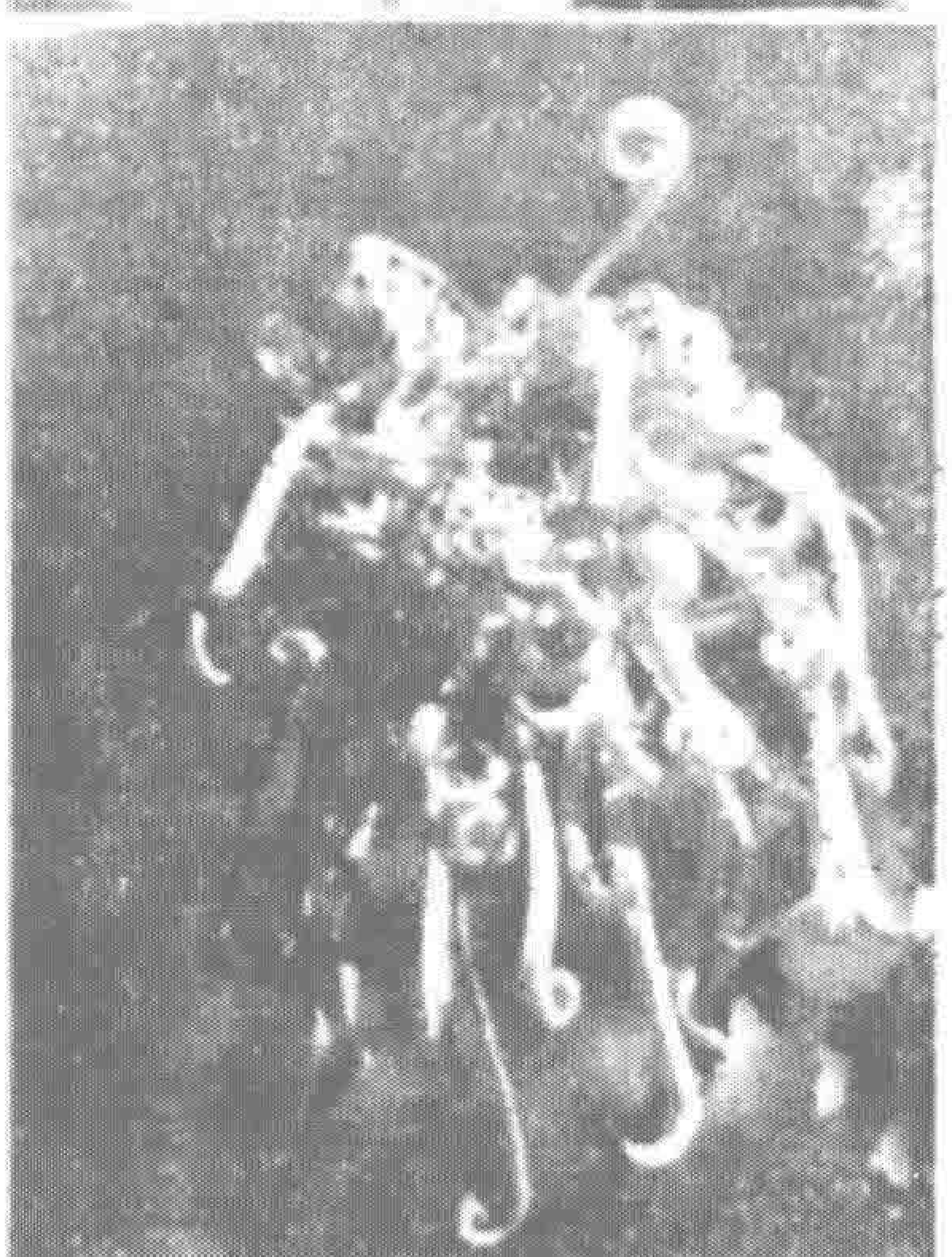
有位外國人蓬納爵士做過一本「上海園藝」，他爲滬上愛花的家庭，按着氣候，配合上海先鬆後堅的泥土，製了個「上海四季花譜」，茲錄如下：

正月　爵香花、天竺、櫻草花、中國水仙。
二月　水盂百合、醉魚草、杜鵑花、櫻草花屬。
三月　小菖蘭、日本櫻花、連翹。
四月　天竺葵、橘花、弔鐘海棠、山籐。
五月　毛地黃、鐘花、楊梅花、佛平南。
六月　繡球花、大麗花、玫瑰花、小寒花。
七月　百日草、向日葵、金雞菊。
八月　夾竹桃、美國紫葳、黃雛菊。
九月　雁來紅、錦葵、鼠尾草。
十月　鬱金香、小向日葵、Cosmea Klomylke
十一月　菊花、風信子。
十二月　冬青、猩猩木、盆栽玫瑰、盆栽菖蘭。

一個統計

關於上海究竟有多少花，有一個有趣的統計。據乾隆四十九年上海縣志「花卉之屬」一門所載，只收卅五種，有牡丹、芍藥、桂花、山茶、海棠、桃花、金絲花、臘梅花、梅花、石榴、紫薇、紫荊、玉蘭、玫瑰、繡球、紫籐、大香、薔薇、月季、佛見笑、棣棠、辛夷、菊、荼蘼、百合、萱花、葵、木槿、芙蓉、鳳仙、罌粟、水仙、荷花、梔子花、虞美人等。同治上海縣志載七十八種，多了一倍以上，上海縣續志又增添八十四種，共收羅一百六十二種，計有瑞香、迎春、杜鵑、玉簪、鐵線蓮、錦葵、雞冠、雁來紅、萬年青、櫻桃、茉莉、爵梅、秋海棠、剪秋羅、夜來香、晚香玉、秋牡丹建蘭、潮來花、喇叭花等，並有好幾種外國花如洋月季、外國馬蘭、洋蝴蝶花、洋百合、洋水仙等。民國十七年上海市立園林場成立後，場裏栽種的花可五十種，比較特異的有：牡丹、日本鵑花、重瓣芙蓉、日臘紅、錦帶花、寒宵、象牙紅、六月雪、紫陽花、西古柱桿、紅粉海棠等。現在，你倘如跑進花店裏去的時候，則幾滿眼都是洋花的世界，你可瞧到雛菊、三色堇、小蝥蘭、美女櫻、一串紅、波斯菊、翠菊、鬱金香、唐菖蒲、康納馨、百日草、香豌豆、英絨花、飛燕草、天人菊、金魚草、一枝黃花，賽亞麻、大麗花、金盞花、三色董、菲洲菊、石彩石竹、西洋濱菊，以及作爲襯托用的綠葉類如石刁柏、吊竹、山草等。





每到秋天，復興公園中有許多名種菊花展覽。這兩種是名卉之一：（上）正種黃花，（下）蟹爪菊。

鳥的種類

上海有許多鳥，名稱很香艷美麗：如相思鳥，正式的名字叫十姊妹，一名游香，或作游鄉，屬鳴禽類，是上海的土產，爲鳥類中最小者，身如麻雀而小，愛偷窺人家窗戶，故又名窺窗。如裙帶鳥，俗名「拖白練」，有絳白兩種。雄的頭上有羽冠，彷彿鸚鵡一樣，其羽尾長得像現代新娘的拖紗，故名，屬鳴禽類，春來秋去。如雪花鳥，比白頭翁略小，鳴聲聽去像「諸事齊備」，

俗以此鳥鳴，預示家有客至，所以又名儵至鳥。如翡翠鳥，俗名魚虎子，雄而赤羽叫翡，雌而青羽叫翠，大如八哥，小如燕子，羽美有閃光，爲婦女首飾點翠作料。常集水畔枝上，掠水捕魚。如軋花鳥，形如竹雞，鳴聲一若舊式木棉軋車聲。如蕩雀，一名黃雀，俗呼蕩槳，大如雀，羽毛搜色，老上海人每在夜裏點了火把，到牠蘆花叢中的棲宿處去捉，烹食，味很鮮美。

奇怪的鳥

上海也有幾種名字奇怪的鳥，如像頭黑身褐、鳴聲嗜嗜的「山和尚」，和形較百靈爲小，天明直朝雲端裏飛的「告天」——一名「叫天子」。

上海是個濱海帶江的地方，所以多野鳧，雄的羽毛很美，雌的却很難看，黃浦江吳淞口均有生產，常成羣浮水。還有一種水壺盧——鸊鷉，大小像鶩，足近尾部，趾有蹼，不便陸行，終日游水中。他如涉足淺水的灰鶴，羽毛清白的鷺鷥，你都可以在黃浦江上游看到。

上海的鄉人很怕聽一種其聲休留，頭額左右有羽毛，能夠直立起來的貓頭鷹，（牠名鵂鶹，一名九頭鳥，又名風水鳥）以爲不祥，鳥無眼瞼，不能瞑閉，夜出羣飛無聲。上海也有啄木鳥——鴷，足有四趾，二趾向前，二趾向後，利於爬樹。「邑產大小二種：大者啄木，首戴紅色冠，羽毛紫黃色，翼金綠色；小者啄竹，狀如金雀，羽毛黃色，屬攀禽類。」上海有種食害虫的鳥名鶺鴒（有黑背和白鶺兩種），形如燕子，飛作波狀；更有專食栽毛虫的栽毛鷹，據說本身頗肥。而鄉人最愛的是布穀，古名鳲鳩，俗名秧花鳥，穀雨後始鳴，夏至後即止，其聲自呼。縣志載稱：「取其脚脛骨懷之，令人夫妻相愛，五月五日男左女右收帶之。」

關於善鳴的鳥，上海除八哥外，有百舌鳥，俗名鳥春，狀如八哥，羽黑嘴黃，尾則較八哥爲長。如果你在郊外，你還可聽到鳴聲「骨舟骨舟」，形如畫眉的鶺鴒；音如「金剛吉國利」的白頭翁；叫起來「國利——國利」，嘴短足長，還有黑點的黃馬雞和麥隴間眉黑羽黃，善學他鳥鳴聲的伯勞。

你更可以看到鳴聲「歸歸」，飛集成羣的黃褐侯——青雛，或雌雄雙飛，鳴聲如「過鞋河抵得高歌」的黃鳥（鶯）。

上海也有許多鳥是可以佐餐的。你可吃過棲居竹林間，鳴聲「泥滑泥多」的竹雞？露宿簷瓦中八九月間最肥的黃雀？一種叫做青鵪的美味？上海有句俗語道：「水裏的鯧，岸上的鵪」，味道不在鵪鶉之下。

鬥鳥

鵪鶉毛褐斑，雌者較小，雄者善鬥，足有趾，產田野中，常成羣結隊飛出，上海鄉人每用網兜捕，十籠廿籠的售給酒樓菜館，正同邑人把鴿之次種養到幾十籠，「定期貿易」，野鴿養不易馴，則網捕以供食一樣情形。雄者「揉其皮使繭，以雌爲媒，引他鶉使鬥，以博勝負。」上海以前不是有過鬥鵪鶉的玩意兒？而鬥黃鳥（即黃騰，別稱黃頭）的風氣至今依舊存在。昨今兩年，黃麥苗黃時，邑廟豫園點春堂內不是鳥將雲集，大顯身手的嗎？蓋此風氣始是民國十八年，其時上海聞人穆藕初，蔣福田等本「小鳥尚有尚武之心，大丈夫豈可無志」的宗旨，每年春夏之交，薈萃名鳥，假半淞園舉行競賽，近自蘇浙，遠自漢皐，均有人不怕煩勞，親攜珍禽前來參加，尤以民國廿六年那一次，黃鳥千頭，比武爭雄，蔚爲大觀。

黃鳥嘴尖爪利，可以作鬥，上海的蠟嘴鳥（嘴質如蠟故名）則以其性馴，能夠「教作戲舞」，它古名扈桑，所以有「扈桑作戲」這個嫵媚的名詞。

大致得來，四月爲上海鳥年的忙月，也是戴勝鳥和黃鳥的季節；九月爲上海鳥年的轉換點，經過一番變化和遷徙，來到百靈時期，於是鶺鳥和鶺鴒稱雄十一月，各種黃道眉獨霸十二月。夏天，滬上鳥聲沉默；冬深時，則鳥跡渺寂，連海鷗也飛走了。

抗戰前，上海從外洋進口來的珍奇飛禽可說很多，有來自暹邏、越南；有來自南洋、馬來亞、荷屬東印度以及南北美洲；國內方面，有來自山東、河北；有來自常州、揚州、杭州、紹興。而今，這些來路，除開江浙一帶，都沒有貨來，同時，又因爲生活的失去悠閒，買客也不如以前那末衆多。

據僑滬西人的研究，常年居住在上海的鳥，不過二十四種，其餘有夏天來訪，有冬天來居，或是所謂候鳥，這二十四種鳥名稱如下：山鳥、夜鷹、頸圈鴉、鴿（斑頸）、鸊鷉、蠟嘴鳥、蒼鷺、夜蒼鷺、釣魚郎、黑耳鳶、笑鶇、普通喜鵲、藍翅喜鵲、白嘴鴉、紅背伯勞、麻雀、灰山雀、銀喉山雀、鴉雀、青色啄木鳥、雜色啄木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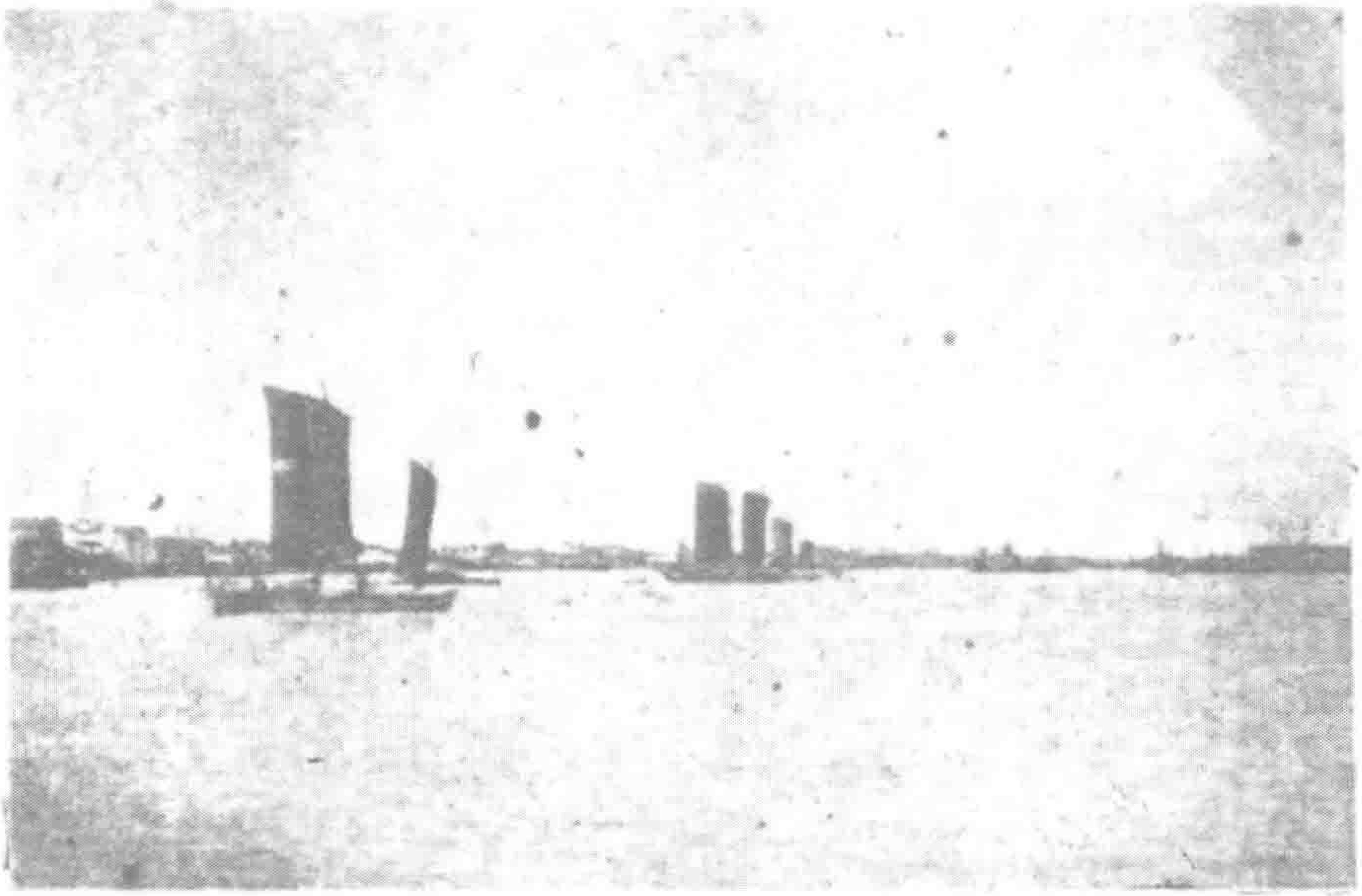
鳥市

上海的鳥市在南市城隍廟，此外，西藏路東方飯店門前廣場有着鳥集，浙江路一言樓有着茶會，五馬路浙江路轉角處有着十幾家掛滿竹籠子並賣鳥食的鳥店。你如有閑，不妨蹓到那些地方去，看一看上海的鳥市風光罷。（通）

六二—〇一六

上海舟車史話

上海在未闢商埠以前，本屬水鄉澤國，黃浦環抱，吳淞瀠洄，所以昔日的滬上風光，除了一浦煙雨，便是江上帆影，吳淞江內舟楫相鬨，黃浦江中舳艫銜接。你在那時候時常看到的船隻，是往來閩浙廣魯的沙船。



黃浦江上的沙船

沙船

道光中葉，改河運爲海運，百萬漕糧，由滬至津，概由海船承運，盛況更加可觀。運米的船，除本幫沙船外，尚有浙寧幫船，行走直隸山東的衛船，俗稱四不像船和來自福建的閩船，這些船，每年到陰曆十一月分時際，就彷彿如船隊一樣，麕集黃浦，候載漕糧，情景頗爲熱鬧。

可是上海江南這種東方情調，打道光二十二年起，都給英船美達薩號的駛入上海而告打破。原來上海一躍而爲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漸漸的它不僅是適當南北洋海岸線的中心，扼揚子江的咽喉，而且竟成爲「聯絡太平洋，[illegible]歐美航線中的重要港口了。」上海地位既經變異，它的航路因此也不再可能僅限於近海航路（南洋航線、北洋航線），內河航路（長江航線、吳淞江航線、黃浦江航線），還得加上遠洋航路，通達世界各重要口岸去。

輪船

這樣，上海便經常有了輪船出現。道光卅年，大英輪船公司首闢上海香港間航線。咸豐三年，美國羅塞爾公司也調派「孔子號」來滬經營航務。其後，旗昌設立（同治元年），太古開辦（同治六年），我國自辦最大輪船公司招商局崛起海上（同治十一年），接着又有怡和創業於滬濱（光緒元年），上海遂蔚爲輪船雲集的通商大埠。

迨甲午戰後，日輪公司紛起設立，美、法、荷、德、義、諸國郵船公司，復接踵來滬，設置分號，中國又自設寧紹、大達、三北等公司，上海船況乃愈形熱烈，更成爲世界商船的一個集合處所。

戰前航業

總計抗戰之前，上海有外輪公司五十餘家，中國自營輪船公司六十二家，每天輪船郵船出入港口，絡繹晝夜，不絕於途。其中尤以「英之太古、怡和、及日之日清、大阪、日郵，行駛我內河。中美航線則掌握於美之大來、福來、提督諸公司；中歐航線則有大英郵船公司，藍煙囪公司，仁記洋行，怡泰洋行，法蘭西火輪公司等，各擁專線，分別行駛；中日航線則爲日本郵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所獨占。」

招商局

戰後，招商局接收大批敵僞船隻，又自美國購得不少剩餘巨輪，以擁有船舶二十五萬噸之强大姿態，重新出現於上海。其經常出海之船隻達一百艘，除南北洋及長江航線外，更先後以上海爲出發點，開闢下列各外洋航線：一、滬港線（自滬至香港）；二、中越線（自滬至海防）；三、中暹線（自滬至盤谷）；四、中關線（自滬至關島）；五、中印線（自滬至加爾各答）；六、中日線（自滬至神戶轉彎基隆。）其他各民生、三北等或重振旗鼓，或捲土重來，亦聲勢盛大。所以今日的黃浦江，外輪幾告絕跡，情形迥異往昔，呈現一種清新自强，活潑飛躍的氣象。

市輪渡

在此，應附提一筆的是，溝通東西兩浦的輪

渡，早年有舢船，其後有渡船，再後則有市輪渡。市輪渡線計有長渡「淞滬線」一線，對江渡四線。各線起訖點如下：

甲、長渡淞滬線　上海——西渡——慶寧寺——東溝——高橋——吳淞（現吳淞暫停）

乙、對江線　①東東線　東昌路——東門路
②其秦線　其昌棧——秦皇島
③塘董線　塘　橋——董家渡
④慶定線　慶寧寺——定海橋
（現暫停）

丙、卡車渡江線　南陸線　南碼頭——陸家浜路（現僅有此一處）

轎子

上海在廣闊的馬路未築成以前，祗有大街小巷，淺浜低橋的時候，代步的東西，除了獨輪羊角車外，高貴一點的就是轎子。

轎子也跟着人的地位與等級分做好多種，例如官場所坐的是八抬八扛的綠呢金頂大轎，或四人抬的紅漆朱頂藍呢轎。縉紳閨秀所坐的是頂垂纓絡，旁嵌玻璃的「撐陽轎」；普通人民和醫生坐藍小轎，新娘坐花轎——「四明彩轎」；妓女出差坐綠呢官轎，犯人坐無頂小輪；碼頭上，車站上則停着快轎，專門兜攬顧客。

「當頭轎被轎班呼」，轎子在老上海的時際，却也着實威風過來。那時候，「上海僱轎，隨處皆有轎行脚」，價很貴，僱一整天非千文莫辦。到人力車盛行，方大爲減色，價錢落到六七百文。「轎夫以蘇州無錫人爲佳，上身不動，坐者安穩。其次揚州人，不過脚步稍緩。若本地人抬轎，則一路顚簸，轎中人渾如醉漢。」（葛元煦滬游雜記）

馬車

轎子受人力車的影響，漸漸在上海淘汰，但起而代之者却是馬車。「帽影鞭絲趁晚晴，晤塵隨馬鈿車輕」，正可表示馬車在那時候的一種姿態。也就是，光宜之間，馬車實是代步兜風最華貴舒適的工具。「華人設稅車廠，馳驅半日，價約銀洋兩餅。賈客倡家往往稅坐遊行。近則沿黃浦繞馬路，遠則至徐家匯靜安寺，」其時遊園看花，訪客宴會，均以乘一輛馬車爲最得體的事。

「馬車仿外國式樣，與舊有騾車大同小異。車有雙輪四輪之別，馬有單馬雙馬之分。式樣更有轎車篷車，種種不同；更有非轎非篷，車後豎靠鐵柱，上張車蓋的。」

當時官家眷屬，大都愛坐轎車；洋人、貴胄、妓女則愛坐篷車。「相携同坐七香車，彼美西方艷若花，似怕街頭人看煞，方巾遮面擁靑紗。」誰說馬車不會有過像現在汽車一般的風光。尤其是坐了橡皮鋼絲轎的「亨士美」，上架名馬，自己扣轡，在道路間馳驟縱橫，最稱摩登。

但也有取價極賤的野雞馬車，連車夫祗准乘坐五人，如由十六舖到帶鈎橋，每人僅化銅元三枚而已。

人力車

可是，時代的風氣又把馬車淘汰了。到戰前，據市政當局的正式報告，上海祇剩了八匹馬和八輛車。戰後也止是零零碎碎看見一些——即在火車站與大世界一帶的兜客馬車。

人力車來自日本，故起初名東洋車。民國二年，後身改漆黃色，故又名黃包車。這種車出現於上海是在同治十三年，係由一個法人名叫米拉的輸入的。他呈准了前兩租界當局，備車三百輛之多，得到在界內營業的許可。自此，人力車在上海一天一天的風行起來，乘者日多。到抗戰前夕，全市區域計總數達八萬餘輛之多。

最初車輛，兩輪高大，極與馬車後輪相似。輪爲木製，圍以鐵圈，行時轆轆有聲，震得人發昏，同時也把道路輾壞。車身又大，可坐兩人，後經取締，纔把車身改小，祗容一人乘坐，濟

現在街上難得看見的馬車



六二一〇一八

末，前租界當局鑒於人力車鐵輪損害路面太甚，令改用橡皮圈之木輪，不久以後，又令仿脚踏車，換裝鋼絲打氣橡皮輪。

但人力車究竟不是合乎人道的交通工具，盛行了七十餘年，終於也到了它沒落的時期。卅五年十一月一日，本市按照定期逐漸抽禁辦法，舉行首次淘汰抽籤，中籤者是牌照末字爲四字的車子，結果被淘汰的約達二千餘輛。從彼時以來，經逐漸淘汰的手續，上海人力車是一天一天的減少了，代替它的是在淪陷時期興起的三輪車。

汽車

至於上海的汽車，行駛至今，那還不到五十年。光緒廿七年，始有匈牙利人名列恩時者，運汽車二輛至滬，行駛於前公共租界的中區。其時工部局捐務處不知把它歸入何類纔好。最後，「姑列爲馬車之一，從輕徵稅。」到宣統二年，這種「向爲西醫所用」的汽車，始逐漸爲中外人士所購置，緊後日更發達，購乘者乃益衆多。待到民國初元，頓成車中「驕子」，不數年間竟擴增至千四百輛之多。嗣後，汽車越發滿街馳騙，有客車，有貨車，再加上民初方始流行的機器脚踏車，終日猶如長蛇，擠塞於途，其數量何止戰前二萬五千輛那個數目。

考上海歷年所用汽車的牌子，約可歸納爲八種：（一）別克(戰前最時髦之車式)；（二）福特（以耐用稱）；（三）雪佛蘭（最普通）；（四）順風（以富麗稱）；（五）威利（多吉普卡）；（六）奧斯汀（小車多）；（七）麻力斯（小車多）；（八）道奇（前多人坐轎車，近多貨車），而所謂新式，往往祇是出品年份的不同，牌子還依舊是那個牌子。

公衆交通工具

據民國廿四年「上海市年鑑」載稱：「上海之有公衆交通工具，始於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故上海市公用局長徐珮璜氏謂：自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按人力車始於其時在上海出現——至光緒三十四年，僅爲發展各個人之交通器具時期；自光緒三十四年起，始有公衆乘物也。」這種公衆乘物，除公共汽車外，第一就是有軌電車。」

同書在「有軌電車」項下載稱：「法租界之有電車，自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一九〇八年一月)始。公共租界行駛電車，自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一九〇八年三月五日）始。滬南區行駛電車，自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八月十一日始。」

第二是無軌電車，該市年鑑在「無軌電車」項下記稱：「公共租界開行無軌電車，自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一月始；法租界開行無軌電車，自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八月一日始。」

電車

時至今日，電車在上海早成了司空見慣的東西，但在當初創辦電車的時候，却是一椿大事，而且還認爲是一件奇事。「華人絕對拒絕，謂乘者易觸電傷死。」這就是爲什麼「電車議案，經公共租界納稅西人於工部局開會之時提出，反復討論，積數年之久，始克決議，招商承辦」的緣故。

等到行駛電車已經成爲事實，「反對派還紛紛開會，各業相戒夥友不搭電車，甚且立懲罰章程。」以開通最早的上海，尙有此奇怪的現象，自然是一椿笑話。但更可笑的還是：當法租界二路電車起初行駛至徐家匯地段間，因爲那一帶比較荒涼，常有搶刼的事發生，弄得電車公司當局也沒有辦法應付的情形。

當然，這些都已經是早就過去的事了，却有一點必須記得，就是，上海當初眞正繁華的開始，是與電車的創辦和行駛有着不小的關係的。

但經過八年的戰事，上海電車的數量却減少了，戰前有四五二輛，戰後則祇有三九一輛，計減少了六十一輛，而滬南華商電車之兩條軌線（一自小東門至西門；一自西門至高昌廟）約三二六八公尺，前被日軍拆除，戰後恢復無期，尤令人痛惜。

公共汽車

上海之有電車，始於光緒卅四年，至於行駛公共汽車，則要遲延十餘年。民國九年三月，有中國汽車公司，擬議行駛自洋涇浜起經西藏路海寧路至吳淞路一線公共汽車，惟因不能適合工部局提出的條件，以致未能實現。民國十一年，有名董漢生者，擬自靜安寺路聖喬治飯店起，沿愚園路至兆豐公園行駛能容三十人之公共汽車二輛，繪具圖說，函請工部局核准。於是年二月開車，是爲上海行駛公共汽車的第一聲。不過該公司財力不充，設備有限，迨大規模的公共汽車正式開駛，即告停止。

此項大規模的公共汽車，在前公共租界區，係由中國公共汽車公司經營，於民國十三年十月九日開始；（其後又增設雙層公共汽車）在前法租界區係由法商電車公司經營，於民國十六年二月一日開始；滬南區係由公用局汽車管理處經營，於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開駛；閘北區等係由華商公共汽車公司經營，於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開始。以上除滬南區係由市營外，餘均屬特許商營。

民國廿六年日軍寇滬，戰火四起，滬南閘北各區同時停頓。前公共租界區初尙能維持原狀，及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中國公共汽車公司便爲敵僞所攫，强併吞於所謂「上海都市交通公司」之內，始終勉强保全的，祇有前法租界的一部份公共汽車。

勝利以後，公用局於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派員接收僞公司，惟以設備毁失達於極點，商營公司無力復業，故除法商電車公司繼續特許經營外，其餘一律改爲市辦，由公用局於同年十一月一日，組織上海市公共汽車公司籌備委員會，通盤策劃並改進公共汽車的整個設施。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經市政會議通過，將電車公司籌備處與該委員會，合併爲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籌備委員會，以便劃一統籌。市辦公共汽車部份，在兩年半努力經營之後，闢有路線十有五條。法商公共汽車有二十、廿一、廿二、廿三等四線。

至市郊交通，市府當局以獎勵民營爲主，規定郊區路線，在正式專營公司未行車以前，暫准領有本市行基執照之汽車行，或運輸行行駛臨時長途營業客車，核定行車者有淞滬、番禺、北江、中諸、溧市、曹大、東高、徐吳、滬漕等九線。長途汽車有滬太、滬錫、滬青、滬閔、東南、上松等六線。

吳淞鐵路

上海最早的鐵路，是吳淞鐵路，同治十三年開築，光緒二年十月完竣，全線通車。當上海至江灣的一段（南段）工成試行時，滬人咸目爲新奇，扶老携幼，爭相搭坐，盛況可觀。申報記者特別作了一篇記行，記述那時的情况：

「予於那次開行之日，登車往遊，惟見鐵路兩旁，觀者雲集，欲搭坐者，已繁雜不可計數，覺客車（七輛）實不敷用。尤奇者，火車爲華人素未經見，不知其危險安安，而婦女以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聞搖鈴之聲，蓋示衆人以必就位，不可再登車上，又繼以氣笛數聲，而即聞哼哼作響者，即火車吹號，車即由漸而快駛矣。坐車者盡面帶喜色，旁觀者亦皆喝彩，注目凝視。」

不過這條鐵路由英商怡和洋行暗中購地擅築，初未經中國政府事前允准，地方官民以其有損主權亦均表示反對。兩江總督沈葆楨遂借了壓死一條人命，作爲「鐵路有害鐵證，竭力交涉購回」，於光緒三年九月全部拆毁。該路正式存在時期，爲時不過一載。

此後二十年間，南方無敢再議及鐵道者。直到光緒二十二年，江督張之洞追從時勢，舊事重提，奏請先修淞滬線，後築滬寧線，清廷下旨照准，於是上海纔又看見鐵路。

淞滬線再築工程於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開始，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完工，次日行落成禮，同年七月十六日通車，從拆毁到再築，算起時間來，相隔三十一個年頭。

隔了三年，滬寧路由中英銀公司出資，在外籍工程師的監督指導下，按段開工，全路修造費時五年，（即從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到三十四年十二月），方始工竣通車。

滬寧滬杭鐵路

滬杭甬路初名蘇杭甬，亦爲光緒二十四年總理衙門准英商承辦五路之一，一切辦法概照滬寧路。旋因蘇浙兩省官紳反對甚力，未經實行，而由蘇浙兩省分別集股自辦。浙路興工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蘇路開工於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滬杭通車。

民國二年，蘇浙兩路公司將全路讓歸國有，由交通部於民國三年六月接收，十月，改稱部轄。

民國五年十二月，滬杭甬路與滬寧路接軌——由新龍華站北經徐家匯、梵王渡、沿吳淞江東折，至潭子灣與滬寧路啣接——兩路直接通車。

滬寧、滬杭兩鐵路，溝通蘇杭，連接京滬，實爲上海陸地大動脈的幹體。勝利後，路政頗日見進展，除創辦對號車（凱旋號、金陵號、錢塘號）外，並曾有冷氣車之駛行。

小火車

至於本市上南（自浦東周家渡至南匯周浦），上川（自浦東慶寧寺至川沙縣城）兩小型鐵路，俱屬民營。原係汽車路，與修於民國十四年，後經改舖鐵軌，行駛機車。此兩小鐵路對於浦東交通方面，大有幫助，一年載客，亦達二百萬人以上。（志）

解放後的上海交通

上海爲東方的第一大都市，市區面積計有五百二十餘方公里，人口近六百萬，居全國經濟中心，以工商業爲主體，所有一切的繁榮，是建築在川流不息的交通綫上。全市可供行車的道路約七百公里，可供行船的水路有黃浦江經流本市約七十三公里，吳淞江三十八公里，其他小河約一千八百公里；至本市對外交通，公路四通八達；鐵路有京滬、滬杭兩綫；水路有江、海兩途；航空尤四方八面，無遠弗屆。這許多交通綫如發生障礙，不能暢通，整個上海便即時陷於癱瘓狀態。最顯的例，上海這樣多的人口，每日所食用的蔬菜、柴、米，都靠附近各地供給；上海各種工業品的原料，尤需外來供給；各工廠製造的成品，更需要外面的銷場；所有物資的交流，當然依賴交通。在本年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十餘日間，各交通綫受戰事的影響和破壞，市面便即時百業蕭條，生活恐慌，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幸而這個恐慌時間即告消逝。上海解放後，擺在人民當前的頭一件要事，即爲恢復交通，幸賴人民解放軍和所有服務於交通機構的全體職工的合

作努力，在最短期間逐漸恢復起來。茲將截至六月底止的情況，分述如次：

市內交通

本市區內最主要交通爲電車、公共汽車，在上海解放後一天，即有法商電車行駛林森路金陵路這一帶，英商電車行駛蘇州河以南的市中區地帶。以後逐漸恢復，各種無軌電車，法商公共汽車和交通公司的公共汽車經恢復五月十二日以前的狀態，而乘客一律買票，秩序良好，這情形是解放前所未見過的。交通公司的七、八等路公共汽車，以前時國民黨軍隊乘車不購票，虧蝕過慘，因而停駛，現時仍未恢復，未免美中不足的一回事！

本市浦西與浦東的水上公共交通，在五月二十日以後即被封鎖，予市民以絕對不便。自二十五日解放後，即先恢復划子和舢舨船，市輪渡隨後恢復十六舖東門路和浦東東昌路對江線；逐漸恢復其他各綫，至現時，市輪渡已恢復五月十二日的狀態，計有：長渡淞滬線，自上海北京路外灘水上飯店起，經西渡、慶寧寺、東溝至高橋止；對江渡有東昌路與東門路的東東綫，其昌棧與秦皇島的其秦綫，唐橋與董家渡的唐董綫。此外民營濟渡的長渡、對江渡也於最短期間恢復原狀。

京滬路淞滬支線由上海寶山路至吳淞張華浜共長一〇公里餘，於五月二十九日起正式恢復通車，每日往返各八次。

浦東的兩條小鐵路線，爲（一）上南綫自周家渡至南匯周浦；（二）上川綫自慶甯寺至川沙江鎮；在上海解放戰爭中，這兩條小鐵路的路軌、橋梁，損失頗重。解放後，兩鐵路的員工在上海市軍管會和南匯、川沙兩縣軍管分會的指導下，積極搶修，先後於六月十一日以前通車。浦東大道爲浦東區內交通幹線，七號橋雖被炸毁，但由於解放後的迅速修復，長途汽車經於五月底前通車。

鐵路方面

京滬、滬杭兩鐵路，爲吾國最重要兩條交通綫，上海對外的兩大動脈。在這次解放戰爭中，以兩路員工用盡全力保護，未遭極嚴重的破壞。不能不算是幸事！京滬綫全長三百一十一餘公里即於五月二十八日全綫通車。惟以沿京滬綫各地早於五月廿五日以前解放，與上海有一個短時期阻隔起來，彼此信息不通；故自上海解放後，渴望候火車返鄉的旅客特別擁擠，須排班購票；而黃牛又蠢動起來，妨礙旅客，以鐵路營業所及中國旅行社門前爲多，北火車站爲防止此類黃牛起見，規定旅客入站購票後，不能再出，但營業所及中國旅行社因與車站異處，不能用此防止方法，故暫時停止售票，另籌議妥善方法後再行恢復。滬杭綫全長一八九．七四〇公里，惟破壞情形較京滬綫爲慘重，尤以松江楓涇間的大鐵橋修理工程至爲費事，因此，即先行分段通車，杭州至嘉興這一段，於五月三十一日通車；上海西站至松江段於六月四日開始通車；北站與西站間的二號橋經努力修好後，再於六月七日由西站延至北站，而以北站爲起終點。惟路局爲應旅客迫切需要起見，特於六月十二日全綫通車，出售全綫各站客票。但在松江到楓涇兩站之間，須下車擺渡換車，由路局運務處租有汽輪兩艘，及大號駁船四艘，負責駁運旅客，楓涇上車後，即直達杭州，駁運所需時間約爲四小時，全線行車由上北到杭州城站共需十小時。

路局爲防範空襲，保障旅客安全起見，特規定凡在晴天，每日上午十時後至下午五時間，除淞滬支線外，京滬、滬杭兩線旅客列車一律暫停開行。如遇陰雨，有加開旅客列車必要時，臨時決定再行通知。

公路方面

上海市區對外的公路交通，計有：（一）商營的長途汽車五線，即一、上海至常熟無錫的錫滬線；二、上海至太倉的滬太線；三、上海至青浦的滬青線；四、上海至閔行的滬閔線；五、上海至松江的上松線。

（二）京滬幹線，即京滬國道，上海經崐山、蘇州、無錫、江陰、常州、句容等地至南京，全長三百餘公里。

（三）滬杭公路，由上海經閔行、奉賢、乍浦、海鹽、海寧等地至杭州，全長約二百公里。

在平時僅長途汽車有大客車每日依照班次行駛。至京滬國道，僅有部份作區間行駛；錫澄長途汽車即利用京滬幹道的大部份；錫滬長途汽車即全利用京滬幹道，滬杭公路亦僅有滬閔長途汽車利用。因平日往來京滬、滬杭各地的旅客，絕對多數乘火車，非有特殊情形，不至於在公路乘汽車。但自京、滬、杭、甬各地相繼解放後，上海返鄉旅客一時激增，火車每日雖有十多次，仍不敷容納，因此，便有了汽車運輸業的興起；最初生意興隆的，爲蘇州、無錫、常州等地的回鄉專車，多集中在寶山路虬江路間，由晨至暮，開出的開回的，約在數百輛；開出的滿載旅客；開回的旅客却甚少，但車主利用回空，載回各種食用品，利益也不薄；造成閘北區一時無可形容的繁榮。但在鐵路局防止黃牛著有成效，返鄉旅客較少的現時，這一線的回鄉專車營業便一落千丈了。

滬杭公路的回鄉專車由開始至現在，（六月底止）生意仍一直興隆着，最大原因便是滬杭鐵路至現時仍須接駁，不免費事。由上海往來杭州的直接車，有很舒適的小客車，和容納三四十人的大卡車，自上海六時開，下午一時便可到達杭州，此中以中國旅行社的小客車舒適可靠爲最受

歡迎，至上海直放紹興或甯波的也當天可達；惟以十輪大卡車爲比較可靠；車費以坐位是否舒適爲標準；先一日向車主購票，這類汽車大概以中正東路、老西門等處爲較多。

水路方面

上海向以水運爲最發達，平日以海洋綫爲主，次爲長江綫，內河綫。自解放以來，內河綫卻突告興旺。茲分述如左：

（一）海洋綫：有南洋、北洋、外洋等綫。外洋綫於解放後第一艘進口的外輪爲渣華輪船公司的「芝巴德」號，於六月五日下午五時抵埠，停泊於公和祥碼頭；六日由埠啓碇，前往香港、爪哇等地。南洋綫於解放後第一艘進口的爲太古輪船公司的「盛京」號，由香港開來，於六月七日上午進口。惟自九日起謠傳吳淞口外海道放有水雷，致海洋綫上輪船往來爲之停頓。嗣後證實這一謠傳不可靠，海洋交通始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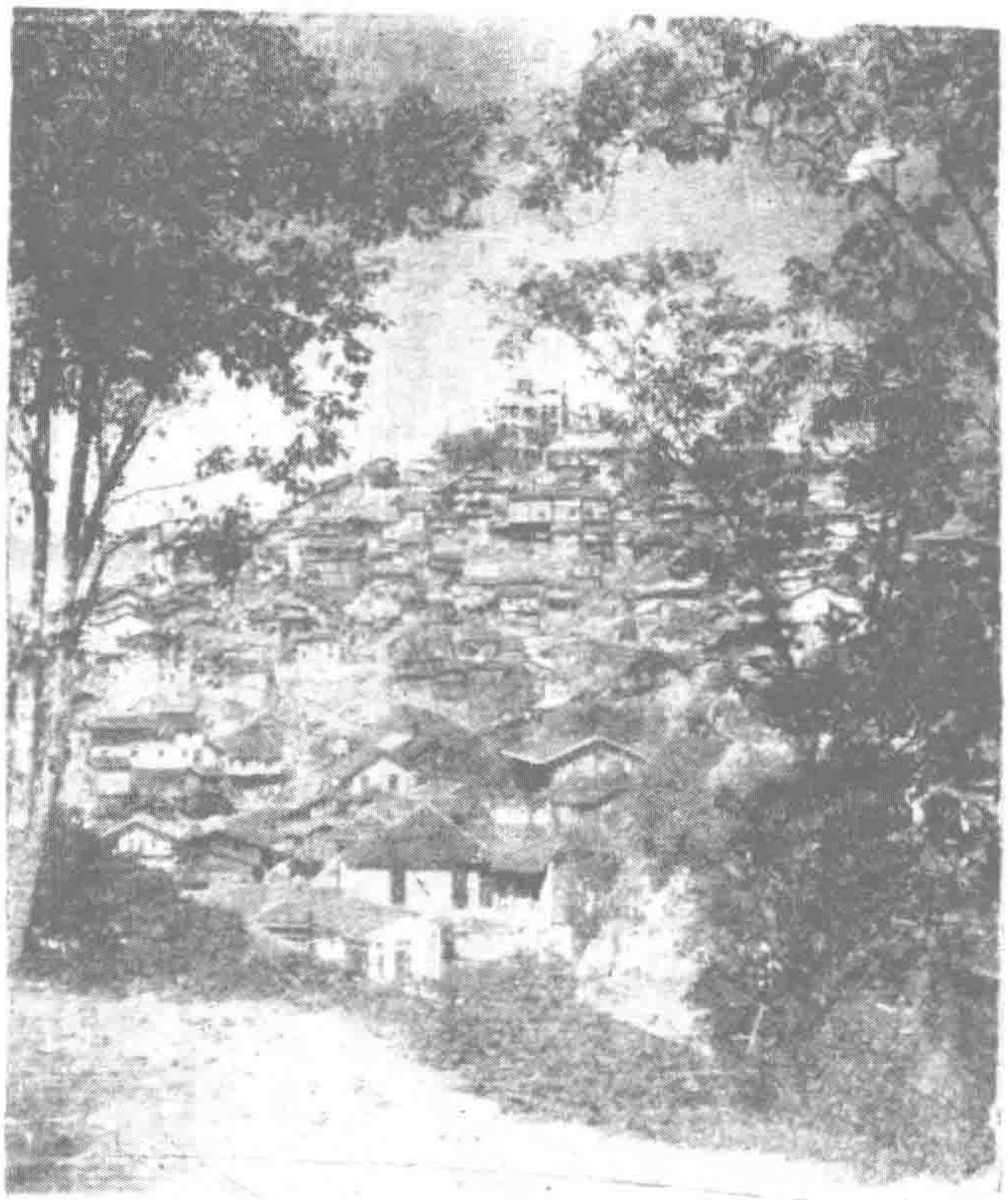
（二）長江綫：上海解放後，在軍管會航運處及航業界人士的努力推動下，長江綫於六月三日復航，由滬開漢的第一艘輪船爲招商局的「江陵」號；是日下午三時在招商局第三碼頭舉行隆重的復航儀式，并由全體船員提議，改名爲「江陵解放號」，至四時正輪船於熱烈的歡聲中啓碇開行。解放後從漢口開滬的第一艘輪船爲招商局的「江安」號，於十一日由漢開出時，舉行復航儀式，并命名爲「人民江安號」，於十四日下午六時抵埠，停泊在招商局第三碼頭。招商局爲表示慰勞與歡迎起見，也舉行了一個慶祝儀式，預祝長江綫平安暢通。此外，民生公司的民權輪等，經常往來滬漢；大達大通聯營處的江康輪、聯滬輪等往來任家港、天生港、常陰沙、口岸等處。長江綫暢通後，上海與沿線各埠工商業更欣欣向榮了。

（三）內河綫：江南水鄉，河流四通八達，小輪船、拖駁、帆船等應有盡有，運輸力量的總匯，超出任何交通工具。上海與內河的交通，在平時有：一、由上海至無錫、常州的申錫常班；二、由上海至常熟的申虞班；三、由上海至蘇州的申蘇班；四、由上海至湖州的申湖班；五、由上海至平湖的申平班；六、由上海至沙溪的申沙班；七、由上海至杭州的申杭班。自上海解放後，內河綫水運一時蓬勃，尤以客運爲最旺；同時並增闢上海至嘉興，及上海至溧陽、丹陽、金壇等班；此中以快輪直放嘉興、杭州的業務爲首屈一指。經營內河航運的公司，如雨後春筍，一時增至數十家，日班、夜班不斷地開行；普通由上海直放嘉興，下午三時啓碇，次日淸晨即到達；再由嘉興直放杭州，下午三時便可到達杭州拱宸橋。以時間論，由上海至杭州當然較火車接駁，汽車直放爲慢得多。但乘輪船，水脚並不貴，可以多帶點行李，且坐得很舒適；較乘汽車可少吃點顚簸灰塵的苦頭。有以上種種優點，內河綫輪船業務的發展前途，正未可限量哩！（英）

生化滴滴涕

生化滴滴涕五大特點：

（一）裝足十六兩，大瓶。不僅十二兩。
（二）爲白色瓶，可以透視瓶內含質精純。
（三）獨含 Thanite 爲黃色，既能「長期殺蟲」，又能「立刻殺蟲」。
（四）含 Camphor Oil 故氣味清香。
（五）中國第一家發行，聲譽卓著，行銷最廣，壓制舶來，成爲美談。



重慶山城

峨嵋五日遊

蔣逸聰

峨嵋秀甲天下，久已膾炙人口，往常書本紀載，照片畫件，所見不一而足，雖心嚮往之，畢竟道途太遠，無法得臨勝地為憾。

抗戰軍興，本人入川服務，遊峨興緻陡增，在二十八年夏秋間，終於完成此願。今事隔十年，回憶當年情景，歷歷猶在目前，因再查摘記，作峨嵋巡迴一篇，以饗讀者。

渝峨途徑

從東海之濱的我，跑到了遠在西方的川省重慶，峨嵋山雖同在四川，可是由渝到峨，還有一番路程可記，且分述之：

當時由重慶到峨嵋，途徑有三：航空、陸路、水道。航空可由渝飛至樂山（嘉定，）再轉峨嵋，最為簡捷。但一般以遊覽為目的者所不取。陸路須乘長途汽車先至成都，（那時往自流井公路尚未暢通）再由成都折往樂山而達峨嵋。因為重慶、成都、樂山、形成三角地點，陸路搭車非易，又費時費錢，週折太多，所以我擇定由水道而往。

水道起程

二十八年初秋那天清晨，在重慶儲奇門碼頭，搭乘民生公司淑光輪西上。氣笛一聲，船逆水上行，水急如瀉，江中怪石參差，船行不能快速。江亦窄狹，兩岸可攀。沿途綠竹青松，遍山滿野，橘樹成蔭，梯田層層，溪水潺潺。漁父捕魚江邊，舟帆往返如織，四川天府，物產豐富，到處可見。船行一日，夜泊江津，上岸遊玩，市街尚稱整潔，商業亦殊茂盛。並嚐胡豆豉蛙鯽魚名肴，夜宿輪上。

長江風景，自吳淞口至漢口為一景，由漢口至宜昌為一景，自宜至渝為三峽奇景，由渝至敘（府）又是一景。此次趁遊峨之便，得以領略上江風景，而行盡長江也。（自敘府再上，長江分為二水，一曰金沙江，一曰岷江。）

江津西上過合江抵瀘州，途中景物，與前相埒。船泊瀘州，熱鬧城市已被敵機炸燬，千戶人家，祇剩得數十椽矣。瀘州出名酒大麯，購得二小甕，以佐旅途餐興。

過江安南溪，船行共五天，達宜賓，離輪上岸，宿四川旅行社，完成長江航行。

初航岷江

長江至此為二水合成，南為金沙江，來自雲南、西康為主流。岷江由北而來，自青海發源，流注入松潘、成都、至宜賓，與金沙合入長江。

我目的係往樂山轉峨嵋，當由岷江北上。問明船期，恰有合衆公司的天福輪，即日開往樂山，我便搭此輪而往，但輪小客多，擠得滿坑滿谷，水洩不通，遲來者竟無插足餘地。我為遊興所驅，倒也不覺得困苦。

是日下午輪船開出宜賓，離長江而入岷江。岷江初航，心神一爽，覺江面更狹，而水流益急。至犍為有險灘，幸得平安渡過。數日中，船有時夜泊荒江，有時戴月而行，又驚又喜，有苦有樂，旅途生活，的確異乎尋常。船抵竹根灘，因水淺不能再上，停船登岸，聞至樂山尚有四十華里，即雇人力車前往。途中曾換車並渡水各一次，但沿途風景，松竹桑蔴，阡陌交通，一片平原，田產豐富，村莊林立，如回到江南故鄉一般。當時寵辱皆忘。車過牛華溪、五通橋等鎮，此地出井鹽，供本省及西南各省之民食，盛良產也。七彎八曲，繞過一山，再渡江後，方抵樂山城。

樂山舊屬嘉定府治，恰與我故鄉江蘇嘉定同名，事實上先有四川嘉定，而至宋朝十年，方有江蘇之嘉定也。

樂山市容原很熱鬧，不幸二十八年間，被敵機炸毀，往日市街，祇剩得一片瓦礫。

嘉峨道上

嘉定距峨嵋祇八九十華里，在城郊高地，可遠望峨嵋山巔，白雲深處，拱擁金頂，令人心嚮往之。當夜在旅社中，雇定明日前去峨嵋之滑杆，（即簡單之竹轎，）全程祇要化六元，當日可到。

時令將屆中秋，正當丹桂飄香，人坐滑杆上，矚目四望，覺川中各地俱重山峻嶺，巒崗四疊，平地甚少。惟成樂一帶，却是四野平原，一片竹叢，桑田映帶。農家並以織綢為副業，故嘉定絲綢，成都錦綉，古來稱爲貢品，即川綢蜀錦是也。在蘇稽鎮午餐，略事休息後，仍向峨嵋進發，一路平安，傍晚即達峨嵋山脚，投宿峨山旅行社。



峨嵋遠眺

峨山瞻仰

我久慕的峨嵋山，終於臨在眼前，仰望金頂高聳雲霄，其他羣峯如拱，未登山巔，已知險峻，但此行終須達到最高峯，以酬素志。

昨夜在旅社中，已將原乘滑杆付錢令去，另再雇上山滑杆。伕子清晨已來，我隨身略帶應用行裝，坐上滑杆，緩步而行。天雖濛濛細雨，但因遊興甚濃，反覺欣然。此種滑杆伕，專抬峨嵋遊客，熟門熟路，安穩價廉，（當時每人每天一元，）並可充任導遊。

在山脚先遊聖蹟寺，寺內除供有佛像外，尚有銅塔一座，雕琢玲瓏，形式極古，聖蹟爲峨嵋十景之一。

寺前有亘鐘一座，鐘口徑七、四呎，周長二十二呎，重二萬五千斤。每於晦望二日之午夜敲擊，聲洪而遠，響徹雲霄。相傳夜靜時，在百里高之金頂，亦可聞此鐘聲。

出聖蹟寺，往遊報國寺，寺頗宏敞，寺院壯麗，中供彌勒、釋迦、普賢諸菩薩。雕塑裝金，出神入化，與杭州靈隱天竺諸寺相埒，爲四川大學暫假作校舍，儒家子弟，借重佛門，相得益彰。遊覽一週，別僧出寺，依路上山，由此則從小道而登，由折崎嶇，適遇細雨，路滑難行。過小谷橋，橋門橋磴橋欄等，俱古式古香。橋下溪水潺潺，橋之彼堍即伏虎寺，有額曰：「虎溪禪林」，寺雖不及報國寺宏大，但此寺爲名刹，與光相、萬年等寺爲峨嵋三古寺。院內有王右軍褚遂良石碑，並有五百尊羅漢塑像。寺後有觀音井，井泉清澈，可以瀹茗。略事休息，出寺續上，此段路程，盡在山谷中行，便覺風景幽美，古木參天，濃蔭蔽日，青葱鬱綠。又加雲霧迷漫，更滴翠成蔭，天然圖畫，面目一清，使人至此，萬念俱絕，山林之樂，樂無窮哉。

行行重行行，至解脫橋，橋臨虎溪，人立橋上，因口占：峨嵋即景云：「大峨遙望白雲中，羣山拱擁金頂峯；濛濛細雨崎嶇路，颯颯谷風古木叢。報國寺內傳經磬，解脫橋下谷泉通；青葱鬱綠無秋意（時在中秋，）秀透峨嵋不老翁。」

越橋過谷，山漸高，路漸窄，人在谷中，風生兩腋，眼前所見，俱綠樹成蔭，時細雨仍飄，潤霑樹葉，更覺幽美也。不一會至雷音寺。

雷音寺築在半山坡上，寺小而尙清雅。歇轎午餐，寺僧備有素齋，以供遊客進食，給資多少，在所不計，出家人方便爲門，信哉。

飯後再上，天氣略見放晴，兩旁景物，亦與前不同。只見古木參天，枝幹橫披，深山楠木，高達十丈，俱棟樑材也。

前行五六里，抵神水閣，即大峨寺，寺內供有大「鵝」字之中堂大字一幅，爲王羲之所書。殿宇尙稱清靜，亦依山而築，小坐片刻，回觀神水，水由石隙流出，築一小池，以蓄神水。水清如鏡，可以烹茶。池旁有陳摶所書「福壽」二石刻字，雄渾偉壯，刻劃甚深，爲數百年前之遺物。另有蘇軾所寫「雲外流春」，想係當年蘇老遊峨時之手筆也。

此上靠着半山而行，在中峯寺一轉身即達雙飛橋，兩橋相距甚近，橋下流泉淙淙。所奇者，一橋流黑水，一橋流白水，二水過橋即相匯合，而冲至牛心石，浪花四濺，黑白混和，下注成潭。聞炎夏時可作游泳池，過橋上行數十武，有橫額曰：「雙橋清音」並有一聯云：「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

雙飛橋，牛心石，中垂若貫珠，兩水環抱，左爲白水，從雷峒坪繞萬年寺而來；右爲黑水，從九老洞繞黑龍潭而來。兩水在未匯合處，冲有裂石，匯注牛心石，石狀如一大牛心，故名。

旋上清音閣，閣高築峭壁，爲二層樓房，登閣憑欄遠眺，歷歷在目，眼前景物，幽美之至。一日辛勞，頓時消失。

閣爲道家所居，（峨嵋一山三十六寺院，盡是釋家，惟清音一閣，爲道家所居。）道童招待殷勤，時已傍晚，須歇息過夜，閣中設有房間，舖位有二三人合一間，有十數人合一大間者，與都市旅社不同也。可聽任遊者選住，房金隨給。我住一空氣較流通之小室，暫作休息。時因天氣尚熱，又因過於興奮，登山越嶺，驚險在心，致未能立即入睡，此遊峨之第一日也。

洪椿曉雨

由清音閣上山頂，分前山後山兩路，前山路雖平坦，但景色稍差，我事前曾得曹君指示，故由後山而上，路較窄狹，羊腸小道，石級崎嶇，一步一拐，越黑龍溪過三道橋，而至洪椿坪。

洪椿坪寺宇宏敞壯麗，佛像裝金新塑，神采奕奕，寺內有達人避暑處，房屋修葺如新，朱門漆壁，窗明淨几，誠避暑勝地也。

寺前有坪，坪上斜坡，植有大椿樹兩株，樹幹雄偉無比，可供數人圍抱，據寺僧云：此椿樹五百年開花，五百年結果，言之鑿鑿，並有誌可考云。

洪椿曉雨，宜於春日，爲峨嵋十景之一。昔人記云：「此間林樾清潤，好鳥常鳴，隱聞溪流，怡情自在。」寫實也。

我是中午到達，未遇曉雨，天氣尚佳，站立坪前，觀光景物。遠望高山，覺身在半山之中，下臨溪谷，壑中古木森森，雜草茸茸，偶有數枝杜鵑，緋紅點點，散佈於草莽之間，亦可稱萬綠叢中一點紅，美哉此景。

在寺中午膳，雖然素食，但亦清美可口。峨嵋山上每一寺院，俱備有食宿，方便遊客不少。

峨嵋全山，均產藥草，雖有人採擷，但用土法泡製，致未能大量採集，如用科學提煉，則有補於醫藥界必不少。我在寺門口稍購草藥數種，如峨參，野黃連，葛山花，夜明砂等，以便回去時留作紀念品。

別寺辭僧，仍坐滑杆而上，由此山勢漸見高斜，彎曲亦多，有時依山而上，又時緣壁而行，險要處坡斜數十度，人坐滑杆上兩脚倒着高懸，頭部下墜，伕子小心穩步，一步一歇，如蝸牛緣竹。萬一不愼，或伕力不足時，偶一失足，則跌入深谷，骨肉虀粉，能不警心。此地名爲九十九倒拐，拐拐不同，拐拐有險。因之在坡度十分傾斜處，或下臨深谷時，顧捨滑杆步行而上，一面可免危險，一面可讓伕子休息接力。此九十九拐中，一路奇花異草，滿目琳琅，鳥聲泉聲，相奏成曲，美不勝收。中間築有歇息亭，與再歇亭，爲某大善士捐建，遊客伕子受益非淺。

苦盡甘來，險極泰臨，越九十九拐，即仙峯寺。此寺壯麗冠全山，各殿屋宇雄渾，陳設雅潔，新塑佛像，金碧輝煌，寺內藏有佛骨舍利子兩顆，因保管舍利子之寺僧外出，未睹爲憾。

寺外有九老洞，小沙彌攜燭導遊，先出寺院，由竹叢中小道而行，有時緣壁攀籐，有時爬山越石，抵洞口約半里，有老衲端坐洞門，以待遊客。用火刀火石磨擦燃燭，三人同入洞中，行行復行行，小沙彌執燭亮指洞壁，有物象形，口中念念，什麽石蓮花，石猴，石鼓，石……不一而足。達洞底，供有佛像，老衲隨口化願，我略施一二。回出洞外，地上盡是蝙蝠糞土，內並有藥物中之夜明沙。回憶此洞，與杭州水樂洞相彷，而略深奧，但遠不及桂林之七星岩大洞。時將傍晚，夜幕籠罩全山，我與伕子分宿過夜。

九仙洞府

第三日晨起，出寺觀景，覺眼前一新，九老峯之清晨，值得憑眺。羣峯疊翠，蓬蓬勃勃，未幾旭日東昇，天氣晴朗，朝陽諸峯，生氣蓬勃，峨嵋天下秀，斯時可見一斑。山陰之處，作深綠色，濃蔭滴翠，蒼潤欲絕，遠望則羣山起伏，各盡勢態，氣象萬千，精神爲之一爽。近視山澗峭壁，懸崖千仞，峻峋萬分，谷中泉水潺潺，即雙飛橋下黑水流之源頭也。

九老洞傳爲古時九老仙人之煉丹處，九老仙人即天英、天任、柱、心、禽、輔、冲、芮、蓬、等九老，至今日仙人何在，則僅留空洞在山而已。

九老仙府爲峨嵋十景之一，前人云：洞深廣不知其盡，入數步，輒暗，列炬照之，石色微白，有物象形，並有蝙蝠成羣。

峨嵋遍山，盡是風景，一地一景，雖心欲留戀，但因欲達金頂高峯，只得前進。別仙峯寺再上，路更傾斜崎嶇，羊腸鳥道，伕子氣喘成聲，行數里爲蓮花石，雖有寺院，而敗頹不堪，寺內供有一石，狀如蓮花，石曾被摩撫，光瑩精潔，但無甚意義。進繞一週，略予佈施即出。再行至鑽天坡，顧名思義，險峻萬分。幸所行地在坡下崖壁，不在坡上懸崖，較爲平易，仰望陡坡，高聳雲霄，崖石峻峋，葛籐亂抽，飛鳥在石隙間作巢居住，人行其間，別有情趣。繞山數里，抵洗象池。

洗象池寺舍並不寬大，而精雅絕俗，超過以前各寺，寺內闢有小室，壁間懸有名人字畫，如董其昌、吳昌碩等，窗明淨几，木魚鋼磬，一塵不染。寺僧招待殷勤，即在此間午餐，素食淡飯，以充飢腸。飯後復出觀洗象池，令人不解者，池小象大，就是洗豬也難，何談洗象？池旁有小石象一座，聊以點綴而已。忽聞伕子高聲大呼：猴兒！猴兒！我想他們在呼猴子，如能看到猴羣，也是一樂。不一會，果於林中跳躍而來，金絲長尾，有大有小，有抱嬰猴者，嘎嘎索食，飼以玉蜀米及花生，大嚼大食，吃光而去，樂哉自由之猴。

象池夜月

在象池，入夜雲霧盡收，遙天一碧，山月照映翠峯，萬壑翠黛，淡粧輕烟，衆山肅穆，令人意遠。有時新雨初霽，白雲橫空，流泉奔騰，山風穿擊林間，柯叶殼撼作濤響，萬峯新沐，朦朧無語，山月如水晶球，朗照林木間，尤足令人肝胆澄澈，屏絕俗念。

抵洗象池，適在白天，未及目睹象池夜月爲憾。下午上羅漢坡，道旁盡是古木蒼松，景物略呈秋意。行五六里，抵大乘寺，寺內有玉璽，大如方硯。每一遊客，終請寺僧蓋印留念。由大乘寺再上，在嶺上行，兩旁深谷萬仞，嶺上有雷峒坪。

雷峒坪爲峨山之怪地，坪在嶺上，築有雷公寺，寺內怪象森列，寺外陰風颼颼，谷深千萬尺，陰暗不可測，相傳有女媧、伏羲、鬼谷等煉丹煉石於此，而每逢雷雨過坪，必打霹靂入深谷。更傳谷中有虬龍潛伏，出沒無常。總之，此地陰險無比。

雷峒坪深谷雖陰暗，但遠眺却另有一番景象，只見遍山滿野，萬紫千紅，好像一幅大地毯舖着，正所謂秋光先到野人家也。

離坪再上至接引殿，殿依山而築，清靜可以歇息，地勢則又高遠數里矣。

升七里坡，至太子坪，途中草木均呈衰意，在永慶寺前略事休息後，過天門石，石巨大無比，中裂成路，滑杆可來往。再登七天橋，橋爲爛木所架，無可觀。

由此依山而行，天氣晴朗，而其地已在雲層之上，道旁山坡滿佈老杉古柏，蒼龍虬曲，寒氣刺骨，停歇加衣，此地此景，已入冬令氣象。

綜計峨嵋一山，春夏秋冬四季都有，無論氣候景物，都顯得很清楚。再略繞道數里，過一二小寺，即達金頂高峯。

金頂佛光

金頂殿宇數歷火災，大殿雖已重建，但陳設甚簡，佛像尚在雕塑中。金頂上層建有錫殿，殿旁有空地，以便遊客憑眺佛光。

久聞金頂佛光，不知有否眼福看到，與持僧談話，據云：今日天氣尚晴朗，當可看到。至下午二三時左右，僧導登捨身崖。

捨身崖在後殿高坡右側，前臨正殿，左後兩面臨懸崖深谷，千尺萬仞，不敢俯視。崖邊圍以鐵絲網及木柵，其用意有二：一、可免遊客觀景時出神入化而身不自主，以致失足墮谷而死；一、一般善男信女，偶見佛光，感及內心，竟生悲哀，躍身跳入佛光圈內而死，捨身之名，由此而來。金頂住持僧因之在崖邊圍以鐵柵，免人枉送生命，並將原有之捨身崖石碑，折斷倒地，另豎以「天下第一岩」新石碑。碑旁附誌小字云：凡吾來峨遊客，及進香善男信女，皆爲遊山觀景，或修善行樂而來，願此身永保平安。此地佛光，雖爲菩薩身影，但希賞覽朝拜，萬勿一時心仰，認此爲極樂世界，可以捨身，而悞及前程云云。

時光忽忽過去，日已過午，俯視深谷中，林木森森，陰暗處不可測度。一瞬間，白雲層層，滿佈谷中，又如迷霧彌漫，熙來攘往，擁擁擠擠，每有隙處，仍隱現古木蒼松，老幹橫枝，挺然高聳，壯哉斯景，令人百看不厭。

片刻間，紅日西斜，山影倒入谷中，白雲彌漫，山影黝黑，黑白分明。白雲上又映上黑影，即係自身之影，形成一半身像，而頭項間適有一太陽光圈，圈內爲白雲本色，圈外則五光十色，燦爛鮮明，細視之，紅橙黃藍紫青綠即日光之七色也。片時成虹，頃刻成霓，有時則成巨掌，有時光芒萬丈，彩色四射，深淺不一，煞是奇觀。以科學眼光而言，是爲日光照水蒸氣而成，但畢



活潑自由的峨嵋之猴

六二一〇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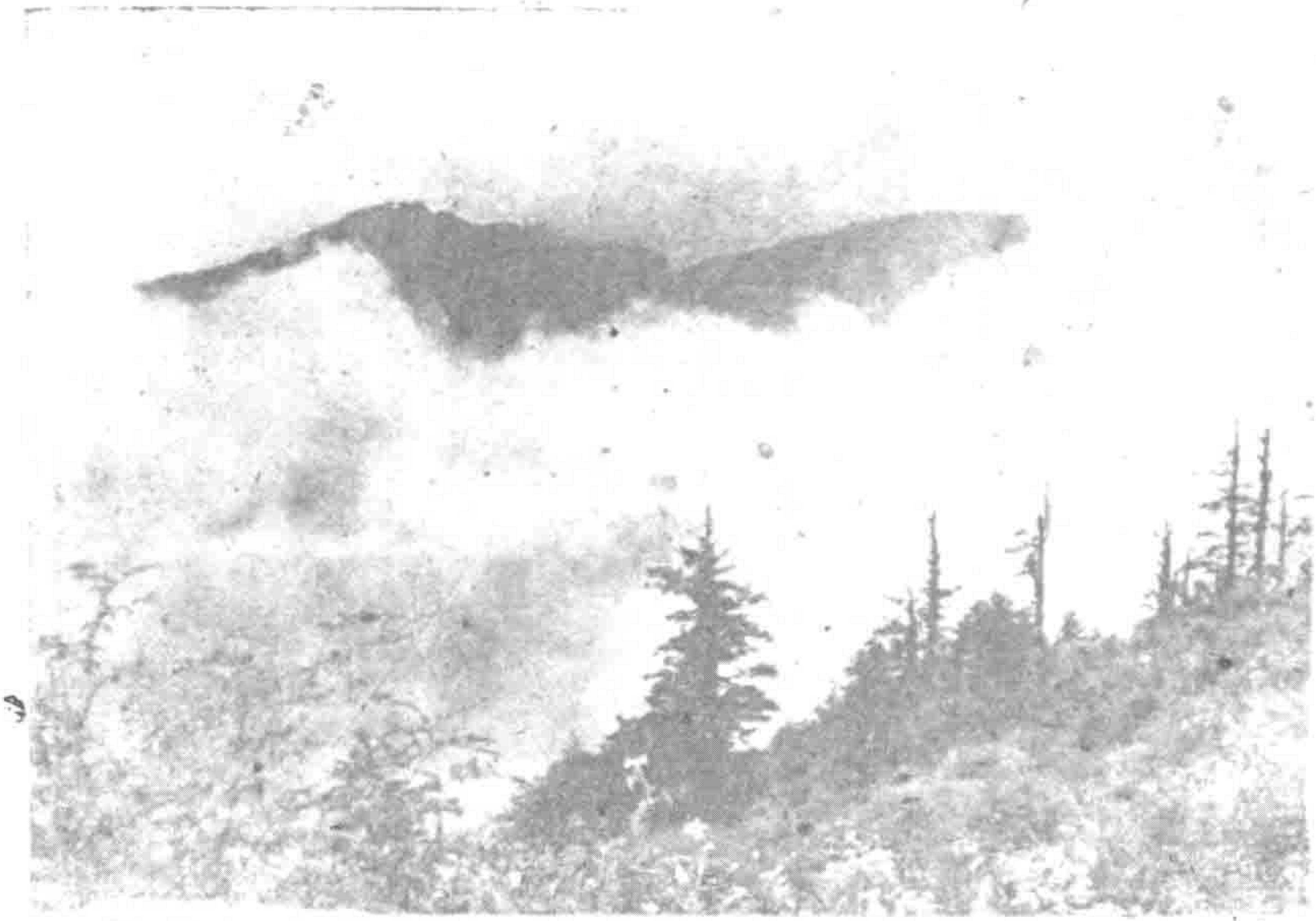
竟是難能可貴者也。

正在欣賞興奮間，太陽漸西墜，光彩盡收，山影人形俱杳，而白雲亦四散無遺，現出本來深谷。冷風吹來，覺有寒意，忙與僧下山入殿。品茗閑談，並烤火取暖，佛光美景，永留腦海。金頂有感，率成一律：「金頂佛光菩提影，捨身岩下愚人輕；人生到此萬念絕，願學摩耶一片心。」

金頂佛光，歷來遊峨者數記不絕，惟各人所見，因時日及氣候不同而異。總之，普渡有雲海佛光，但不甚明顯。而峨嵋佛光，則百看不厭，願我遊者，一睹為快。

因在高山，天黑亦快，不一刻，夜幕籠罩。晚飯後登樓，僧開窗導觀佛燈。是夜天黑無星，並離地甚遠，山間人烟絕少。頃刻間有一二光亮點，浮動半空，時現時滅，三、五、十、百千、萬點，光怪陸離。僧云：此是萬盞明燈朝普賢，其言雖近佛語，但天上沒有星，地上沒有燈，果信之，亦不虛也。

一宵又過，清晨仍坐滑杆再由金頂而上，有千佛頂，萬佛頂，是為峨嵋最高峯。


金頂道中的雲霧

登峯造極

由金頂至千佛頂，萬佛頂，路約四五里，途中適遇下雪，一想山下還是蚊聲嗡嗡之夏間，而山上已若入冬，上下之隔，已成兩季。遠望西方，銀光閃耀，峯頂山頭光芒四射，此景亦殊難得。問之杆伕，此係西康雅安大雪山，梵語中所謂西方極樂世界也。

收眼近視，雲海變幻，白雲蒼狗，無窮變化，再看四野羣山羅列如拱。回望左側則懸崖絕壁，千仞萬壑，驚喜交集者久之。

到千佛頂，崖邊有象鼻石，與金頂捨身岩相彷。頂上有天文測量儀器，記錄雨量儀等設置，略繞一匝，即上萬佛頂。

再上萬佛頂，地勢更高，氣候更冷，頂上亦有殿宇，老衲招待甚殷，並說此地深山高地，遊客只到金頂，而極少上萬佛頂者，因之佈施亦少，平時上下及募化不易，故寺宇無從修葺。我覺此身能達高峯，完成此願，故多多佈施，旋即登殿上嶺。

嶺巔無他物，惟豎有一最高絕頂一碑石勒四大字。絕頂拔海三千一百餘公尺，所謂高絕，常聞登泰山而笑天下，今登峨嵋而笑泰山矣。（俗傳：泰山高約四十里，而峨嵋則高一百廿里。）

萬佛頂，每年積雪，八九月，難得有機緣登臨，遠望大雪山，更清晰可觀。

改道下山

在金頂本擬多住數天，暢玩山景佛光雲海等，調劑身心。但因一人獨遊無伴，無形中心猿意馬，萬念俱集。因之在萬佛頂辭僧別山，原路徐徐而下，日後如有機會，擬約集友朋數人，作重遊細玩之計。

滑杆下山，輕捷異常，人坐其上，飄飄然，眼前景物，一望無餘，臨高下望，風景與前不同。過接引殿時，遍山滿野，萬樹千紅，中華錦繡江山，真可愛也。

由金頂回洗象池，與上山時同為原路；由洗象池再下，則為另一路，亦即前山大道，經華嚴殿至萬年寺，該寺為普賢古寺，內有普賢菩薩銅裝像，其坐騎亦係一銅製之象，高大異常，鑄造非易。考普賢菩薩，為峨嵋開山第一老祖，故有「萬盞明燈朝普賢」之諺。

寺有磚殿、瓦殿、錫殿三幢，寺內有羅漢像，裝塑非常生動，並有臥佛一尊，亦為名塑。寺院頗潔靜，庭中有厚朴樹數株，為有名藥用植物，難能可貴。

九日晨，出萬年寺下山，山路亦頗難行，惟尚無峻險之處，有時行在兩峯之間，林竹叢窟，溪間泉聲潺潺，此情此景，怡然自得，峨嵋各景到處不同，至此益信。

過鐵索橋抵龍門洞，洞頗奇特，山泉至此匯合成渠，積水成池，魚蝦之屬，應水而生，適有漁者捕魚，乃購得龍門魚二尾，回至旅社烹食，味美逾江南之鱖。人所知之峨嵋為山，而不知此高山峻嶺中，尚有佳水，並有魚蝦，後之遊者，當注意及之。

天將傍晚，滑杆安步回旅社，仍宿原房。五天遊覽，辛苦頗甚，一宵安睡，明日另雇滑杆回嘉定，作返渝計。

燕子樓弔古

藍士琳

予久慕徐州燕子樓之勝，三十七年秋，得有機緣，前往一遊。今樓址在徐州城西北之和平巷，瓦屋三間，殊狹小，中爲門，上無樓，乃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重修者。

考諸碑記，清光緒九年重修時，尚爲樓上下兩間，而地址凡四變易。其右及前方，皆有平屋。前巷有碑，露燕子二大字，上題萬曆癸巳春，下署秣陵解□，其姓字及樓字，則已埋沒土中矣。

樓之前壁，嵌一小碑。一云：「案唐關盼盼，張愔侍妾也，彭城人，能詩。愔歿，盼盼感恩誓守，獨居燕子樓十有一年，矢志靡他，作詩三百（按原刻作伯）餘章，皆以寫其哀慕。白居易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居易，出盼盼佐飲。居易以貞元十九年登選拔，明年授校書郎；張建封以貞元十六年沒於徐州，是尚書非張建封，明甚。香山年譜，南畿志謂盼盼爲張愔侍妾，相傳以爲張建封，誤也。嗣有見白居易，爲述關盼盼近狀，居易咨歎，和其詩三章，復寄一絕微諷焉。盼盼讀詩，泣曰：『自我公薨，妾非不死，恐百載後，以我公重色，當其沒時，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也。』遂覆一絕，不食而卒。」未署姓名及年月。

其一，前刻關盼盼獨居感懷詠燕子樓七絕三首，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海角天涯未是長。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絕，紅（按原刻誤作鈿）袖香銷十一年！適看鴻雁岳陽回，又覩元（按即玄字）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後刻白居易和關盼盼燕子樓感懷七絕三首，即次原韻，云：「滿樓明月滿樓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鈿暈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著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敎紅粉不成灰。」

余按中華書局聚珍仿宋板白香山詩集，載有白香山年譜舊本，其貞元二十年甲申條有云：「燕子樓事，世傳爲張建封。按建封死在貞元十六年；且其官爲司空，非尚書也。尚書乃其子愔，麗情集誤以爲建封爾。此雖細事，亦可正千載傳聞之謬。」

同書長慶集第十五卷，載燕子樓三首，並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邇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繢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既沒，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予愛繢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

序後爲詩，詩後附關盼盼燕子樓詩三首，皆與前碑同；惟香山詩第一首起句，作「滿窗明月滿簾霜；」又盼盼詩第二首末句，作「紅袖香消二十年」耳。是尚書爲張建封子愔，殆無可疑。香山詩三首，雖與盼盼詩同韻，但爲「愛繢之新詠，感彭城舊遊」而作，非和盼盼詩者。此碑所言，未盡確也。又此碑謂香山復寄一絕以諷盼盼，此詩即載燕子樓三首之後，題爲「感故張僕射諸妓。」詩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敎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是此詩非專爲盼盼而作也。

此詩後有編者清人汪立名按云：「堯山堂外紀云，此詩爲諷盼盼而作。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我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乃答白公詩曰：「自守空房恨斂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不食而死。」此兩詩，此碑未記入，撰者疏忽之咎，更不能辭矣。



舊燕子樓外景

處處拱橋流水

——嘉興攬勝雜錄之一——

陳其英

嘉興全境平原，河流交錯，是江南最標準的水鄉，駕一葉扁舟，處處可達。至陸路往來，並未遭受河流交錯的障礙，就靠處處有橋梁。談到嘉興橋梁，不但是多，而且建築美觀而堅固。橋的形式全是拱形，小的僅一個大拱孔，大的三個五個至七個拱孔，拱孔直徑一二三丈，於船隻往來經過頗覺便利；自橋墩拱孔，橋堍至橋面，圍欄均為石所造成。石與石間用齒坎接連，尤以拱孔接連處像天衣無縫般，在科學未昌明時代，吾國造橋能不用梁，應用力學的原理，造成拱橋，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粵漢鐵路株韶段，於湘粵省界處應用拱橋原理造成五座大拱橋，在現代鐵路工程中有很大的成就。



文星橋

嘉興全縣包括舊嘉興府及嘉興秀水兩縣附郭，有名的大橋達三十八座之多，小橋更無從統計。每座較大的橋都具相當工程，在現在情況下，不但建造是很困難，即使修理也不是容易的事。

嘉興在過去昇平時代，物阜民富，財力充裕，對於公益事業，又有地方人士熱心提倡，自較易辦，尤以修橋造路為一種很光榮的事，由個人單獨修建的着實不少，後人為紀念造橋者的勞績起見，往往以其人的姓名為橋名，如楊公港的楊公橋，春波門外的宜公橋，澄海門北的蔡十郎橋是一個；由地方若干人士捐建並經後來重修的，也有碑刻記載建修經過，現在仍多存在，供人觀覽景仰。濱湖沿溪風景區中，不少有名的園囿池館，在經營時莫不競相誇耀，經若干年後，荒廢的荒廢了，變賣的變賣了，能够保存二三代的百不得二三，自不若建造一座橋梁後可以「流芳百世」。

嘉興縣近數十年建造了不少公路橋和鐵路橋。就美術觀點說，總不及原有石拱橋來得古香古色，可以入詩入畫。筆者每次到嘉興，喜歡觀覽拱橋的本身，并由橋上憑欄眺覽風景，尤以坐在一葉扁舟，由橋洞眺覽風景，更覺有趣，以橋洞為題材的照片也攝了好幾張。茲將有名的石橋擇要分述：

百步橋有二座，一在蓮花濱，張堯同詩：「舊址依然在，荒墟未百年，還分一橋水，流入幾家田。」一在縣治北六里，朱彝尊鴛鴦湖櫂歌：「百步橋南解纜初，香醪五木隔年儲，不須合路尋魚餅，俱向分湖問蟹胥。」

西麗橋在嘉興縣治西南二里，明崇禎癸未知縣李向中重建。北麗橋在望吳門外，清順治中知縣孫繼儒重建。據嘉興府圖記：「相傳秀水在橋東，天和景明，水光五色，秀士見之多擢第，選人見之輒美選，常人見之亦獲福利。」朱彝尊鴛鴦湖櫂歌：「青粉牆低望裏遙，紅泥亭子柳千條，郎船但逐東流水，西麗橋來北麗橋。」

五柳橋在縣治西，宋孝宗登極因田禾一莖九穗，改名慶豐橋。民俗仍一直呼為五柳橋，陸蒙老詩：「五柳先生倦折腰，孤眠千載仰風標。青衫令尹頭如雪，不厭朝昏過此橋。」張堯同詩：「為懷陶靖節，無復見其人，誰插橋邊柳，猶含舊日春。」

躡賓橋俗稱蒸餅橋，在舊府治西。朱彝尊鴛鴦湖櫂歌：「河頭時有浣衣人，處處春流漾白蘋。橋下輕舟來往疾，南經娛老北躡賓。」

菩薩橋在舊秀水縣治東，張堯同詩：「片雲初出岫，南北自飛揚，舊日橋邊路，猶自履舄香。」

蔡十郎橋在澄海門北一里二十步，朱彝尊鴛鴦湖櫂歌：「酒市茶寮總看場，金風亭子入春涼。俊游改作烏篷小，蔡十郎橋低不妨。」

宜公橋相傳為陸宣公建，在春

波門外。陸蒙老詩：「當時倉卒倚鴻籌，清白堪封萬戶侯。陵谷已非家世遠，畫欄依舊水東流。」又張堯同詩：「祇因裴少保，功業敗垂成。往往橋邊客，今猶恨未平。」又周邠和陸蒙老韻：「幾從行處借前籌，莫歎功名廣不侯。自惜歸題橋柱後，年華冉冉水東流。」

迎春橋在嘉興縣治東北三里半，一名秋涇橋，明崇禎初重建。朱彝尊鴛鴦湖櫂歌：「秋涇極望水平隄，歷歷杉青古閘西。夜半嘔啞柔櫓發，亭前燈火落帆齊。」

壽香橋在嘉興縣城北王江涇射襄城坆址，橋原名射襄，俗訛為壽香。朱彝尊鴛鴦湖櫂歌：「踠地垂楊繫未飄，蘭舟上已祓除遙。射襄城北南風起，直到吳江第四橋。」

會龍橋在雙溪東，明嘉靖里人張淮鳩工創建，郡守郭公名為會龍橋，歷經當地人士重修。趙漢夜泊詩：「五龍水會雙溪水，龍會橋成壯百川，鬪有達官施寶帶，便令驅石效神鞭。星攀牛斗吳中地，氣吐虹蜺海上天；題柱欲援司馬筆，載書先泛米家船。」

以上十二橋係在嘉興縣治附近地方，為人們所常到的，加以略述。至登雲橋、白苧橋、檇李橋、涇橋、餘慶橋、問松橋等雖係有名的古橋，但以距嘉興縣治較遠，從略。


烟雨樓釣鰲磯橋

鴛鴦湖畔紀遊踪

李紹曾

「烟雨樓中烟雨，鴛鴦湖畔鴛鴦，」這兩句聯語是多麼的艷麗和耐人尋味啊。的確，嘉興的南湖，十足夠人留戀的。筆者客秋因病攜眷卜居於南湖之濱，領略着湖上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堪稱眼福不淺。

嘉興又名禾城，是滬杭路中間的大站，因為交通的便利，和風景的優美，故每屆春秋佳日，遊人如織。更因為逼邇滬瀆，尤為海上仕女們消閒地之一。現在我把幾月來住於斯，食於斯的生活印像，當見聞錄般的寫在下面：

車站剪影

滬杭快車從上海開過松江、楓涇、嘉善幾個大站後，便看見塔影隱約，以及民豐紙廠的洋房，接着嘉興車站三層水泥鋼骨的碉樓，也漸漸的接觸眼簾了。

嘉興站為滬杭路中間的大站，每次行車均在此地加水，故停車時間較久，因之比他站熱鬧。

車站前面是兩路局農場，一條修直的馬路，兩傍古木夾道，濃蔭蔽日，場內花木扶疏，人行其中，如在山陰道上。

吃與住

嘉興旅館，東門特多，因為靠近車站，較大的幾家，設備招待，均差強人意，使投止的旅客，有賓至如歸之感。

吃是旅客最感麻煩的一件事，但是在嘉興，非但能很容易的解決，而且包使你可口滿意。因為一兩家較大的菜館，就在密邇，各家均能烹調出來幾樣美鮮適口的小菜。像南湖蝦子，秋季有名的南湖


嘉興范蠡湖

蟹，更可使你滿意的醉飽一番。還有特產南湖菱角，香甜脆嫩，秋時滿街售賣，購作餽禮，最爲佳品。

南湖去哦？

當你一進東門將要轉入環城馬路時，便可見到幾排不整齊的女人行列，有老嫗，也有時裝的少女，見行人衣著稍好，或者她們認爲是來遊的旅客，便紛紛向你問道：「南湖去哦？」這便是向爲遊人所樂道的嘉興南湖船孃。過去一部份人來此扁舟泛月，未免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小船上陳設着錦衾角枕，頗爲整潔。

烟雨樓三塔寺

烟雨樓在南湖中間的土阜上，四面湖水環繞着，非舟不可達。紅牆一角，遠望如寺院，樓上有酒肆茶座，以供遊客小憩。南湖因煙雨樓而名彰，遊人趨之若鶩。由湖乘舟再南向，便見三塔倒影波中，上有血印禪院，紀念義僧，以保護婦女免遭殺害，至今牆上隱約尚留有人形血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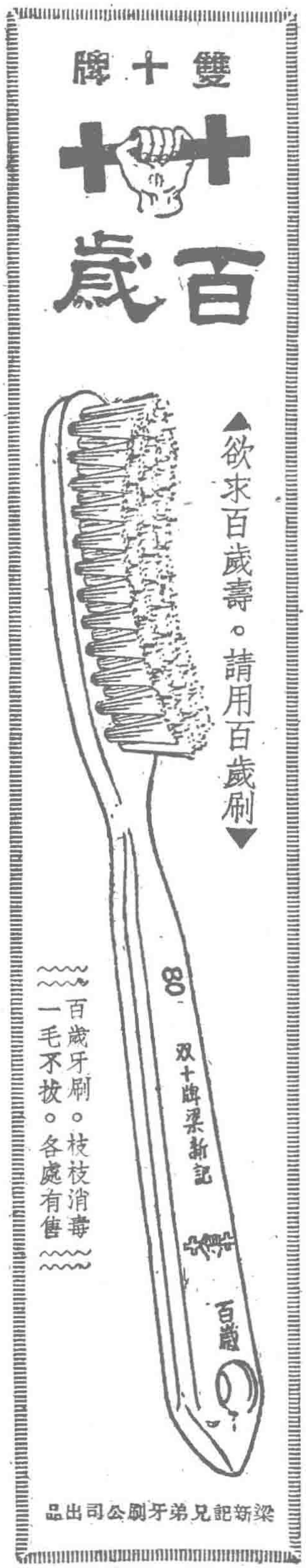
南湖又名鴛鴦湖，面積並不甚大，然當霧晨月夕一望迷離，頗有水雲鄉的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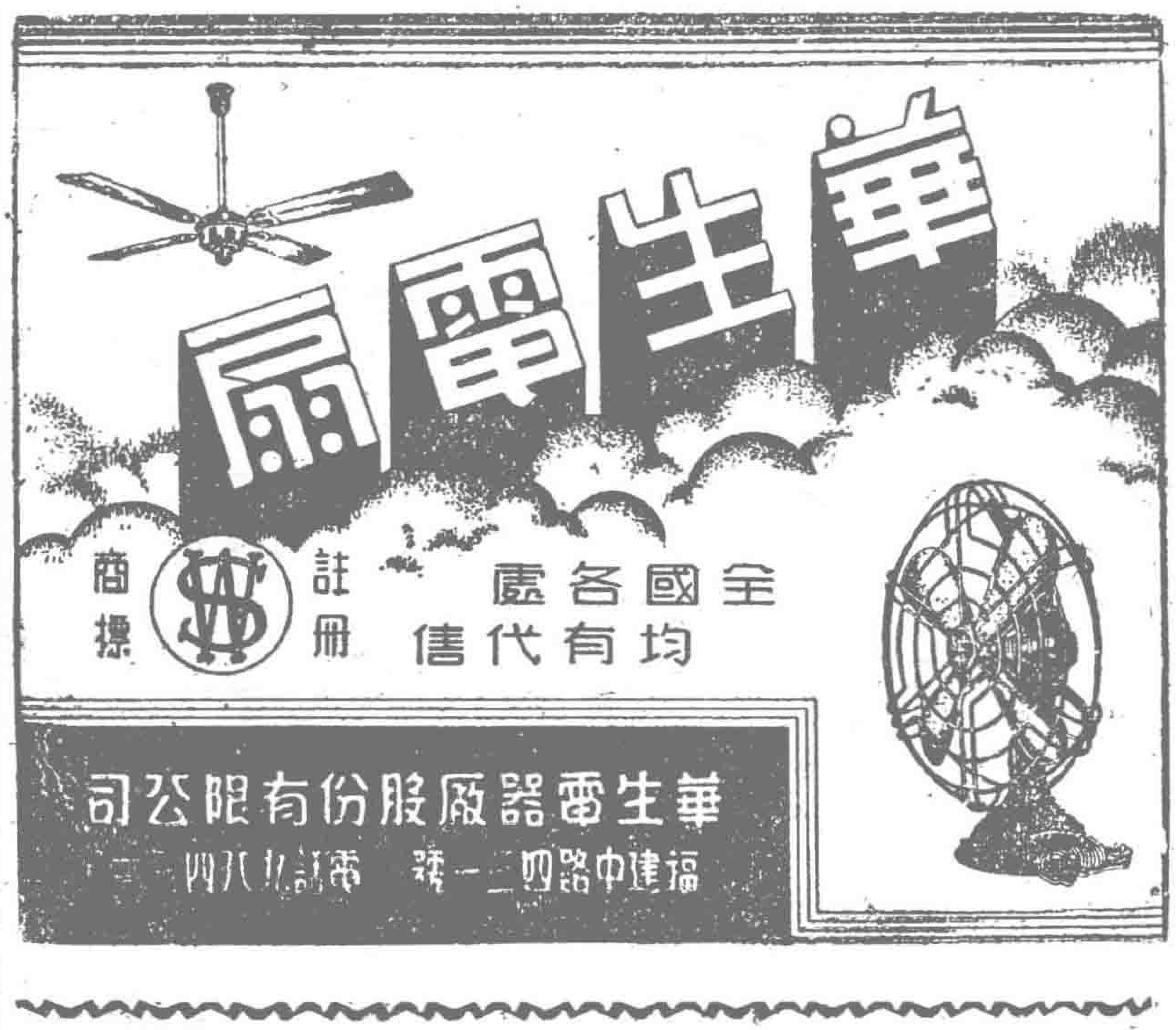
街道一瞥

嘉興較大的商店，銀行以及娛樂場所，均集中在建國路上，它好像蘇州的觀前街，入晚也可見到閃灼的霓虹，大有小型都市之景象。然而百貨昂貴，除了少數有錢階級者外，一般普通老百姓和公敎人員，購買力極弱，所謂建國路，竟是鬧中取靜了。

送子菴

帶有神秘性的送子菴在西門，山門終日深閉，初遊者往往不得其門而入。在下曾隨人作一次觀光，詎料菴內房舍櫛比，陳設華麗，女尼們的裝束也極講究，看此情狀不像清淨之地，殊可嘆息。





東台灣遊屐

徐蔭祥

淅瀝的雨聲，不斷地打着芭蕉，窗外有着凄風在搖拽着花木，我瞥了一下四月十二日的日曆，便倏忙地盥洗，很早的，就趕上火車站去。街上已是十分熱鬧，和平時一樣地，各機關的交通車已經駛出來了。

到台北火車站，還沒有八點鐘，距離火車開行的時間，還有三四十分鐘哩，而乘坐別班車子的旅客，却已異常忙碌。

在候車室裏坐了一會，幾位同行者都到了，隨時也就上車。

從台北到宜蘭，從前需要在八堵換車子，現在已經有直達蘇澳的火車了。車廂設備也很好，二等車的座位是活動靠背的籐沙發，三等車裏的木椅也非常的清潔，電氣設備都很好。

火車在八點三十五分鐘開出，月台上無線電廣播着輕快的音樂歡送旅客，雨依然一陣鬆一陣緊地落着。

台灣鐵路建設最早者，就是台北八堵間的汐止一帶，係前清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舖築台灣鐵路經奏准的，才在六月裏開工，並且聘請了英國工程師馬蒂遜設計監督，費了兩年的時間才完成。在中國交通史上，要算得第一條通車的官辦的鐵路了。

蘭陽道上的景色

從八堵轉入宜蘭線，逐漸行駛於山邱地帶，平原一片錦繡，不時的間隔了山隴，於是火車也不時的貫穿隧道，這一段從八堵過去第三站的四脚亭起，到大里之間，短短的三十七公里，大小隧道多至十七個，窗外顯着陰陽怪氣地樣子，所幸天氣曉寒，又落着雨，門窗雖已關閉好，然而煤氣仍就會從門窗縫裏，像濃霧一樣地侵入，氣味刺人。其中以瑞芳到猴硐兩站之間，一連就是四個，三貂嶺到武丹坑兩站之間，還有一個最大的隧道，以火車的速度論，也得悶坐了五六分鐘，一直要過了澳底站以後的一個隧道，目前才豁然開朗，原來已到了太平洋邊上了。火車在山嶺上駛過，窗外臨海，汪洋一片，水天一色，在青色的海水上掀起的波浪，像在草坪上朵朵銀花，被風吹得前仰後翻的一樣。

三貂嶺俗呼倒吊嶺，和產金砂很豐富的瑞芳只四里多路，地勢險峻，巒岳壁立，風景壯麗，到頂雙溪的一段路，右有奇峯危岩，左有沙灘綿延，閃爍的波光，目不暇接。據說：在頂雙溪附近，海拔二千尺的草嶺上，有兩塊巨岩，一刻「雄鎮蠻烟」，一刻「虎」字，都是清朝巡臺御史劉明燈過此時寫的，靈山得此秀筆，其氣概可想而知了。

大里近海三十里，有個龜山島，從大里南兩站的龜山車站看過去，更像一個巨龜浮在海中，但這天下着雨，那島一直是給濃霧籠罩着，只能隱約地看到近海面的一段。據說，週圍有二十里，島上東西兩山對峙，東山海拔三百四十公尺，西山海拔三百七十公尺，山頂還有火山口，盛產硫磺，但採取困難，島上只住着些漁民。

繼續前進，到了宜蘭平原，一片秀色，不讓江南專美，土壤肥沃，阡陌縱橫，這一帶原是個蕃人居住的荒野，到清乾隆五十二年，福建漳州人吳沙，帶了漳州泉州粵東閩南一帶的流民二百多人來，從事開發，宜蘭是個台北縣縣轄市，現在市內就有三萬多居民，特產有閃光如熟糯的蘭陽米，燒的家鴨，鹽漬的猪肝，和蜜浸的李果等。

蘭陽大橋架在濁水溪上，是一條用水泥鋼筋築成的長七百八十五米的大橋，和他平行的還有長條的鐵路橋。

平地湧起的礁溪温泉

我們到太平山木材集散地的羅東鎮去公幹，雖然羅東是一個鎮，但街市比宜蘭市還要大些，柏油馬路相當整齊，我們因為時間很忽忙，沒有去太平山觀光，兩個很大的造紙廠和一個糖廠，都無機會去參觀，只看了兩個樟腦倉庫，便改坐從台北運來的自己的汽車回到礁溪去休息了。

礁溪在宜蘭的北面，大約有十五六里路，有很著名的溫泉，幾家旅館人家矗立成的一個鎮市，也還不算冷落。溫泉含鹽質，平地湧起，田間溝上也冒着熱氣，出着水泡。我們在台灣銀行的俱樂部住下了，晚飯後洗了個溫泉澡，泉水沒有什麼氣味，溫度適宜，筋骨肌膚都感舒爽。

第二天的早晨，六點三刻就開車，計劃趕上蘇澳直通花蓮去，因為蘇花公路是單行道，而且地居絕壁之間，公路局規定上午八時和下午一時，放行兩批南行車，此外的時間，任何車輛都不放行。因為除了中途的南澳是個交車站之外，山坡上是狹路，同時無法通行來往汽車。

蘇澳位於宜蘭平原的南端，從礁溪到蘇澳一路上，公路面相當平坦。尤其是昨夜下了雨，地上還積了許多小水潭，尚不至於塵土飛揚。再以天陰，無陽光，這是旅行者最歡喜的天氣，何況山川雄壯而秀麗，使人精神為之一振。

果然，我們兩輛汽車一前一後地，在八點鐘前駛到了蘇澳，這裏是東台灣的一個天然港口，北面山脈直伸到洋岸，好像一個鷹嘴鈎的形狀，南方澳北方澳這兩個小鎮市，尤其像個鉗嘴，因為沙層的關係，所以只能夠做一個漁港，漁艇棲巡，風景甚佳。

附近有個水泥廠，但產量不多。

聽說車站附近也有個泉，而且特別是個冷泉，我們依着人家的指點，在一里路不到的七星岩下找到了，僅是一個深不能蓋膝，圍不及數丈的水潭，潭底裏噴出水和泡沫來，水是冷的，嗅到一種炭酸的味道。據說，這水可以利用做汽水，只需加些糖，喝起來和汽水一樣。但我們沒時間，也不敢去試驗，只得將信將疑地記下來，讓別的同好去試驗了。

鑿壁穿岩的蘇花公路

蘇花公路是一個在太平洋絕壁上，鑿岩而築的一條公路，全長約三十多公里，一片片活動的風景，寫不盡寫。一忽兒叢山峻嶺，海洋浩渺，森林大樹，蒼翠欲滴，細竹叢篁，意態蕭然。一忽兒平原碧野，田疇阡陌，野花如錦，牛車往還，人烟處處。看遠山雲斷，水天一色，是多麼的幽閒，俯視沙灘礁石，漁村扁舟，是多麼的出神入化。同事們對於製樟腦情形熟悉者，指點着樟林，一片青翠，非常可愛。公路灣灣曲曲，大都依山臨水而築，用水泥舖的兩條行車路，因年久失修，斷斷續續地中間不無損壞。公路局的大客車行駛自如，速度很高，而我們的小車，因車盤太低，時時顧慮到路中石塊，會碰撞油箱或水邦浦，不得不時時停下車來，拾去大石塊，方敢開行，路狹而灣角多，危險萬分，大家替司機捏着汗，司機也眞是小心翼翼地，只得讓公路局的客車把我們拋得遠遠的。



台東大武山變幻莫測的雲海

到南澳，停下車來，我們且在這荒山裏小平原上，村荒中的製腦監督所休息了一回，再行前進。過南溪，穿索橋，不久經過一個小村，名魯基岳夫，這也許是高山同胞語音轉譯的吧。以下如白來份、克奈寶、卡那剛、搭克利、太魯閣等，聽來都有些蹩扭哩。

路過大濁水溪，這也是一個妙地方，在全台灣有上下淡水河，有東西濁水溪，同名異地，也並不冠以上下和東西等字樣。上淡水河在台北，下淡水河在屏東，西濁水溪在台中，東濁水溪在花蓮，其餘從中央山脈裏給山水冲成的濁水溪，不知凡幾。一路來遇着凡是不知名的，都可以稱之謂濁水溪，因為滾滾然的溪流，都是混濁灰黑的泥沙漿，溪面又被造成

闊闊的一大片，所以公路橋常常是里許長，如帶似地搭上兩邊的山麓或者村岸。大濁水溪的橋，被去年的大水冲壞了之後，剛剛修好，還沒有准許通車哩。我們的汽車在乾枯時季的溪底的沙泥卵石上爬過去，輾成了一條灣灣曲曲的臨時溪底公路來。

過了姑姑子，便到卡那剛，這一帶高山居民很多，青色的刺花還留在他們老年人的面上，而年青的却開化了，大都不再刺花。

太魯閣是兩邊高山所造成的山閣，下有泰基里溪，山路從前可以通車的，現在却毁敗得步行也困難了。我們只走了十分鐘，便到了絕處，那裏只用一些雜亂的樹枝加在岩壁上，幾乎連鳥巢也不及，而我攀着籐葛走過去，脚下有些搖搖的，附近多大理石岩層，正在自由開採。

架在泰基里溪上，接着公路的，是一頂很長的鐵索橋，這時正在修理橋下拉索的嵌壁，須要用火藥炸開岩石，轟然一聲，山岳應和，覺得有些天搖地動，在下也算適逢其會，耳福不淺。

溪的北面有花蓮的水力發電所，從山頂上下垂的兩支大水管，甚是壯觀。

據說附近埋藏砂金至鉅，還沒有開發哩。

再前進，過新城，木瓜溪和三棧溪連續而至。這兩個溪也是風景區，木瓜溪上的橋已被大水冲洗去了，現在且在水乾了的溪底卵石上爬過；三棧溪上也有一頂索橋，比太魯閣的索橋略小些。

花蓮街市一瞥

十二點不到些，到了花蓮縣，這是縣治所在地，另外還有個花蓮港，是個縣屬市。這些地方最早都是蕃人所住的，而今漢人逐漸在增加，蕃人上高山去住了。這兒的高山族大都是阿眉族，現在縣市內都常見他們成羣購物，要是不指明他們的布角包頭和布帶扎腿的裝束，誰也認不出他們的始祖宗族。

花蓮原名迴瀾，是形容其溪流入海時呈迴瀾的現象，後以同音演變成花蓮。街市寥寥幾條，房舍也是一矗一矗的，店屋都是舊式矮房子，顯得不甚繁盛。現在東台鐵路的火車站正在興築，一家賓館比較考究一些，可惜只有三個房間，其餘的旅館只能讓旅客過宿而已。

日人佔領時代的神社，現在改爲忠烈祠，「鳥居」上鐫上「忠烈祠」等字樣，這樣的利用非常的恰當，不像台北圓山的巍峨木架，化了人工又費錢，拆個精光。神社廣場上一匹銅馬，大有飛馳臨空而去之勢，比台北市植物園中的又好又神駿得多了。

花蓮港是東台灣唯一的海港，雖然沒有基隆高雄兩港大，但在交通上很有貢獻，當蘇花公路一年一度的被颱風破壞時，就可以海運補助。同時太平洋戰事中，此地也是一個重要的軍港，可惜風浪作時，不時地威脅着他，每天到下午就不便停泊船隻了。那天下午天氣很壞，我們到港務局去訪局長，在大門口出進一次，就被捲着灰沙的風，壓得不能說話。據說颱風掀起的波濤，會把岸上堆着的鐵軌也給捲走了的，這正是海洋的天眞美妙，可愛亦復可怕哩。

花蓮縣市除了樟腦辦事處一輛自備包車外，沒有黃包車，三輪車當然也沒有。

在花蓮過了一宿，汽車托了東台鐵路運到台東去了，我們便坐火車到玉里溫泉去遊覽。

東臺灣鐵路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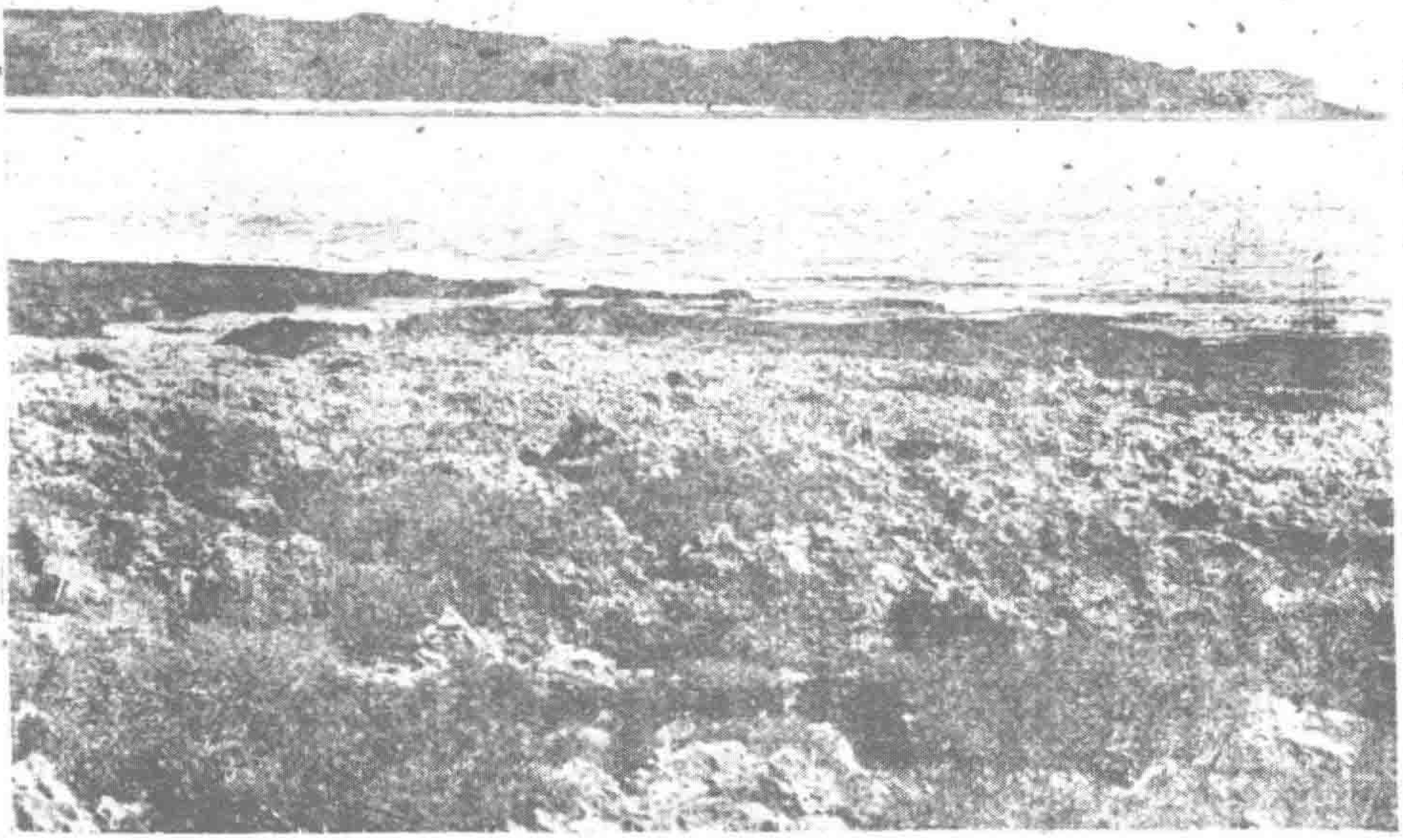
十四日的淸晨由樟腦辦事處的陳主任，陪着我們按時上火車，這是窄軌鐵道，稱之謂小火車，實在小到只像得上海的電車。只有半節二等車，對面的皮軟條櫈，給我們幾個人一擠，便宜告客滿，對面人的膝蓋還要互相抵觸着。行車相當遲緩，同行何君告訴我們，他上次乘坐此車時看到的一件事實：「有一個鄉下人站在窗口吸紙烟，一個不留心，半截烟蒂落出窗外。他連忙跳下車，找到了烟蒂，跑步趕上火車，跳上原來一節車廂，自得其樂地吸那失而復得的紙烟蒂了。」這的確是事實，軌狹車小山坡多，除了下坡時還像由於輪子滾動外，上山坡時，我們幾乎疑心車頭不是機器，而是一條老黃牛，不啻是老牛破車。另一位同行者就把糖廠的小火車，用火柴匣



宜蘭公園的一角

子來比擬了，這倒也有些相像哩。

火車於九點三十五分鐘開離了花蓮，直向南行。花蓮台東之間，海濱山脈連綿不斷，另一邊又是叢山峻嶺，鐵道正建築在兩山之間的山谷平原上，一路村落處處，田野美麗，蔗田和各種農作物，也都豐滿。山麓間樟林很多，樟腦製品出產亦盛，深山裏則到處木材，且看貨車在運的巨木，就可見了。



遠望南灣鵝鑾鼻

豐田出石綿石膏也很多，玉里附近還有造紙廠。

東台鐵路全長一百七十二公里，快車要走一正天，現在還有汽油車，這樣也還得開六小時。車站設備如木柵、候車室、路籤柱、揚旗等等，都算完備，但可惜站名牌上指示上下行前後方車站的路線，沒有加註公里數，欠合旅客的需要。而且站名橫寫，不加站字，一瞥之下，不知道從左讀去好呢，還是從右讀去好？一個陌生的旅客可能把吉安站讀成安吉哩。日人早先築的公路，被洶湧的溪水截成一段一段，現在已不能通行。

平林、林田間，有一條不知名的大溪，鐵路橋很長，對面那頂公路橋還完好，看去像一條節足動物，另外一座萬里橋，其實並不甚長。

我們過了萬里橋，又再過一個站，便到了大富。我們依照着目的地上大和山，由陳主任引着上山視察我們的樟腦林場，但以時間不够，只在山麓看了大片苗圃。樹苗有三十萬株，已長成一尺多高了。另外用望遠鏡跟着他們的指點看去，一大片一大片茁壯而又鮮綠的樟林，有十年種的，有數年種的，右邊另一座是馬錫山，上面也有種植的樟林。

當我們跨過乾枯了的大溪床，拾到了許多被太水冲洗過的石子，光滑可愛；當我們穿過山間羊腸小道，看到各種不知名的奇花異草，有的連葉子中心也生起銳利的刺，有的好像鬆緊帶，橫裏拉起來還有彈性；另外有一種脈狀長葉，中間有摺痕，據說這是颱風的預兆。一條摺痕表示今年該只有一次颱風，是否可信，當待證諸事實啦。

在大和以麵充饑，自然在這不足一百戶的小鎮上，再也找不出其他好些的食物，這麵還是我們從花蓮帶來的呢。

下午三時五十分鐘，改乘花蓮開出的二班快車，向南繼續前進，一班是普通快車，第二班却是汽油車了。

行進到第二站瑞穗鎮，那兒也有溫泉，據說尚不及玉里的溫泉好，玉里溫泉在安通，安通是玉里鎮的一個鄉村，所以我們決定今天趕安通了。

汽油車中擠得很，一時坐處也不易找到，大家只好七零八落地分開來，坐的坐站的站。車行速度相當快，不久就看到北回歸線的標碑，那比西部嘉義站南的小得多，如果沒有人指點，一定不會有人注意的。過了瑞穗站，不久就穿過一條隧道，隧道相當長，額標「無窮」，倒也別緻。隧道雖非「無窮」，車行也費了好幾分鐘。初進洞去，但見遠遠一點兒光，這是出處洞口，看着牠從白點而放光，由小而擴大，這奇跡只有在汽油車頭上才看得到。

碧綠色的玉里温泉

玉里是花蓮縣南端的大鎮，接近台東縣境，處於東台鐵路的中心，快車須在那裏換車頭，等交車，連汽油車也得等，一等就是一個多鐘點，所等的是一列滿載着甘蔗的貨車，眼看着只有五公里半的下一站——安通，越覺心急，却越是遲到。火車到達安通，已近五時，還得趕一小時的山路，叫人流出了汗。天色本來成天是陰的，只是還有些濛濛細雨，傍晚光線像被輕紗籠罩了，下來，沿着溪，跨着坡，忽上又忽下。林木茂盛，

六二一—〇三八

要是三兩人走着，一定會感到恐怖。

由於熟人引路，拐過了好幾個山坳，最後又涉過一條很闊的紅塵溪，溪水大半乾了，僅在卵石縫裏潺流着一些水。沙泥上還長起了野草，要等六七月裏大水季節，山洪來給牠們梳洗呢。

近黃昏，到達溫泉處，只有一家玉里公共浴堂，和別處的溫泉旅館原無兩樣，而且現在電線壞了，也沒修起來，只得用電石燈照明。

安通的溫泉是全台灣十八個溫泉中最好的了，水溫攝氏二十度，無臭氣，含多量的硫酸和鹽類，可飲，無毒素，而且水色碧綠，非常悅目。據說，每天泉湧量有四百八十磅。

我們洗了個澡休息，第二天很早就起身，再洗一次澡，感覺潤滑而舒暢。這地方要不是過去公路壞了無人修理的話，旅行的人，一定是趨之若騖，尤其像這樣幽靜的地方，極其適合新人渡蜜月，那天我們就遇着兩對哩。

次日早晨，沿溪溯源而上，走了百數十步，到水深不能涉渡處才罷。那裏的人挖卵石成池，引蓄溫泉於露天，山民無論男女，都裸着全身浸在水裏，雖十七八歲的姑娘，也都沒有羞態，這大自然的清福，只有他們和她們才得享受哩。

回車站的路上，遇見高山族的部落，數十村舍，集居於一個小山頭上，男子都入山打獵，或下山買東西去了。女子在耕作採柴。山道上遇着她們，都用頭頂着一大捆桑柴，不用手扶，赤着脚行走山坡，如履平地。據說，高山人民背負不得，肩挑不得，運送任何物件，都用頭頂。

山裏野花野樹很多，大部份叫不出名字，我們又發現了野芋和通草樹，通草樹也是蕉科植物。山鳥歌於樹，清脆悅耳，誰說台灣的鳥不能叫，不能就着大部份不叫的鳥，而抹煞了一切。大翅花斑的彩蝶飛舞在空中，刹是好看；遠眺溪東，明朗秀麗，當山洪湍急時，我想一定像萬馬奔騰，更是壯觀。

這天是十五日，我們坐慢車回玉里午飯，視察了鬟腦監督所，巡禮了數百家蠹集的市鎮，還有新建的「中山堂」，然後坐下午一時五十分鐘的快車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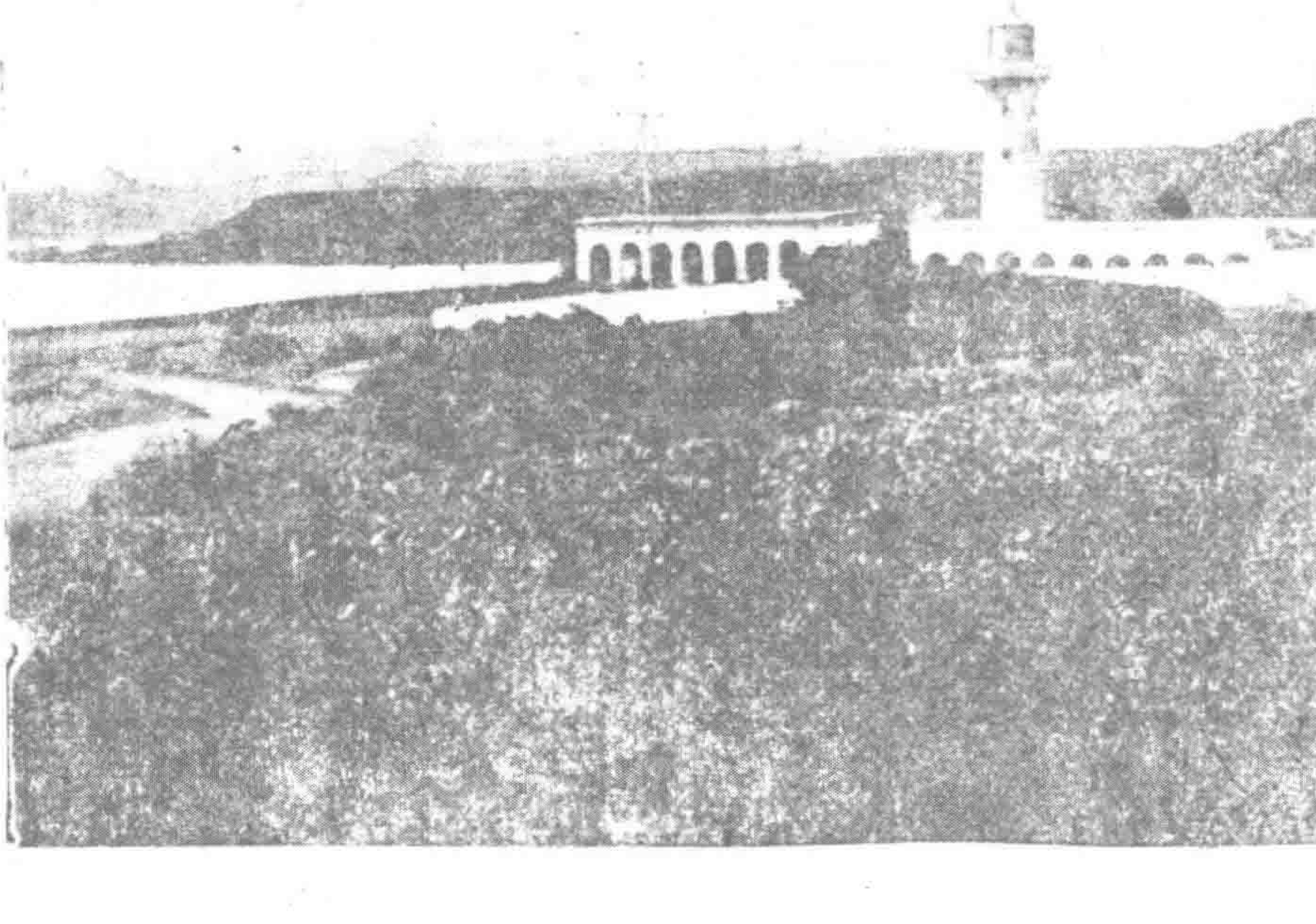
經過臺東

從玉里而南，有一段上坡路，這列快車用了兩個機車頭，「挽一推地前進，我們却還是感覺行車的速度過慢。

過池上站，又渡過了一條名叫秀姑巒的大溪，鐵路橋竟也有十七個橋墩，可算相當長了。但在台灣却並不算希奇，十墩以上的鐵路橋多着哩。

六點二十分鐘，到達了東台鐵路一百七十公里極南的終點站——台東，在過藍馬時，台東糖廠在窗外移過去了，一股濃厚的赤糖味道撲鼻而來，遠遠看到被稱為東洋無匹的台東大鐵線橋，架臨在卑南大溪口上，這是通新港公路的重要橋樑，據說建於民國二十三年，前後經兩年才完工。長五百三十公尺，約有四公尺半闊，鐵筋橋床，鋼線吊樑，塔柱高三十四公尺半，鋼線三千一百五十條，可惜未到臨近去看，遠看是看不出他的偉大來。有人形容它如大鵬張翼，勢將翻翔哩。在全台灣百數十架鐵索橋中，這算是第一了。

臺東是東台灣極南的縣治，地臨太平洋之濱，在街市高處就可以看到太平洋了。全台灣十七個縣份中，高山同胞最多的縣份，就是台東，境內荒寘處處，以交通不大便利，每年一度的颱風作祟，山洪為災，所以開發遲遲，尤其是近海火燒島，和較遠些的紅頭嶼，孤懸海中，還是未開化的高山族所居住，過着他們樹居和生啖野獸的原始生活。縣城裏居民多係粵閩祖先遺族，所以街上面有以省份「廣東路」、「福建路」為路名的，也是全省各縣中獨有的稱呼。



鵝鑾鼻的白色燈塔

紅頭嶼係原始小島，無法上去。火燒島上居民大多是阿眉族，常常架漁舟來縣市購買日常用品，已略見開化，外面人也可以坐他們的船去島上，但是那一天有船回來，却要看他們有沒有便船而定。我們以時間不許，只在台東住了一夜，第二天向西台灣去，順便遊四重溪，再到鵝鑾鼻。

幽邃的知本溫泉

我們那天本來打算不住台東縣內，而去住在境內的知本溫泉的，但是被很快就黑下來的天時，限制了我們的行程，所以在第二天西行的道中，我們順道一遊知本溫泉。

知本溫泉在台東市西南十餘公里，在公路傍邊有條支線可以進去，約兩公里的樣子，知本溪橫攔在面前，溫泉就在對岸。溪上無橋，也許橋已被溪水冲去了吧，我們只得下車，在溪床卵石上走過去。其間有兩條溪流，第一條上架了幾塊大石頭，要步步當心地跨過一塊又一塊，彷彿初學拳術裏的「梅花樁」一樣。



船帆石好像釋迦牟尼的頭

那時恰好有兩位高山同胞架牛車涉水，太太們坐着牛車過去了，先生們却危顫顫地，弄得進退維谷，一片笑謔之聲，盈溢於耳。我索性赤了脚排水過去，深度至多也只及膝而已。

溫泉負背臨溪，三兩家旅館就依山而建，幽雅靜穆。我們涉水過去者僅三人，在旅館裏巡禮一番。我因爲本來就赤着脚，得便用脚試過水，水的確清澄得很，溫度還不到攝氏二十度，含炭酸質，無臭無毒。可惜地處偏僻，交通不便，浴客寥寥。而高山同胞却臨溪引泉，挖沙砌卵石成池，不論男女躺在溫泉裏受大自然的愛撫。一個裸婦浴罷起身，毫不避人，從容地揩拭身子，一身富有彈性的肌肉，淺赭色的皮膚，顯得特別健康，要是僅看其背影，幾疑爲一壯男哩。

翻山越境南行

台東一帶多蘭花，種類不下百數十，紅頭嶼天然所生者，可以隨地拾取，因此很多人去掘取和移種。我們過大武鄉，已中午，就飯店進餐。在那裏唯一的街上散步，就看到兩家人家把蘭木移接在樹上，大海螺上，珊瑚石上，和朽木上，使它寄生生長。其中之一家竟培植成了一樹蘭花，纓絡般地隨風搖蕩，眞是好看。

過知本後，便一直濱臨太平洋險路上駛去，但見灘上三角立體形的水汀物纍纍，滿野滿田。據說是以前日本人防美方坦克車登陸的障礙物，這一帶原來也是軍事的重要地方。

台東到林邊這一百四十四公里半的路程，大武也可算做中心的大站，過此就要幾公里的上山坡路，過阿朗衛、森永而到第三個深山裏的「三家村」一站頭，名壽峠，在那裏最高的頂巔，可望見東海岸太平洋水天浩蕩的景色，從此向西南行去，就是高雄縣境了。

在壽峠前後，上坡或下坡的公路，雖不像蘇花公路，和上午的一段公路一樣右岸峭壁，左濱海洋，但這兒却也一邊是峻岩，一邊是深不見底的山谷，一樣的使人提心吊膽，拐灣抹角。幾次幾乎和來車撞個當頭，危險得好不可怖。

過橋經卡利蒙、牡丹路而到第三站的楓港，那是一個去恒春的換車站。我們小汽車則向南支綫而行，一路平坦，公路寬闊得可以六輛卡車並駛，路面用碎砂石舖得很平。只是汽車走過時，飛揚起來的灰沙，竟把廣大田野的青稻葉上，蒙上了一層灰黃沙哩。

從楓港南行二十三公里許，到車城站，轉向分支公路上去，不三四公里便到了琉球村。村對面小坵邊還有一座琉球五十四人墓，據說是七十多年前，有琉球人民六十六個，漂到台灣東岸八瑤灣，被當地牡丹社蕃民誤認爲海盜，殺了五十四人。日人於是藉口向清廷交涉，三年後，又借此出兵侵略台灣，建此墓作爲紀念的，其實日本

人是用來做個帆子罷了，他們不也是侵略而要呑滅琉球嗎？

極南的四重溪温泉

沿溪公路綏延入山，在羽茄芝萊山麓，四重溪溫泉在焉。我們住在一家景福旅館，是這小鎮上唯一有樓房的旅館，溫泉浴池僅有三個，還壞了一個。泉水清碧，帶一些硫礦氣味，溫度不大高，飲之且可健胃，尤其可以療養肺病。

侍應生在露天樓頂遙指一小山上的石碑，告訴我們：那裏就是石門，是拜灣族蕃民當年英雄抗日的古戰場，那碑就是牡丹社事件的紀念碑。

其時日軍進侵台灣，蕃民力抗，致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帶來的兵死了很多。後來他們從四重溪左岸深山中，潛行攀登斷崖之頂，俯射中頭目阿羅克父子等。同時迂迴了後路，焚林起火，蕃民才由石門敗退，深居高山。我們步行六七里，到一處高山絕巖，連兩輛汽車也容不得，絕好天險，有如門戶，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形勢。

石碑爲日人昭和十年十月所立，在石門左近小山丘頂上，是紀念他們的「殊功」，和追思此役的「忠魂」的。面刻「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背面刻着日本文字。

舊地重遊鵝鑾鼻

十六日早晨驅車鵝鑾鼻，這是我兩年前壯遊之地，但那時匆促趕路，又值風雨，（見本誌第二十二卷十一期拙文「南遊鵝鑾鼻」），現在天氣晴朗，海風涼爽，燈塔已修好，走上四層圓樓轉盆樓，到二十級的頂上去欣賞遠眺，太平洋碧水青天，白花隱現，紅頭嶼輪廓隱約，海灣山岩，四週又是一番風景。左隔壁神社已廢，據傳說用鯨魚骨架的「鳥居」未及見到，甚覺遺憾。

這次過船帆石，曾停車攝影，在近處側觀，又因爲水漲高些，不像船的帆，而像個釋迦佛頭。附近海灘沙淨水明，奇形彩色的貝壳很多，大家用手帕滿包而歸。但見晴空白鷺羣起飛舞，眞是洋洋乎大觀。

海是多麼使人留戀呀！溫柔、純潔又熱情，彷彿一個眞摯的少女，唱着輕清而活潑的情歌。又像是仙女起舞，翩翩如蛺蝶。那和暖的海風，蔚藍的海水，銀波似的白浪，青天中飄浮着的白雲；以及海綿似的珊瑚礁石，潔淨的沙灘，沙灘上稀奇古怪的貝殼，熱帶地茁壯的樹林，奇異的花草，東洋第一的白色燈塔，山腰裏帶似的公路，和遊人哩，汽車哩，一切的一切，都是海的戀人，是美麗畫面的點綴。這次重遊鵝鑾鼻，熱情奔放，胸懷有如海闊天空，眞叫人不欲離去。

但是這怎麼可能呢？我們還是離別了，在鵝鑾鼻勾留了三小時，只得駛車北返，回到恒春午飯，然後仍循去年的舊路，經由屏東，和西台灣路線回台北了。

PASSINE
P.A.S.-SINE



百生
肺病新藥
（對胺基柳酸鈉鹽製劑）

「百生」的特點

1. 質地純淨，含量準確，不攙雜其他副藥。
2. 因爲「百生」是「納鹽」製劑，溶於水內，呈中性反應，所以對於腸胃，毫無不良反應。
3. 「百生」於服用時投入溫開水內能立即溶解，且無不良氣味。
4. 「百生」一經溶入溫開水內，即成透明之液體，進服後極易被吸收。
5. 「百生」製成片劑，可使服量準確，便於計算。

主治

肺門結核，滲出性肺結核，纖維性肺結核，結核性肺炎，胸膜枝氣管瘻管，腎臟結核，腰結核，膀胱結核，睪丸結核等。

「百生」的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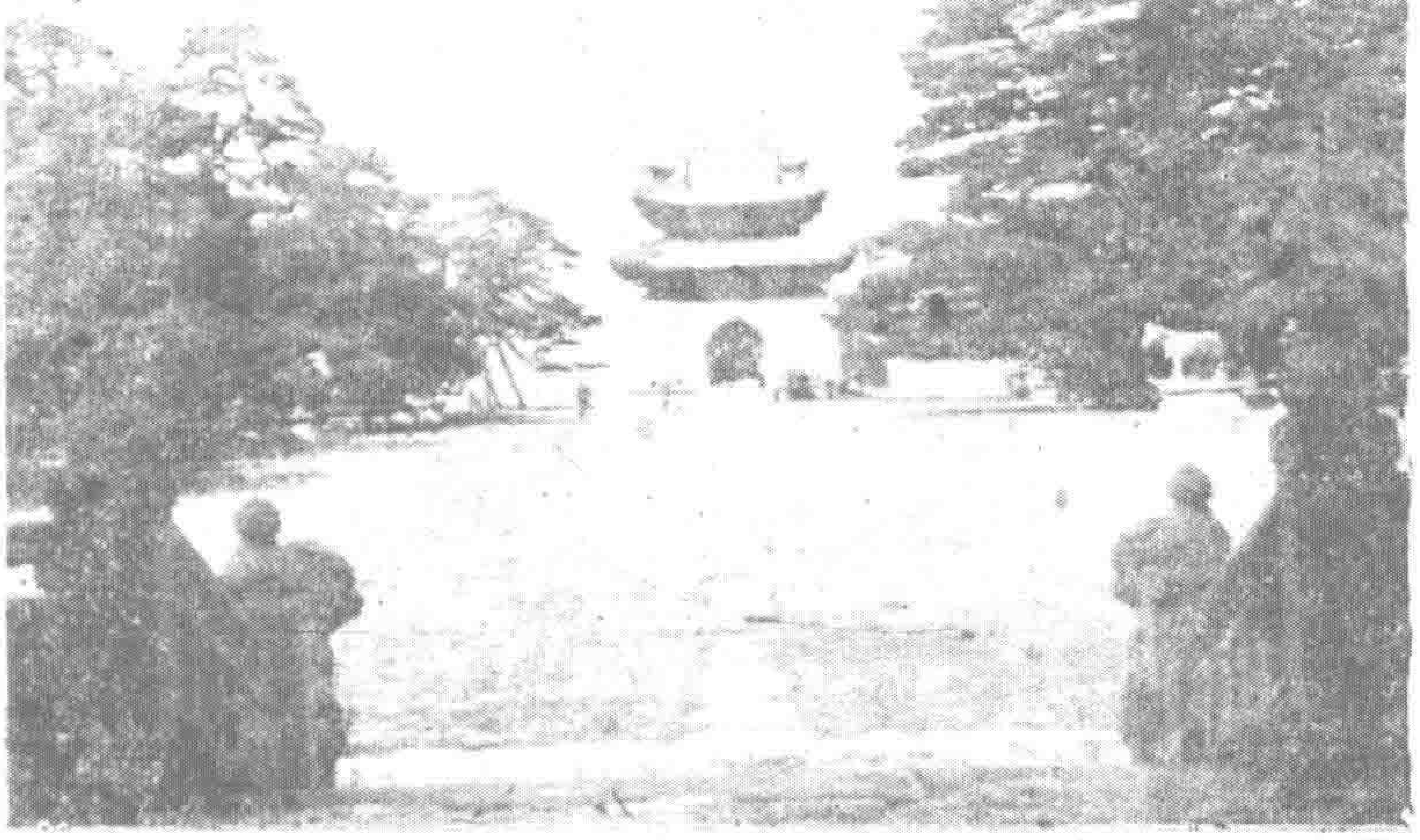
1. 每日七次，每隔三小時服一次，第一次至第六次，每次三片，末一次在臨睡前服六片（或遵照醫師指示劑量服用）
2. 「百生」服法，與普通藥片微有不同，最好將藥片放入溫開水內，溶解後連水進服。

備有「百生」詳細說明書 函索即寄

信誼藥廠發行

憶◇北◇陵

涂傳熹



瀋陽北陵偉觀

瀋陽的春天，往往是塵沙彌漫，風灰飛揚；只有在暮春夏始的時候，方纔有晴朗的天氣，而事實上，也只有在這個時候，關外纔算眞正有了春天。所以，瀋陽的春天特別短促，往往是桃花剛剛紅遍，轉瞬間又是炎夏了。

北陵，在隆冬是白茫茫的一片，積雪無垠，在那零下廿餘度的氣溫裏，似乎極少有人有踏雪的雅興。而在夏天，又炎陽如灼，暑氣蒸騰，只有在這個短短的時期，五月剛開始的幾天，方纔爲遊人所垂青。在踏春最盛的那幾天，瀋陽仕女，幾乎傾城前往，那眞是：「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眞春風。」北陵道上，盛況空前。

北陵又稱昭陵，在瀋陽市區之北，爲清太宗皇太極之陵寢。陵園寬敞，建築宏偉壯麗，距市中心區約十餘公里，有公共汽車行駛其間，但公共汽車行駛過速，故欲領略北陵風光，最好乘馬車前往。柏油路路面平滑如鏡，路上衣香鬢影，映着絲絲垂柳，點點的桃花，輕車一拂，傳來了得得的蹄聲，那情景眞可入詩入畫。

由瀋陽市區前往，出兩孔橋，便見一望無際之平原，蒼黃色的土地上，已泛起了叢叢的綠色。綠在江南，似乎並不能令人起什麼感覺，但在北國，乍看到這種景色，的確令人感到無限欣快。

東北大學附近，是一片蒼翠的樹蔭，連綿無涯，像微波起伏的綠色之海，一幢幢的西式建築，透露着綠瓦紅牆，圍牆外有一小溪，潺潺的流水，曲曲的小橋，風景是無比的綺麗。

北陵也像西湖的靈隱，在踏春期內充滿了小販和遊人，空氣喧嘩嘈雜。陵園彷北京禁城樣式，宮城重重，圍繞着巍峨的樓台，最後纔是陵寢所在。小山似的土堆，供不少遊人的憑弔。

陵之左側，小徑深幽，每當落花天氣，芳紅如雨，落英繽紛。如約三兩友人散步其中，自亦別有趣味。

奧地利的旅行業

白樂

奧地利在歐洲和瑞士一樣，是遊憩勝地。第二次大戰完了之後，所有奧地利的官員，都致力使奧地利重新變爲歐洲心臟地帶的公園。在目前，奧地利的旅行業比一九三八年以前更爲需要，在那時候從旅客身上帶來的外幣，可以幫助平衡貿易，現在依然如此。奧地利從旅客身上的收入，在經濟上佔重要部份。

在一九四六年冬季，旅行業的收入有一萬美金，到一九四七年夏季，就增加爲十萬美金。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春季，就增加到十五萬美金。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四八年之間的春季，僅有五十所的外賓旅館，到一九四八年的冬季，已變爲二百三十所了。而同時旅行業的收入，已增加到每季五十萬美金。

不過奧地利的旅行業，主要的是入境許可證的問題，旅客的完全自由，當然是最重要的要求，但事實上自由仍被限制着，因爲奧地利當局還不能獨立的發出入境護照，由於管制條約的規定，任何人進入奧地利都要經管制委員會許可，尤其以商業旅行者最爲麻煩，遊覽旅行者還比較隨便。遊覽者他們住在指定的旅館裏，比較一般居民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因爲他們爲奧地利帶去了外匯。

紹興應宿閘之遊

碧松

是一個星期四的清晨，僱了一輛人力車赴北站。雖然天空還是魚肚色，但是車站上的乘客已經很多了。有許多乘客都像我一樣，沒有多帶行李，想來他們也是去旅行的。

在赴杭州的二等車廂裏，我揀了一個近窗的坐位。我的鄰座是一對年青的情侶，他們在一路上談談說說，這對於我那獨身旅客，似乎是看了有點那個。幸而我帶有一本雜誌，看着消閒，如果看得眼睛痛了，就可以放下書來望望窗外飛過去的青山綠水，綿繡河山；不然的話，我一定會感到寂寞中的寂寞。

因爲我專心看着雜誌，和欣賞着窗外的春景，所以感到火車行駛得很快。到中午的光景，車已經到了杭州，爲了要趕程回到紹興去，所以就買了點乾的食物，合夥趁了一輛直赴紹興城裏的長途汽車。

坐在汽車上，自然沒有像火車中的舒適。同時因爲天氣乾燥，一路上汽車行過的時候，就灰沙飛揚起來，使我不能一賞故鄉城郊，和臨近縣份郊區的野景。

汽車駛抵紹興，睜眼看，故鄉的風物無改，每一個行人，都是這樣的樸實。熟人見了面，照例地寒喧了一番。

翌晨，到大雲橋鄰近的一家小吃店進了些點心，就立即在河埠頭僱了一艘烏蓬船，叫船家向着晚上所決定的目的地——三江行駛。

船出了水漏門，過了跨湖橋，江面就闊起來了，兩岸的嘈雜之聲亦即消逝。我們的船已經在鑑湖江面了。向兩岸望去，河岸離開我們的船很遠。鑑湖依然是這樣的廣闊，湖水依然是這樣地澄潔。

烏蓬船的船夫，除了手能划槳之外，他的脚也能推槳，所以舟行的速度尚高。在靜靜的鑑湖湖面上，只有我們這一艘小船，耳邊也只聽見一陣陣孤獨的划槳聲。

到了清水閘，我們逢見了一艘下鄉上坟的船，這艘船裏也是很靜寂。於是就引起了我的驚異。記得以前時候，凡是下鄉上坟的船，都可以聽見從他們的船裏傳出鑼鼓簫笛的聲音，而現在爲什麼會沒有了呢？因此，我就向船家問，船家給我的答覆是如此：從前，城裏的有錢人家下鄉上坟，確是有僱了鼓手大吹大打地去的。而現在，有錢的人是少了，眞有錢的人，他們也不敢這樣地擺闊氣做大好佬了。同時，那些鼓手現在也都改了行。

在紹興，原有這樣的民歌：「正月燈，二月鷂，三月上坟時候看姣姣……」但是現在因爲鄉下不很寧靜，城裏的女眷都很少有下鄉去上坟的，所以這種太平時勢的歌謠，在今日已不適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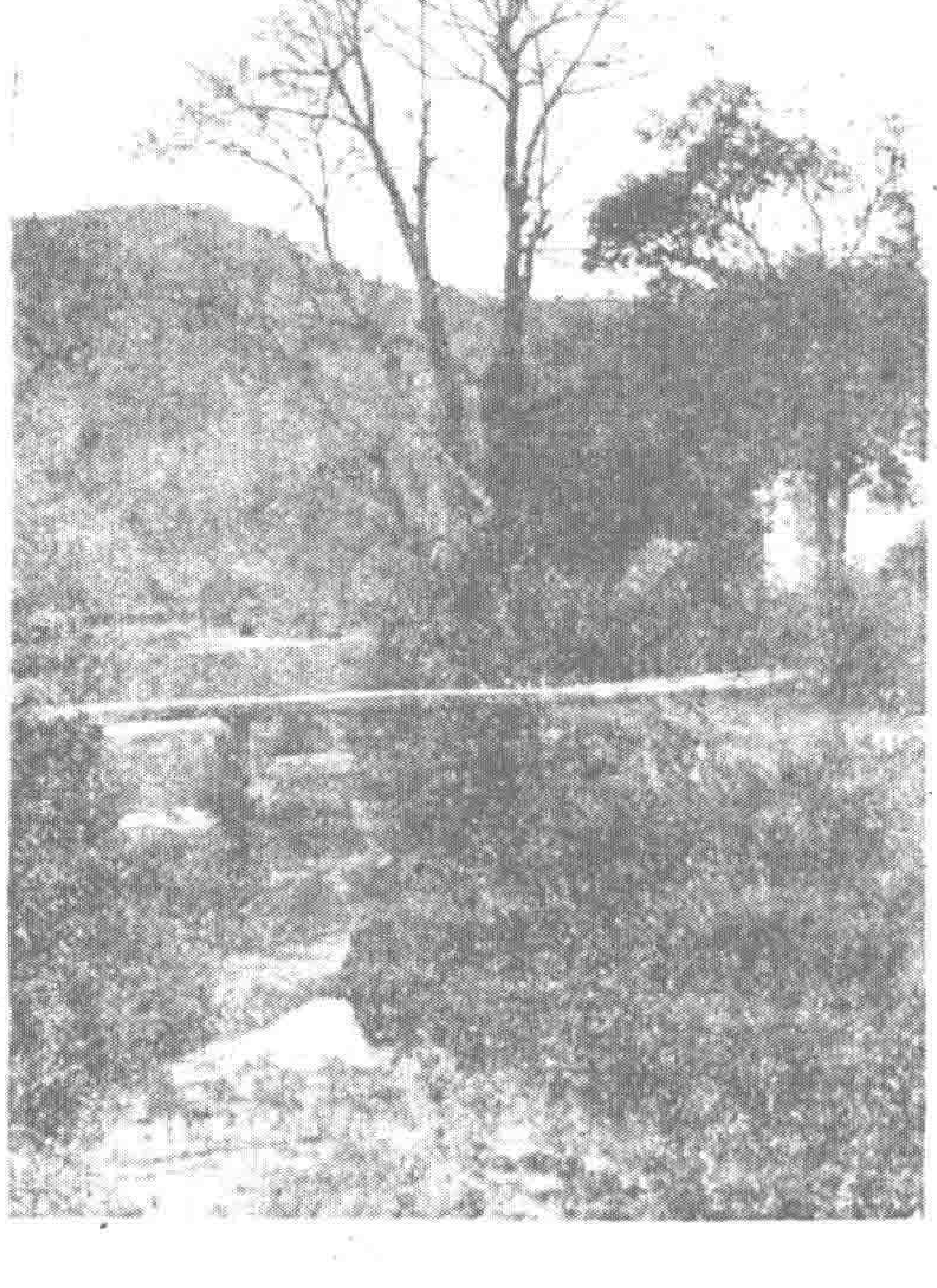
天氣是很溫暖，但是因爲近來連日的霪雨，鄉間的水面昇高。據船家說，近來三江的水流很急，除了三江當地的船夫之外，簡直沒有另外地方的船夫敢把船划到三江去上岸。自然，我們的烏蓬船是更不能例外。

我們的船，是在三江附近的一個鄉村——斗門停船。這時候，已經是中午了。在鎮市上買了幾隻饅首點點饑，就立即向三江走旱路趕程。三江離斗門約有四五里旱路。繞過了阡陌，經過了碧綠的禾田和土隄塘，（這些土隄塘約有丈餘寬）。我不時遇見在工作的農人，和牽着耕牛在路上走的村童。

未到閘之前，遠望土隄綿延，猶如土城牆，據土人言：此堤是以前作爲防水汛之用的，因數百年前，這一帶常多泛濫之災，所以作這堤岸防水。堤岸共有二條，我所經過的，據說是「裏堤」。另外還有着一條「外堤」，而現在，這「裏堤」的兩岸，都已經成爲良田了。在堤的左近，並且還住有農人。

在隄上行，不及半里，即可聽到轟轟然之聲。頃刻間，三江閘就在我的視線之內。

三江閘，又名應宿閘，有閘門廿八扇，它的形狀如巨大的橋樑。閘身是由堅固的石板建築而



紹興鄉村風光

成。據土人說：這閘的基礎是由「點銅」（上等錫）所砌成。在敵僞時候，日本人曾經在這閘的一部分基礎下掘去「點銅」。其所掘得的數量，約不下數噸。

閘水很急，就是不漲潮的時候，閘門口也是浪花四濺，水聲如雷。閘洞共有廿八個，但並沒有全啓。問起土人，知道如果在旱天或水泛的時候，閘門才可以全啓。否則，不但是三江鎭上，就是鄰近的地方，就難免有水災或旱災之害。現在所有紹興內河的水，都經過此閘而出口。

最奇怪的，是水只隔了一道閘就分成兩樣，通內河者，水比較清；通錢塘江的，水比較黃而濁。同時，水產物亦有分別：一邊產的是內河的魚類，而另一邊所產的，却是海產魚類。

臨閘有掌閘務的人居住，人數不下幾十人。聽說這些人，都是經過紹興縣政府考過的。在幾分鐘之內，只要四五個人，就能把重達千斤的木製閘板提起來。這些管閘務的人，除了專管閘務之外，在附近地方也種些田。據說他們所種的田，特准可以免征捐稅的。同時，他們還兼營着漁業。

在三江閘口，有一種特產魚類，這是一種如自來火梗粗，每條約一寸多長，色白的「鰻線」。如把這種「鰻線」放湯吃，其味鮮而可口，這是在上海等地所吃不到的佳肴。

筆者承當地人程君之請，把所煮好的鰻線湯請我吃，雖然這碗湯裏，除了鰻線和青菜之外，一無所有，但是其味之佳，確不虛傳，勝過海上館子裏的上等佳肴。據他說：在正二月裏的時候，鰻線的味道還要好吃，並且很嫩。

在閘上，還有一座廟宇，據土人言：是木龍祠，但現在已經破敗不堪。在閘的附近，另有一座湯公祠。據說木龍祠是專祭名叫木龍的建閘者，湯公祠所祭者，就是首倡在三江口建應宿閘的紹興知府湯紹恩。遠在明朝萬歷年間，土人爲了感恩湯知府，就在三江閘附近建立湯公祠，初期這祠是湯公的生祠。到清朝雍正年間，有一位浙江巡撫，鑒於湯紹恩創築三江閘有功紹興，他就向雍正帝題請封號，結果湯公被勅封爲寧江伯，規定每年春秋着地方官致祭。直到最近的過去，紹興縣政府總是在每年春秋二季，派員前往致祭。在以前，每年（舊曆）八月十八日，湯公祠裏總有一場戲，但是因爲時勢關係，最近已有幾年不舉行了。

據土人說：在明朝時候，紹興一帶不時泛濫爲災，尤其在三江一帶，常爲水所淹沒，政府的歲收也很少。後來湯紹恩太守來紹興上任，他感到水災不但對紹興人民是有害，並且對政府的歲收也大受影響，於是他就決心在三江建立一個水閘，使水泛區化爲良田。那時，他就向上峯請求將紹興縣的錢糧免征三年，以便在三年之內建立三江閘。那時，朝廷就允准了他的奏議。

可是因爲三江口的水流很急，新建的水閘常被沖掉，三年的期限將要到了，而三江閘尚未完成，所以湯公焦急得很。據鄉間所流傳的神話：在某夜，湯公夢見一位白髮老者，向他說：三江閘是須要木龍血才能建成。

於是次日，湯公就下令遍招名叫木龍的人。一面他又自己躬親督造水閘。過了月餘，某晨，湯公往外散步，偶然聽到有人在呼着木龍，同時又聽到有人在答應。於是湯公大喜，走去一看，原來所謂木龍者，乃是一個年僅十歲的學童，喊木龍的人，乃是木龍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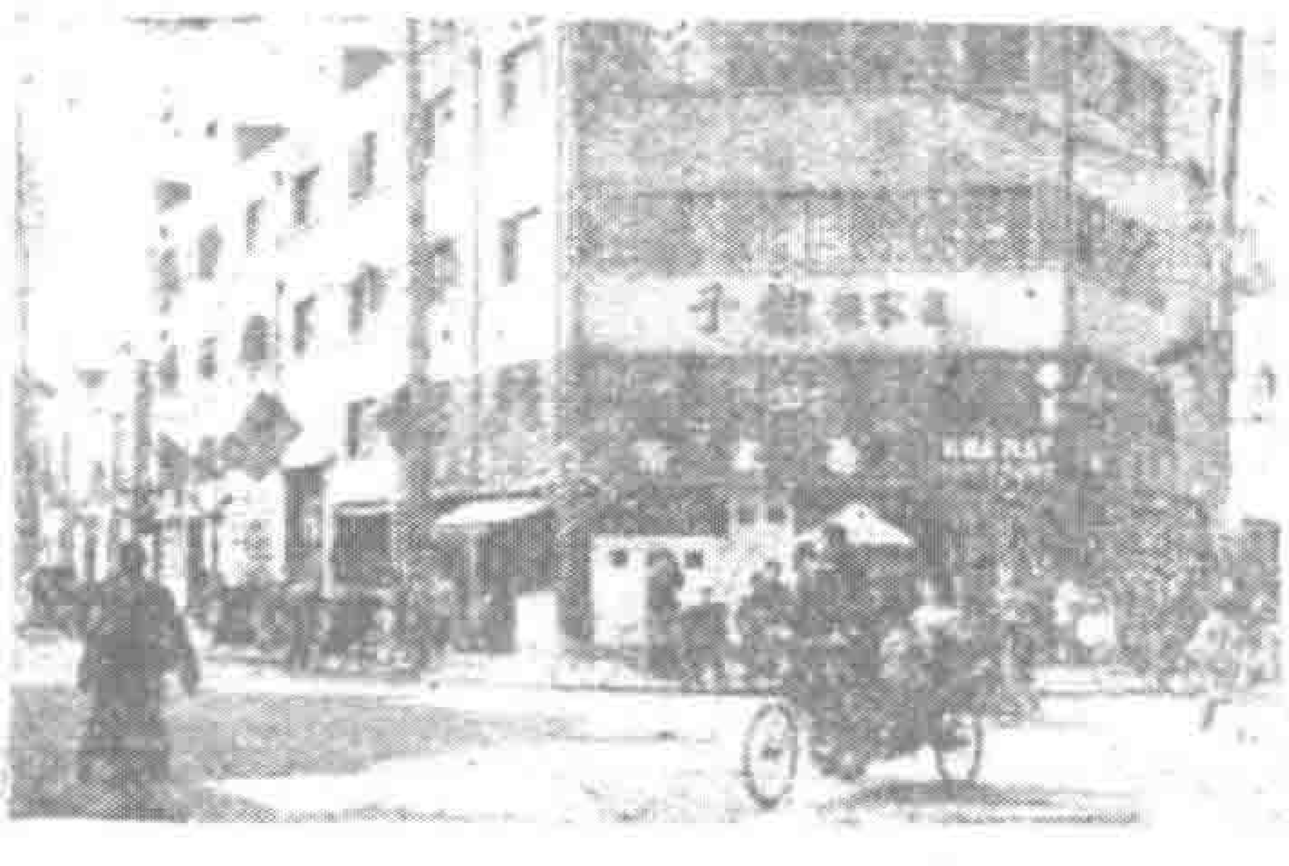
那時，湯公爲了大衆的福利，就立卽向着木龍的母親跪下來請求，犧牲她自己的兒子，造福幾十萬人口，結果是得到了允許。湯公就命令建閘的工人，把木龍置於打閘樁的地方，一面卽把樁子壓下去，木龍的鮮血四濺，三江閘也就此落成。這種說法，當然是非科學的，想來不可靠。所以查於浙江通志，湯紹恩建三江應宿閘，治水利民是有的，却沒有像上述這種傳奇式的記載。

三江地方的人民，都很節儉，他們仍保持着男耕女織的風氣。所值得一提的，是三江地方的婦女，都有着能結髮網的特殊技能。當我走過一個村落時，就看見有好幾個女子坐在門口結他們的髮網。這些髮網的唯一銷路是紹興縣城，它們的主顧是梳髮結的舊式女子。據說三江女子每年在結髮網的業餘工作上，所賺的錢也很可觀。整整地化了一天光陰，我結束了三江之遊。它所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崇拜湯紹恩知府的功績，同時又佩服遠在幾百年前所留下來的，有利於人民的水閘。

聞名不如嘗試

喬家柵湯糰

質料精美，名不虛傳



鷄絲冷麵

拌餛飩　冬菇菜包　擂沙圓

古色古香佈置　各式各樣名點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支店）西門路二七六號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曲折幽邃的好弧洞

馮朱棣

自紐約返渥太華 (Ottawa)，出紐約市心，沿河邊公路 (Riverside Drive)北上，經華盛頓橋橋堍，入第九號公路。中途，有臨路設卡，征收通行費者。

十五哩，經容克爾斯 (Yonkers)，為紐約市與章斯脫塞斯脫爾 (Westchester) 縣之分界處，濱哈德森河 (Hudson River) 右岸，人口十萬，工廠林立。地名原係荷蘭人人名，因容克爾於十七世紀中抵此，從事開拓，現即以人名名此市鎮。市政府房屋，原係喬治華盛頓情人菲利潑斯 (Phillipse) 之舊宅，葛丁廣場 (Getty Square) 之聖約翰教堂，亦足遊觀。乘鋼絲吊車，登公園山頂，遠眺哈德森河，河流浩蕩，派里薩屯 (Palisaden)崖岸高峻，可稱壯觀。

二十哩，達杜勃斯渡口 (Dobbs Ferry)，市內有舊宅一所，係一七八一年中喬治華盛頓與法蘭西洛却姆賓 (Rochambeau 1725—1807) 將軍會晤處，一七八三年又在此舊宅中簽訂美國十三州脫離英國之公約，是以此所舊宅，(Livingston Mansion) 現為有名史蹟。

二十二哩，經遜理薩特 (Sunnyside)，美國文學家歐文華盛頓(Irving Washington 1798—1859) 曾寓此處。

七十哩，抵保夫開潑塞 (Poughkeepsie)，係印第安語之譯音，原意為「安全港」。有人口四萬餘，哈德森河東岸之大市鎮也，以 Vassar College 女校馳名。市內有鐵路橋及懸橋，跨哈德森河通西岸，市北為9號及 9G號公路分岐處。

抵保夫開潑塞後，原擬仍循9號公路北上，經阿爾拜尼 (Albany)，潑拉次堡 (Plattsburg)，抵蒙特利爾 (Montreal) 後折向西行。但在市北加油站中，見好弧洞 (Howe Caverns) 遊覽廣告，好奇心動，亟擬一遊，乃改變原來路線。改由9G號公路北上，數十哩，達哈德森河上之呂潑方溫開爾大橋 (Rip Van Winkle Bridge)。

橋面甚長，橋洞十餘，半跨河上，半跨淺灘。河水北來，出橋下南流，至紐約以西入海。橋頂遠眺，綠樹碧水，一望無際。對岸崗嶺起伏，富有神話之貓溪山 (Catskill Mountains)也。

歐文華盛頓所著之呂潑 (Rip Van Winkle) 大夢記，事跡即在此山中，蒲留仙之賈奉雉一睡數世，正復相同。山不甚高，而樹木蓊叢，道路曲折，尤以呂潑山道 (Rip Van Winkle Trail) 中之馬蹄灣 (Horseshoe Curve)，白斯丁瀑布 (Bastien Falls) 等處，為山中均區，想係呂潑幻遊華胥處也。荷蘭人初抵此處，因山中多野貓，遂名此山為貓山 (Katzberg)，嗣變稱為貓溪山，後以神話而益著，與吾國浙東之爛柯山，同具仙跡。此種神話，世界各國所普遍，呂潑一睡二十年，為時尚暫，較之希夷千年，猶有遜色，而德國哈爾次 (Harz) 山中之排排洛若(Barbarossa)，丹麥海星溝 (Helingor) 之格里斯登 (Christian)，迄今尚酣睡未醒也。

山下莫許庚 (Mohican) 道中之四孔拱背石橋，古色古香，似我國鄉村間大橋，其下溪流清淺，水草蔓生，岸滸樹木叢密，倒映水面，天地為青。美人因此處一帶景物，有似英格蘭里子(Leeds)之安爾 (Aire) 河岸，故稱之謂貓溪中之里子 (Leeds in the Catski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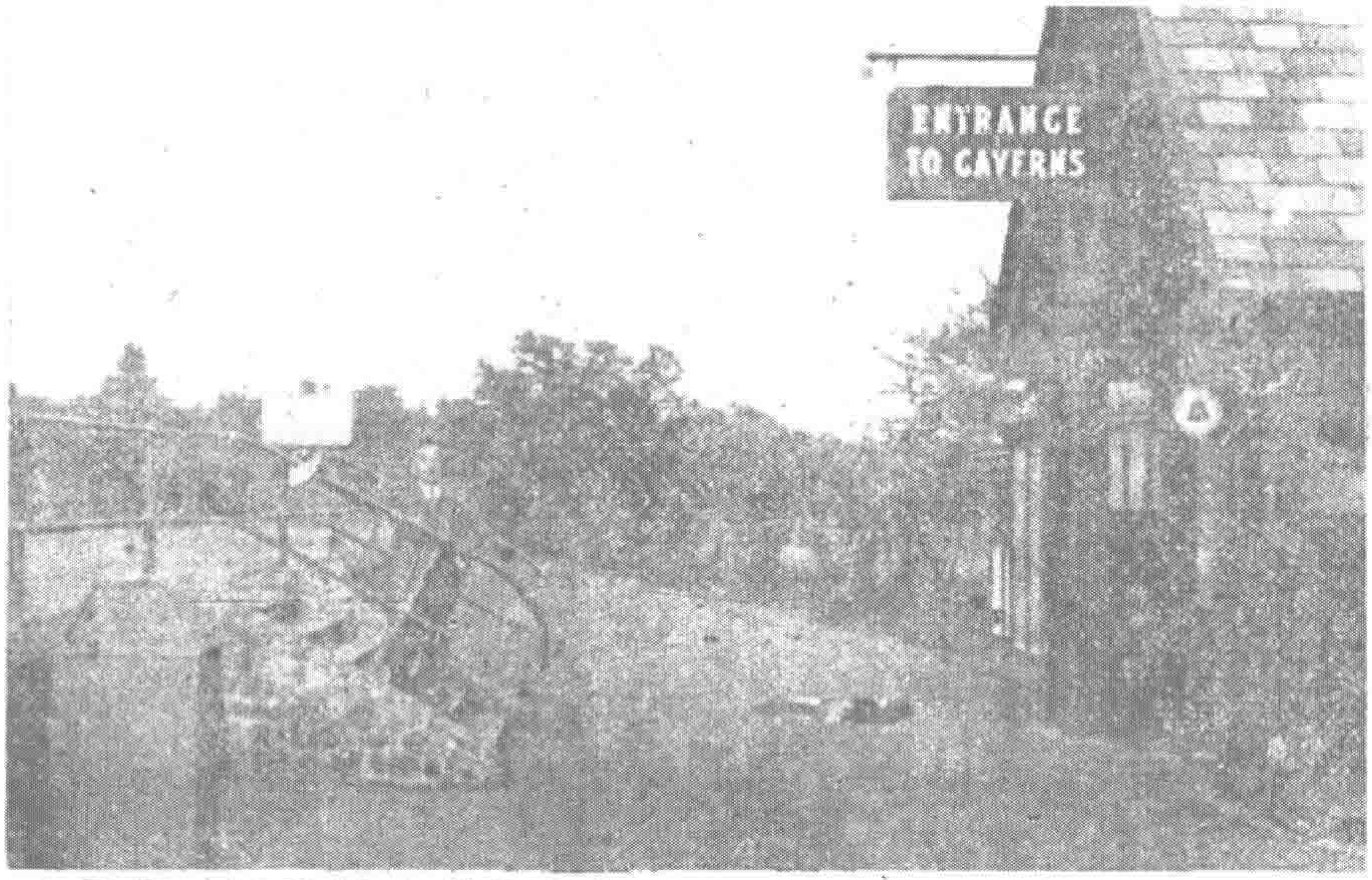
繞山循23號公路抵開羅 (Cairo)，山下小市也，與非洲埃及之首都同名。——美國地名，與世界各處名稱相同者甚多，他不具論，祇以紐約一州而言，村市中有柏林 (Berlin)，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意大利 (Italy)，波茨丹 (Potsdam)，廣東 (Canton)，安特衛普 (Antwerp)，埃及 (Egypt) 等等。——市內房屋不多，而整齊清潔，大樹成行，草地青翠。每一住宅前，栽各色花卉，襯以五光十色之房屋，絢麗奪目。人口雖祇六百，而市容之整潔，優於我國之大縣。

市北岐路，為第23號及 145 號公路分道處。右駛，循 145 號公路西北行，沿途恒見標有好弧洞 (Howe Caverns) 大字之指路牌，峙立道旁。四周薄暮，抵可勃萊斯啓爾 (Cobleskill)。再循鄉僻小路，曲折抵洞口。四周並無高山峻嶺，僅有隆起地面之小阜，不見洞口痕跡。憶前遊意大利脫利斯脫 (Triest) 近郊之勃里斯取基 (Brisciki) 小村中亘庚脫石洞 (Grotta Gigante)，(見本誌拙著脫里斯脫篇) 亦未見山勢穹裂之洞口痕跡，係由地面垂直下降，今見此處情形，已斷定洞在地底。

小阜之頂，碧草一片，不栽樹木。房屋一排，為洞之入口。屋外停車場面積寬廣，春秋佳日，遊客紛集，車輛擁擠。屋內有餐館，休息室，郵局，及出售遊洞紀念品及畫片之小舖，以及電梯室等等。每日遊客自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分批入洞。

一八四二年某日，美人有好弧 (Lester Howe) 者，偶經行小阜，突感冷風刺體，來自空谷，乃芟除叢草，頓見洞口，乃秉炬蛇行鑽入，漸聞水聲潺潺，發現潛伏地底之流水一道，其上石勢磋砑，經數千萬年之伏流

冲激，蝕成空窿巨洞，潛流淸冽，鐘乳倒懸，千萬年地下祕跡，一旦發現。於是以發現人人名，命名此洞，遂稱之為好弧洞(Howe Caverns)。就鐘乳之粗細，以及河底貝壳之化石，推算洞之年齡，當在二百萬年以上。但發現迄今，尙不滿一百十年。幾經整理，平治道路，疏濬伏流，建築橋梁，安裝電燈電梯，漸成遊覽勝地。



本文作者在好弧洞口留影

遊資分水陸兩種，專遊陸洞者，步行至船埠折回。兼遊水洞者，抵船埠後，乘船深入，遊資兩元四角。屋內本有石梯，可步行下降，凡二百四十五級，直達洞底。現將石梯關閉，專用電梯上下。由屋內乘電梯下降，直至洞底，計深一百五十六呎。現在電梯入口處，距好弧最初發現之洞口半哩。

出電梯，電燈照耀如白晝，石窟平坦，寬宏窈窕。由此右轉，拾級下坡，斯蒂克斯河(River Styx)之伏流，出現洞底，水色黝黑寒冽。右轉，沿河行，巨石當道，龐然似巨獸，小石突出，鑱若利齒，命名海馬齒(Walrus Tusks)，取其象形也。過此，河流曲屈，瀦成深坑，巖石齒齒，坎坷無路，上築長橋，以利通行。橋面紅磚鐵欄，如履康莊。但仰覩亂石嵌空，勢將下墮，俯瞰幽壑奔泉，深不見底。中途，洞勢驟束，狹小如門，橋身穿行小孔中。孔周怪石磷礫，五色斑剝，如無數天神，飛翔彩雲間，因名之為天使之室(Alcove of the Angels)。

出小孔，橋底寒泉，汩汩作響。其右磐石傾欹，橫塞洞側，細流湲潺，石面潤濕，如經新雨。洞頂滴水，結成鐘乳，成各種奇狀，於是有魚市場(Fish Market)，飛艇(Flying Boat)，巡卒(The Sentinels)等名目。前遊廣西桂林七星巖，導遊者列指洞石，作各種神怪名稱，中外如一轍也。

前行，怪石塞路，側身入洛磯山(Rochy Mountains)，巨石嶙峋，崔巍厄突，鋒鋩競裂，似將撲人。河流至此，潛入洞底。繞出山足，石級臨空，扶欄下行，伏流重見。左側飛崖壁削，右側流水如溝，為全洞最狹處。險此又復寬敞，距洞頂深一百九十餘呎。隔河石柱玲瓏，燈光逼照，晶瑩玉潔，最巨者高丈許，圓周稱是，層層疊綴，狀如浮屠，名為中國塔(Chinese Pagoda)。其前乳石中斷，斜倚石壁上，以其形似斜塔，於是有比薩斜塔(Leaning Tower of Pisa)之稱。

左轉，忽睹巨石懸空，口鼻分明，狀若鬼頭，張口露齒，阻住當路，若將待人而噬，是名巫女石(The Witch)。此處設非電燈照耀，倘膽怯者隻身秉炬深入，驟見此鬼臉，則亦將如蒲留仙之查牙山洞，疑神疑鬼矣。

遊客脫離鬼口後，於左側上石坡，抵太陽神廟(Titan's Temple)。洞頂高敞，如入堂奧。七轉，達最深處，石壁直削，用木梯攀登，復得奧窟，崖石圍拱如龕。一八五四年，洞主之女Elgiva Howe 行婚禮於石龕中，嗣後好奇者，相率倣尤，在此結婚，於是稱此石龕為結婚禮堂(Bridal Altar)。禮堂前之平地上，用透明白石，嵌成心形，復鑲有1854及1928字樣，石下埋有電燈，經透照後，心形及字跡，顯露地面。1854者，係第一次在此洞結婚之年份，1928者，係第一次結婚之禮柬，於一九二八年在洞內土中掘得也。

自結婚禮堂左側下石坡，復沿流水前進，沿岸鐘乳怪石，應接不窮。凡經象頭(Elephant's Head)，水鼈(The Turtle)，駱駝等處，河水又潛入崖底，由他端流出。當流水下注處，黃色乳石，細條排列，下垂達水面，狀似水簾，燈光返照，燦然金色，故名為金瀑(The Golden Cascade)。河水至此，緩流淸淺，碎石礫礫，平舖水底。

前眺，洞徑突束，危崖緊逼，層門重疊，環拱如門，名曰敎堂拱道(Cathedral Archway)。拱道下鐵欄臨水，視若無路，右轉，忽又開朗，石柱當路，盤叠為臺，名大石牀(The Great Stalagmite)。石牀之後，更有巨大石堆，夾峙左

右。其左，乳柱蟠繞，細若駢指，團聚千百枝，狀如敎堂中之大琴，即名之爲管琴(Pipe Organ)。其右，大鐘乳盤錯巨石間，狀如我國古代戰士之盔兜，美人則以其狀若敎堂之敎座也，因名之爲主敎之講座 (The Bishop's Pulpit)。

陸洞至此路斷，自電梯到此，長達一哩餘。導遊者在此熄滅燈光，全洞黑暗。旋又開撥燈鈕，忽見半里外微光一點，逐漸明亮，未幾，水面遠光，如紅日初昇，俄而燈光頓明，水洞畢現。崖石層層叠叠，如千門萬戶，水面燈光，密若繁星，此種境地，地面所不易見到。河水至此較深，名金星湖 (Lake of Venus)，湖面距洞口深度爲二百呎。

遊客在船埠登小舟，蕩入水洞。洞頂危石懸空，兩旁峭壁斷崖，除水道外，無路可循。崖壁燈光，沉映水面，洞內垂乳窈窕，紺碧奪目。燈旁恒見細草，葱綠可愛。憶前遊比國昂洞(Grottes de Han)（見前本誌拙著比利時昂洞記遊篇）時，亦曾於洞內燈隙，發現細草，導遊者特指示遊客，認爲奇跡。因洞內千萬年來，從未有日光透入，植物無由生長，今燈下生草，可以證明植物之滋生，端賴光及熱及水分，洞內水分充足，又非嚴寒，燈下生草，則不必專賴日光，在任何光線下，均可生長，特以以前秉炬入洞，漆黑中光線一霎，細草無由長成，自裝電燈後，洞內明亮時間較久，在燈旁光線較强處，即可偶生細草。但所生細草，似非由人工培植，種子何來？則一疑問也。

經大石名工人之外衣 (Workman's Coat)，及希臘大力士之柱 (Hercules' Pillar)，突聞水聲如雷，舟人謂係湖底深陷，流水下瀉處，小舟無由前進。其前黑影曚曹，深不見底。舟行八分之一哩，至此循原道折回，在主敎之講座前登陸。復循原道回至電梯前，折向右行，上石級，以入彎道 (Winding Way)。兩旁石壁懸側，曲屈成狹路，狀如長街，狹僅三呎，最闊處不過六呎。洞頂最高之裂縫，達七十五呎，轉角處，石塊突出，須側身通過，遇低處，則須傴僂。曲折蟠繞，全長六百餘呎，凡五十三彎，中有玻窗 (Glass Window) 冰河 (Glacier) 等奇狀鐘乳。此處彎道，美人自稱爲舉世任何石洞中所無，而爲此洞所僅有者。余嘗遊四川北碚公園中之石洞彎道，以及宜興庚桑洞內之盤腸洞，彷彿似之。

洞內溫度，爲華氏五十二度，終年一律不變。冬日洞外溫度，恒低於華氏五十二度，故由外入洞，似覺溫暖。夏日洞外溫度恒高於華氏五十二度，故由外入洞，似覺涼爽。此種洞內之寒暖不同，是相對而非絕對，並非洞內眞正冬暖夏涼也。

全洞電燈一千五百盞以上，故徹底通明。且遊客終年不絕，異物遁跡，不若黑暗荒洞，可藏匿巨虺猛獸也。善卷庚桑，缺乏燈光，聞洞口村民言，二十三年江浙大旱時，洞內如聞牛吼聲，其或異物隱藏歟。

國內外奇異石洞，余涉足不少，深覺此洞雖奇，但曲折不如比國之昂洞，深邃不及意大利南斯拉夫間之撲斯托米亞 (Postum a)。第一次歐戰前隸屬奧國時稱貴山 (Adelsberg) 山洞偉大不及我國宜興之善卷庚桑，但亦光怪陸離，不可謂非宇宙中一奇觀。

撲斯托米亞山洞，鐘乳之奇且多，聞名世界。且深達數十公里，在地底越南斯拉夫意大利兩國界線。洞內小電車，長達十餘公里，尤爲舉世所僅見。洞內舞廳，天造地設，既高且大，超過任何人造大廳。水洞之深奧曲折，遠過昂洞及善卷，非好弧洞所可企及。

國外各著名奇洞，爲吸引遊客計，均道路平整，電燈通明。國內各洞，惜均無此設備，每都陰森可怖。深洞果覺凜凜，即淺洞亦嘗惴惴。例如嘗遊廣西河池英紹鄉之老虎洞，蒸草俯進，洞內發現虎跡，不敢深入。又遊河池東郊之收水洞，持灌油竹筒，攀緣入內，坎坷潮濕，不易舉足，深潭當路，不敢逼近。而洞外僮民，擔木桶，黑暗中摸索深入，汲取飲水，了無恐懼，則習慣使然也。又嘗遊杭縣臨平山頂之龍洞，洞形如覆釜，羽流燃燭，導觀龍爪及宋高宗避難處，泉水滴搭，燭光閃爍，陰氣撲人，不可久留。但國外裝電燈各洞，雖曾深入撲斯托米亞十餘公里，且因在冬日薄暮，遊者雖僅寥寥三人，亦不覺恐怖。

在好弧洞內出彎道，登電梯，出洞口，遊洞時間，陸洞約一小時，水陸兼遊，歷時約一小時半。出洞時，每一遊客，分得遊洞會員證一紙，自已簽名其上，即認爲此洞遊覽會會員。持此會員證，可於有效期限一年內，免費遊陸洞一次。余分得 1948—1949, Howe Caverns Club, No. 25452 Member's Card 一紙，雖不擬重遊，然可爲此遊紀念也。離洞已垂暮，回可勃萊斯啓爾。

翌晨，循二十號公路經夏隆 (Sharon) 及理起菲爾特溫泉 (Richfield Springs)，沿途溫泉二十餘處，含硫質甚富，就浴者不絕。由此轉入十二號公路，北上，越水鎮 (Watertown)，安大略湖 (Lake Onta io) 東岸之巨鎭也。東北行，達沃屯斯堡 (Ogdensburg)，濱聖勞倫次河 (St. Lawrence River) 南岸，隔河綠岸一線，即爲加拿大境。

輪渡渡河，入加拿大境之潑萊斯可脫 (Prescott)，與沃屯斯堡隔河對峙，輪渡往來頻繁。加美人民，出入兩國境內，無須護照，祇須於交界處出示身份證。

潑萊斯可脫雖祇人口三千，亦有華僑開設之餐館，但祇售西餐。在此午膳後，循十六號公路北行，以赴渥太華。沿途人煙稀少，與聖勞倫次河南岸相較，景物頓覺蕭瑟。

瑪琅

——東爪哇的避暑城市——

魚干

巳經是黃昏時候，華燈初昇，阿倫阿倫坪側的吉蘭戲院門首，擠滿着穿草綠色軍服的荷蘭士兵，間雜着穿便服的中國人、印尼人，他們在等待進場，這時離第二場電影的開映還差半小時了。這些士兵們高聲說笑，帶着一份很輕鬆怡快的神情。一個金髮的矮個子，攀着他的同伴的肩膀，議論着站那邊的紗龍女郎。忽然他的同伴將他一推，把他重重踢了一脚，矮個子扮着鬼臉大笑起來。

他們雖然談笑無拘，但他們的職責却是沉重的，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把武器備帶身傍，是短柄的衝鋒鎗，或者插在腰間的白郎林，在這剛佔領祇有一年光景的瑪琅（Malang）他們不得不隨時戒備着。

瑪琅——這爪哇的有名避暑城市，離東爪大商埠泗水（Soera-baya）八十餘公里。因地勢較高，氣候涼快，早晚微風吹動，涼氣襲人，像祖國初秋的氣候。清早出門的印尼工人，把寬闊的紗籠拉起肩膊上，兩手怕冷似的圍攏着。晚間睡覺不蓋毯子，保險你染上傷風。白晝雖然烈日當空，寒暑表也昇不上八十五度，南洋華僑習慣稱呼的冲涼，在這裏意指洗澡，已失掉牠的本意了。

瑪琅有着優美的地理環境：三面環山，市內道路起伏，一條不太急流的小河，迂迴穿過市區。當汽車由泗水駛入瑪琅時，先穿過荷蘭人來往最多的加由打岸街，映進眼簾的是光滑的柏油路，兩傍爪哇式建築的店舖，襯着排列成行的樹木，表現得很幽靜美麗。

汽車緩緩由右彎駛，經過尖頂的天主敎堂，就看得見前面的阿倫阿倫草坪，坪中有許多巨大的榕樹，蒼綠的葉子，把草坪大部份遮蔽爲一塊涼快的蔭處，賣鮮花和刨雪水的小攤子都聚攏在樹底下。

草坪的周圍多是政府的機關，爪哇銀行，警察署，戲院，俱盡立其間。這裏雖然說是瑪市的心臟區域，但在商業上，牠却比不上加由打岸街。草坪過去是華僑、印尼人和阿拉伯人雜住的區域，範圍很寬，街道縱橫。裏面有一座宏大的巴刹（Pasar菜市），每日上午擁擠着穿紅綠沙龍的爪哇婦女，頭覆白巾的阿剌伯人印度人，和服飾簡便的華僑。在歐美人眼裏，這是東方色彩濃厚的場所。不少新調來的荷兵提着照相機在人羣中打轉。像每一個華僑衆多的外國城市一樣，瑪琅也有一條唐人街，百分之九十五的店舖是華僑經營的，商業頗盛。方塊字的中國招牌，店門口站着纏足的福建老婆婆，隨處聽到難懂的福建話、廣東話，令人有置身國內之感。印尼人和一些在瑪市住久了的荷蘭人，也很喜歡在這裏閒逛，也許是這條街所售的東西要比他處便宜。

如果把瑪市的市街與南京相比較，那末加由打岸街就是太平路，唐人街是夫子廟一帶，而阿倫阿倫草坪就好像是新街口廣場了。瑪市西面係有錢人的住宅區，區內多是精巧細緻的洋房，潔淨的玻璃門窗，望得見客廳華麗的佈置，門前挺直的棕櫚樹下是一塊翠綠的草地，栽種着紅花艷卉，清新的空氣，飄着陣陣花香，一個金髮的小孩子由印尼女僕牽着，在馬路上學步，不時窗內傳來清脆的鋼琴聲，這簡直是令人神往的小桃源啊。如果一個多事的汽車夫，在這裏按一聲響笛，各屋內的人準會伸出頭來，用驚異的眼光投射他。由門首釘着中荷人并書的姓名銅牌看來，可曉得區內多是華僑的住宅，其中不少是僑居此地數代，深受荷蘭敎育的華僑。

瑪琅因爲是避暑遊玩的勝地，故旅館開設很多。規模較大的有華僑經營的東亞、遠東等幾家，荷人開設的旅館也很講究，每値黃昏，



氣候涼爽的瑪琅

火車站對面的蒙打那旅店門首，總可見到坐着閒聊的歐美旅客，看他們的情態是悠閒極了。

電影院有五家，吉蘭和阿的令都是放映美國片，恩馬不時放映中國片，但選片每在生意眼上打算，如所映李麗華的「玫瑰飄零」、李紅的「生離死別」，都是十年前的陳舊作品，光線模糊，時有斷片情事。觀衆大部份是華僑，因爲他們看戲的水準較低，院方不敢花錢去映較好的影片，八月間中央戲院曾租到崐崙出品的「八千里路雲和月」，事前院方費了一番心機，派了花車到各街巷去宣傳，鑼鼓緊敲，傳單飛散。但開映時除了頭日觀衆較擁擠外，第二天看的人就寥落了，院方背後大呼晦氣。

戰前首屈一指專映美國八大公司出品的力梭戲院，在日本佔領期間遭到慘重破壞，最近老闆遊美返來，大事修葺，已正式復業。開鑼戲是大腿片「出水芙蓉」，當時恰逢荷女皇登極五十週年紀念，戲院門首紳士淑女，珠光寶氣，確實熱鬧一時。

華僑在此最高之指導機關係中華總會，經費由市內華僑商店目由認捐，負責人林君，聽說是大學生，總會主要工作是做爲華僑與當地政府間之橋樑，僑胞對政府當局有什麼交涉或申訴，都請華總出面。前次祖國寄來一大批救濟布，在調查與分配工作方面華總幫了很不少忙。僑胞設立的學校有中學一間，小學四間，還有幾所義務補習學校，學生總數約四千人。水準平常，惟英文程度較國內高，中學畢業的學生，除少數家庭富有能回國或到星加坡去升學外，大多數是被迫跑到做生理的路上去了。令人遺憾的是小學校的師資水準很低，不少還是小學畢業，當起師長來的，國語解釋不來的句話只好用爪哇語去湊，學生們也聽慣了。僑胞社會裏國語很普遍，但帶着很重的爪哇腔，發音尾調高且偭短，很像洋人講中國話。如果你是國內北部省份來的人帶着北平腔講話，他們會對你感到很興趣，把你看爲演員，在謹愼地念台詞似的。有一次，一個女孩子向我討一條小雄狗，她對我說是要男的狗，我忍不住笑起來了。

粵漢鐵路廣九線

江南號

直達快車

廣州 ←——→ 香港

座位新穎舒適　旅客對號入座

服務誠懇週到　車票訂購便利

沿途概不停留　準四小時抵達

開車時刻（廣州開上午八時五十分
　　　　　香港開下午二時正

售票處（粵漢鐵道廣九車站
　　　　中國旅行社廣州香港分社



孔雀河——一條神祕的水流（譯）

正明

新疆省素被稱爲是一個神祕而奇異的地方，而歷史上的古代河道孔雀河更是一條神祕而奇異的水流。在孔雀河上作過旅行的旅行家極少，關於孔雀河的旅行記述更是少而又少。這是瑞典著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bla）的一篇生動有趣的遊記，他替讀者們揭露了這條神祕奇異古代河道的眞相，同時更告訴你許多從來不知道的美妙的情事。

獨木舟旅行

何等奇異，何等光榮啊！我心中怎樣的喜悅，無詞可以形容。我們在一羣東干兵士中間，已經度過整整一個月的光陰，被死亡威脅着，而且被禁閉在牢獄裏面，沒有一絲兒自由的影子。現在我們已經走出到荒野中來了，沒有衛兵監視，只有二個農民哥薩克保護我們。這一次小船旅行，對於他們二人，只是他們勞苦的軍事服役中一齣可喜的插曲，而我們立刻就將轉過背來，對着世界這一部份內的最後一羣人類了。我的光陰又將再度在一道亞洲大河上消逝過去；我從這一類的早期旅行中，已經保存着許多寶貴的不能泯滅的記憶。在一八九九年，我曾乘船漂流直下塔里木河，而在次年內，我又作了一次巡行三角洲（那時候該處是一片三角洲，）內許多曲折水道港汊的獨木舟環遊旅行，而且將那許多港汊測繪了地圖，一九〇七年內。我在西藏的藏布（Tsangpo［或稱上雅魯藏布 Up-per Drahmapitra］）江上，乘了一隻犛牛皮縫合製成的船，作了一次短促的但是美麗難忘的旅行。九年以後，我乘船而下幼發拉底（Euphrates）河，從耶拉勃勒斯（Jerablus）到非勒約（Feluja），旅行了六百英哩。而在一九三〇年時，我乘了一艘中國民船，順流而下盧安河（Luan-ho），從熱河駛向海岸。

現在我又在一道亞洲大河上開始另一次田園風味的旅行了。但是這一次新旅行的重要，却比以前各次旅行更爲偉大。這次是準備去爲同「飄泊無定的湖泊」有聯帶關係的，水道測量學與第四紀地質的種種複雜問題，提供一個最後的解决。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此次在孔雀河及其延長部份庫木河上的旅行，似乎比以前任何一次河道旅行更爲動人了。

我們生活在水上，水是我們的推動力，而且引導我們日益走近我們的最後目標。孔雀河的水量，在它漸往下傾的曲折無定的河床中，往下瀉流到東方去。我們現在正航行着的這條水道，是匯流在主要大河塔里木河裏面，全部排水系統內最低下的一部份。我們正在一道東行愈遠水道便愈變愈小的河流上，往下滑行。一二天以後，我們就將駛過從塔里木河分出來的那幾條最後的小支流，然後便開始了一帶湖泊與沼澤，它們向大河吸取水量，而使主要河床內留存下來的水流，少而又少了。

尼爾斯霍爾納和陳君，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冬季內的旅行，已經指出：大河從燉煌流出可以遠達三日水程的那種說法，是虛僞的。我們也已知道這個新湖羅布泊位置在什麼地方，而庫木河停止在何處。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大河能否通航，遠至霍爾納和陳君以前已經探測過它境內，好些三角洲的河灣的那片區域裏去。這是我們在四月五日出發的，這次探險旅行中之一個使人興奮的部份。

一滴水的來源

我們正在滑行前去的這帶灰靑色的水，是從遙遠的區域那裏流來的。當你從河水中汲滿一杯水時，你的口渴便消除了，但是水滴并沒有告訴我們，它們是在那裏從雲中跌落到地面上來，流過了山澗和支流小溪，而最後在塔里木河匯聚起來。那喀什噶爾河（Kashgar-Daria），奇齊河（Gez-Daria）以及勒斯甘河（Raskan-Daria）所挾水流，都是從帕米爾，喀拉崑崙（Ka-Rakorum）以及西藏西部的千古雪野，和藍光閃閃的冰川裏面流來的。崑崙山通過了喀拉喀什（Kara-Kash）和王倫喀什（Durun-Kash），同和闐河（Khotan-Daria）銜接起來，和闐河在夏季的一二個月期內，是同塔里木河接流的；而那天山和汗騰格里（Khan-Tengri 天山最高峯，譯者註），則通過了阿克蘇河（Aksu-Daria）以流水供給這條主河。在我們的獨木舟底下面，潺潺流着而打着漩渦的巨量水波，在天山的幾個部份內有着它的老家，源水開都哥爾（Khaidu-Gol）——就是我們三月初在喀拉沙爾（Kara-Shahr）城渡過的那道河——便橫亘在天山裏面。

所以，當你從我們現在將暫時賴之生活的河內飲了一杯水時，那水味同從一口井泉內，或從一條羣山的細流內掏飲的水，味道是不一樣的。這道河水有些特別奇怪的東西在內，那汲取出來的水，是從整個亞洲最內部，眞正的中央亞細亞——那是一帶山脈的環圈，全世界

上最高巍和最荒野的幾座山脈，在北西南三方環繞着塔里木河盆地——那裏流過來的許多支流的一種混雜河水。我對這種河水不久便漸漸習慣了，但在最初，一想到那片廣大的山脈世界時，便不禁感到有某種的畏憚之心，形成這道大河的許多泉流，都是從那片廣大的山脈世界內泛流出來的；而大河水勢隨着河身向東移動，慢慢的在減少下去了。我們接受了從冰川和千古雪田邊上，遙遠高山那裏來的敬意，而祝飲一杯以爲報答。那阿衛斯波里羊（Ovispol），就是馬哥博羅所稱的長着尖銳蜷曲雙角的那種野綿羊，便在那裏度着自由的生活，而輕快地在岩石上跳來跳去。幾乎可以聽到那由溶雪形成的急流的噪聲，在那急流的兩岸上面，那奧倫哥（Oron-Go）羚羊，和那野犂牛在和平而安全地吃草，而且我自以爲似乎能彷彿聽到，那西藏獵戶們的單調歌吟聲的垂盡的迴響，以及那從他們的後膛鎗中迸射出來的鎗聲。在這道河流猶是小河的那些區域裏面，野驢子成羣結隊出沒其間，而且受到那餓狼的攻擊。在天山高谷區域內的草地和牧場上面，吉爾吉斯（Kirgizes）和蒙古人，都在那裏支起了他們的蓬帳，羊羣和牧羊人們就飲着這種河水，它的急流正載着我們沿最低灘地，往東越行越遠了。

我們重溫舊夢

在這條河流的源水，吟唱着無休止的和諧歌曲的所有那些區域內，我曾經攜着馬匹，犂牛或駝馬旅行隊，深入各處，而自我第一次知道所有這一帶區域以來，四十年已經過去了。所以我覺得此次旅行是重溫舊誼，便也不足爲奇，而注視到那在溪面上玩弄着的漩渦，猶似看見老朋友一樣了。我置身在它們中間，完全感到是在家中一樣。

「阿哈，」我對它們歡呼着說：「你們是從默齊塔格（Muz-Tagh）的冰川那裏，從塔格鄧倍什帕米爾（Tagdumbash-Pamir）那裏，從那我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冬季，開始通過西藏到聖城札什倫布（Tashi-Lumpo）去的，那次不顧性命旅行的地方上，那許多可怖的高山裏流來的啊！你們是否記得，當我那只小的白色的La-Dakei，載着我通過你們的冰冷的砂礫河床時，你們是怎樣的在它週圍噴着泡沫，而咆哮着的嗎？

塔里木河，正如大多數的沙漠河流一樣，有像人生一樣的各個不同的階段。最初是一條幼稚的小溪，在山間沼澤和苔蘚中間潺潺流着；但是這條小溪漸漸變成爲一個少年，一條衝激的咆哮的急流了，這條急流挾着不可抗拒的力量，穿過最堅硬的岩石，劈開了前路。於是，到了壯年時代，它便將偉大的山嶺壁壘拋在後面，而泛流出去，流在那更平坦的地區上面，成爲一條更沉着平靜的溪流，達到大河時代了；它的水道越加變得緩慢而平靜了。它所發展出來的力量不再增加，它減縮下去了。大河已經經過了壯盛年代，像人一樣。現在它不再奮鬬了，它已變成消極，開始發育起來了。它的體積慢慢變小，最後就死去而永遠跌進到它的坟墓——羅布泊——那「飄流無定的湖泊」裏去了。

但是塔里木河的最下游，尚未被那年代和勞苦，消耗到無力再作一次更偉大成功的那樣衰老，這塔里木河的最下游，我們在一二天內便可看見了。它曾在一九二一年時，發過一次威力，不管它的氣勢已經柔弱衰老，而且性格已經沉靜和平，但在發威時，依然强壯得足以衝破年代的桎梏，而爲自身打開一條新的前路。

我們現在正在這條河流上旅行下去，隨着那道一般趨勢，帶着我們往東南東去的淺灘向前駛進。那凹陷的兩岸，已遭水力猛烈侵蝕，而且都一般地成爲垂直的形狀，高自三呎至六呎，同時在那對面一邊上，河岸却成爲當中突圓的形狀，而且漸向下傾，往往有一帶狹窄的泥地接近河水。白楊生長在兩岸，成爲一叢叢的小樹林，或是孤伶伶的一棵；這並不是高大的羅排特（Lombardy）白楊，而是那種長着低的圓頂的Populus Diversifolia，它是東土耳其斯坦整個地區內最盛行的種類，在那白楊樹的中間，多刺的灌木，紅柳和蘆葦，都長得密密層層，而且我們常從林間瞥見一個牧人，帶着他的綿羊和山羊羣在那裏放牧。

在那左岸上面，我們看見一間那種最簡單的草舍（Stama），是用竹竿，樹枝，灌木和蘆葦搭造成功的。有一個牧人在那間草舍裏面度夜，同時那羊羣便保護在一個柵欄之內。對面，有一條運河通到一個靠近的湖泊裏去，它是依人籬下者之一，我們一路上看見它吸乾那大河的力量。當河水瀰溢時，便有一道小的急流衝進那個淺湖裏去，而那湖面上永無停止的蒸發，便通過那條運河，將大河裏的水吸乾了。

船夫不斷歌唱

我們悄靜地和愉快地向下游滑行過去。沒有風，水面常常平如運河，而清晰地反映出了那美麗如畫的獨木舟。有幾隻船走在我們前面，幾隻落在我們後面，但船羣却是繼續不斷地在變動着的。有時候我在前頭，有時候落在最後，船夫們的歌聲從每只船上琅琅然的發將出來。那種單調的抑鬱的歌曲的韻節，使得打槳更爲輕快了。一個在唱歌的打槳船夫是不會疲倦的，非待停止歌唱，他是無論如何不會注意到自己已經疲倦。歌聲隨着木槳的第一擊開始，槳身的濺水聲伴和着歌聲。有時候，當我們的獨木舟都極靠近在一起時，船夫們便同聲合唱，或者是用一種輪流歌唱的方法；聯合其他幾隻船上的水手們加

入合唱。他們的材料庫井不大；每天只反覆唱着這幾隻同樣的歌曲，而那迴聲則從早到晚飄越在河流上面。我們不久便在心裏記熟了這幾只歌，但我們井不覺得厭倦，而且我們都明瞭，打槳而無唱歌，那是不能想像的。

我坐在橫架在兩隻獨木舟上的一塊木板上面，身體靠在當做我寫字桌用的箱子上面，而那幅第一號地圖紙便攤開在箱上。羅盤，錶，和鉛筆是我用得最多的工具。我時常可作五分鐘的方位測定；我們的航程每一分鐘或二分鐘便要改變，這已成爲一條規律了。所以，我是繼續不斷地在工作着，只有當我們可以連續幾分鐘無須改變方向時，我才能在日記簿內作一記錄。

陳君同樣忙碌，他不斷在測量急流的速率，以及我們利用槳橈的幫助可以得到的速度。槳橈估算出來的速度在急流之上；而二者加算在一起，就答出了我們已經行過的距離。常時測量河的深度，以及河身各處的闊度，也是陳君的一部份責任。

赫米爾在他船上設了一個實驗室，他的船是用三隻獨木舟縛緊在一起做成的。他永遠在同植物，蟲類和鳥類忙碌着，而我們不久便看不見他了。

原來是老僕

現在太陽正端然的懸立在地平綫上，而用一種鮮紅的晚霞，充滿在灌木樹幹和河岸上面。六點鐘時，我的那個前面打槳船夫塞迭克，突然叫喊了一聲"Ordek Keldi"！Ordek 在東韃靼人語中是「野鴨」的意思，Keldi 就是「來了」。我正忙碌着看地圖，所以我最初的倉猝想法，以爲是塞迭克要我注意那我們在幾小時前，離開孔雀河以後第一次看見的一只野鴨。但正在我轉念頭的時候，他已伸手指點着，沿左岸向我們同一方向騎馬疾馳而來的二個騎馬的人，我認出騎馬人中的一個，一個長着白鬍鬚的老人，便是我以前的貼身僕人奧德克（Ordek），「野鴨」，他在數十年以後，重又趕來，再見一次他的舊主人了。

所以我就命令船夫們靠岸，我們傾斜地操舟越過河流，而在那二個騎馬人下馬的地點那裏靠岸。那個白鬍鬚老人滑下岸來，那裏的河岸高度將近六呎，他走上船來了。他兩眼內含着淚水走近了我，而且朝我伸出雙手，他的雙手已爲時間和勞苦弄得僵硬而骨節稜稜了。這是眞正的奧德克本人。長久的歲月已經無情地衰老了他。他是瘦弱，枯縮而憔悴了；他的額上縐紋深刻，他的鬚髭亂蓬蓬的垂到胸前。他頭上戴着一頂破爛的皮帽子，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札本(Chapan)，就是東韃靼人平常穿用的那種外套，顏色已經轉成灰白，而且已經破爛不堪，腰間則用一條布帶束着。他那雙碎裂的皮靴，顯然是在幾十年來橫斷沙漠草原和灌木叢林，永無休止的辛苦旅行中，給磨穿了的。

「啊，奧德克，我們自幾十年前最後一次會面以來，你日子過得怎樣啊？」

「先生，自我爲你服役以後，上帝是一向保護着我的，我的生活很舒適，但我在好久以前，便已放棄此生能再見你一次的希望了。」

「你怎會知道我在這個特別日子上，搖船而下大河的呢？」

「啊，那是在將近一個月以前，我在英吉庫爾（Yangi-Kol）的草舍內，就有人告訴我說，你最後要在庫爾勒(Korla)回來了，而從那時候起，我心中永遠便沒有安靜過，直待現在找到了你。當我們於幾十年前在喀什噶爾分手以來，你會允許將來終有一天會再回到我們這裏來的。我們等了又等，而你永遠不來。你那時候的僕人，有許多已經死了，但是仍有幾個活着。我現在很覺得快樂，因爲我的願望最後終於實現了。」

這個奧德克是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開始爲我服役，那時候我正乘船而下偉大的塔里木河，不久之後，便深陷在冬天冰雪之中，不能動彈，他也是在沙昌河(Charchan-Daria)上，參加橫渡英吉庫爾和塔脫蘭(Tatran)之間的塔克勒瑪干(Taklamakan)沙漠的四個人中間的一個。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那個大年夜的晚上，他和他的三個同伴，會同我一塊兒環坐在這個偉大沙漠中心地區內的一堆小小的營火週圍。

他也參加過——在一九〇〇年三月——我們那次沿庫木河床的偉大行進，河床在那時候已經乾涸一千六百年了。他在是年三月廿八日那天發現樓蘭遺跡的事件上，曾經扮演了一個光榮的角色。因爲當時他同了一個哥薩克走在前面，引導駱駝通過那最便捷的路徑，而且是首先發現那人手建造起來的幾間古代木屋的二個先驅者中的一個。

遺失了一柄鐵鏟

我們預備動手發掘時，他却將我們唯一所有的那柄鐵鏟遺在後面，沒有帶來，於是他不得不從我們第二個營地那裏，單身跑回去拿那柄鐵鏟了。晚上突降飛沙風暴，而奧德克便迷失了我們的車跡，但仍勇敢地衝冒風雪前進，被幸運的機會帶到一座頹敗廟宇那裏。他從廟內帶回來幾塊美麗的木刻，現在均已保存在斯篤克霍爾姆（Stockholm）的遠東古物博物院內了。他那時井不放棄前進，直待找到了那柄鐵鏟，而在二天以後追到旅隊。我自己以及其他的人們都大爲喜悅，他們幾乎已經放棄再見他的希望了。

奧德克的發現那座破廟，推倒了我的全部計劃。我立刻就相信這種種發現，都有極偉大的歷史重要意義，而決定在明年春初，再回到這個沙漠古城那裏去。

一九〇一年的夏季內，我喬

裝成一個蒙古人，而且由蒲雅脫（Burjat），哥薩克人什格都爾（Shagdur），以及從喀拉沙爾（Kara-Shahr即焉耆）來的蒙古和尙希爾伯（Shereb）喇嘛，陪伴同行。從西藏北部向拉薩進發，我們隨身帶了奧德克同行，因爲有了他，我們在沒有人跡的荒野內，便可靜靜的安睡幾夜之久，而將我們的驢馬託給他去看夜守護了。

我們旅行二天沒有看見一個人類的痕跡，而在第二個晚上，便懷着和平的心境，躺下來休息了。但是到了中夜，奧德克突然從蓬帳洞孔中急急將頭塞了進來，嚇得幾乎失去了神智，而驚恐地說道："Bir Adam Keldi"「有一個人來了！」

我們挾着來福鎗和連發手槍衝出帳外，朝着那二個已經偷去我們二匹最好的馬的賊人，開了幾鎗。第二天早晨，奧德克便獨自一人，步行回到我們的基本營地去了。他到達那裏時非常的氣急敗壞，而且依然帶着半瘋的狀態，因爲他在晚上看見了那二個夜間出現的影子，而且以爲他們就是來要他性命的強盜們。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早上，我最後一次看見了奧德克——這個忠實的「野鴨」——他在許多年之前曾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我知道船夫塞迭克所喊的那句"Ordek Keldi"，并非表示一只普通的野鴨，而是我舊時的旅行伙伴和隨身僕人時，我被那句短促的"Ordek Keldi"語，以及奧德克本人那句預示先兆的"Bir Adam Keldi"的警語間的類似性，吃了一驚。奧德克說那句話的時候，是在西藏一個寒氣冷冽的夜晚中，當時大風環旋在蓬帳週圍哀泣着，而那破碎的風暴雲片，像威脅人的雲龍，在月亮下面飛掠馳去。那幾句話在今天看來恰是非常確切。那時候的「一個人」（Bir Adam），意思是指匪黨在刼掠之前，派遣出來驚嚇馬匹，使朝適當方向奔逃的一個強盜探子。而現在，在幾十年以後，這個來人只是我的無害的奧德克而已，因爲許多歲月已在他的頭上消逝過去，我們實在不能多所希望，在晚年時候猶能重溫此次的舊情。

隨着奧德克一路同來，在孔雀河上會見我們的那另一個騎馬的人，就是他的兒子，名字也叫沙迭克（Sadik）。奧迭克在我們最後一次聚首以後幾年內結過婚了。他同他的兒子二人，在英吉庫爾附近策勒（Chara）地方那裏，都有用蘆葦造成的草房，他們賴魚鴨和野鵝以及它們的蛋過活。戰事進行時，他們的地區內會幾次遭到東干人的刼掠，他們給搶去了幾匹馬和幾隻綿羊。

我曾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冬季內，曾在英吉庫爾上設過我的基本營地。在那時候，塔里木河已是一道由許多支流形成起來的大河，我的船給凍住了橫躺在冰面之內；塔里木河匯聚起了整個東土耳其斯坦內所有的溪流，除孔雀河以外，它在自己的水道內管自流着，直流下到更低的地方那裏，才同那主要的大河聯接起來。現在，在那舊河床內只剩下了一條無關重要的緩流，而且沒有一點水能够遠流至喀拉庫順（Kara-Koshun）湖去，我在喀拉庫順湖上，曾於一八九六年，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一年，作過長途的船隻旅行。普爾琪伐斯基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間，發現了這個湖泊，此湖位置所在的那片原野，現在已經變成爲完全的沙漠了。喀拉庫順湖本身，已在一九二一年內移往北方，而且就是因爲這種移動的緣故，那個新的湖泊，歷史上的湖泊羅布泊，才能在一千六百年以後重又復活過來，而我們現在正是在朝向這個湖泊進發。比我們現在正沿着向東移動愈行愈遠的這條水道，更爲安全的引導，那是不能想像的了。

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再逗留了，太陽正向西方落去，沉在白楊樹幹的中間，而那暮色即將展開它的帷幔，遮覆在河道之上，而使我們將更難測定，那在我們前面的沿新河灣一帶的方位了。奧德克爬上岸去，騎上破鞍，同着他的兒子向前疾馳去了。他是去爲我們選擇一個適宜的宿營地，那裏須有柴薪可得，而且要在樹林中間闢出一片平坦的地面來，供我們支架營帳之用。

河流至此便在一條近乎直綫的水路中向東南泛流過去，而在太陽的最後一縷光芒尙未泯滅之前，我們便到達了那二個騎馬人繫馬的地方，他們已用二根樹枝當做釘耙，清除掉了樹枝和柴木，就在河岸的右邊上面，闢出了一片宿營地。從歸化算起，經由愛新哥爾（Etsin-gol），哈密，吐魯蕃，喀拉沙爾，庫爾勒和尉犂縣（Yü-li-hsien即孔雀Conche），這一個營地應標上第五十四號。附近一帶的林木地區名叫烏孫布倫（Uzun-Bulung），意即「長灣」。

荒野間宿營

我們船上的水手們沿岸排成一列，在呼喊和槳橈潑水聲中，平肩登上了岸。我們在荒野內宿營，這在長途的船隻旅行中尙是第一次，但是水手們各据一地，立刻就像在家裏一樣的安適，而且很快的便將蓬帳箱子和爐灶，都攜到岸上來了。同時廚子蔡貴便在露天架起了簡單的燒飯器具，奧德克和他的兒子收集柴薪，而幾個水手則用了提桶和罐頭從河裏挑運飲水。

赫米爾，陳君，孔君，和我要在裏面過夜的那個蓬帳內的傢俱，包括有我們的四件睡袋，以及幾只我們天天備用的小箱子。從蓬帳的窗洞我們可以眺望那一帶稀薄的白楊，柳樹和矮林的屏障，和河流的景色，但是那晦暗的幽影，後來變成黑暗，很快地便垂落在河上了。火在爐灶下面燃燒後不久，供我們冲茶用的水便沸滾起來了。蔡

六二一〇五四

貴和哥薩克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個蓬帳，同時那水手們則準備環繞在露天火堆的週圍睡覺。

我們在受過了被兵士們看守着的庫爾勒一個月緊張生活以後，現在得能重又置身在上帝的露天空氣之中，而且看見那火燄在黑暗中閃閃發光，心中眞有一種愉快的感覺。我的第一幀地圖看來正大有希望，而且我想到了這一點便很快樂，就是我們終於走上了到達那個浮動地的漂流湖泊去的大路，直到現在爲止，只有一個歐洲人曾經看見過它。這個歐洲人便是尼爾斯霍爾納，他會同了陳君，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的冬季內，從東方穿越沙漠，遊過此湖，而且製成了一幅詳細的地圖。

我們無需爲這第一天的春熱訴苦了；輕快的新鮮的微風時時吹過湖上，以及那維護着河邊的樹林。

黃昏時，靜坐而寫作便成爲一件稍帶寒涼的工作，而到晚上，氣溫就跌到華氏表三十度〇六了。我們的羊皮睡袋都是漂亮的東西，而當那一個炭火熊熊的鐵火盆拿進來時，蓬帳內便漸漸舒適地暖熱起來，我們僵硬的四肢都融和起來了。晚飯包括有蔬菜湯，麵包，牛油和乾酪，Ris-Soles，洋山芋和咖啡以及糕餅。吃過晚飯以後，奧德克跑來看我，告訴我許多他的生活史，一連講了幾個鐘頭。我們在記憶中，回想到了我們發現樓蘭時，在沙漠內的那些令人興奮的日子，而奧德克更將他搜尋那柄忘記了的鐵鏟的每一種情形，全都詳詳細細的回想出來了。最後，火盆內的餘燼已漸漸變成灰白，而那夜晚的寂靜，便垂落在烏孫布倫上我們的空氣流通的寓所上面了。

中英藥廠榮譽出品
中英菓子鹽
舒胸暢膈 開胃滌腸
藥房公司均售

大成紡織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國外市場之四大出品
飛熊細布 蝶球細布 蝠鼎元布 征東府綢
總管理處：上海山東北路48號 電話 98374
一廠：武進南門外 三廠：武進東門外

旅行雜誌第廿三卷(上卷)總目錄分類索引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至六月

徵文特輯

游子青春見故鄉

十里虞山半入城……溫肇桐……一・一
家在何處……葉勁風……一・一
懷古思鄉共白頭……劉榮……一・四
人云還鄉樂於我何有哉……驄陸……一・五
回到第二故鄉的西子湖畔……欽文……一・六
我的「榮譽故鄉」……靜園……一・七
故鄉的懷戀……翼君……一・八
介紹鹽城……吳蜀江……一・九
我看故鄉……雷霆……一・一〇
甜美辛酸話故鄉……孫福熙……一・一一

萬里長江一望收

長江寫景……張晶……一・一二
揚子江上的倦游者……王平陵……一・一三
焦山絕頂望大江……朱偰……一・一四

古寺樓台高避暑

太廟消暑記……景葆……一・一五
鼎湖山逭暑……陸丹林……一・一六
北溫泉勝利之夜……阿林……一・一六
從牯嶺到莫干山……胡山源……一・一七
老牛破車……沛甘……一・一八
碧潭千尺絕塵埃……錢大成……一・一九
理想的避暑勝地……吳庸……一・一九
戒壇消夏……陳詒先……一・二〇

青鞋踏雨尋幽徑

白下驅車竟日游……施翀鵬……一・二一
青浦行……趙景深……一・二二
雨中游屐……朱蘭客……一・二三
細雨聲中黃葉飛……岑風……一・二四
沾衣欲濕杏花雨……方常瑞……一・二五
樂山雨景……弘賢……一・二五

奇絕平生此一行

探奇歷險紀平生……陸丹林……一・二六
孟買的一個驚險鏡頭……程志政……一・二七
鬼林行脚……蕭雲厂……一・二八
西湖之夏……雨林……一・三〇
廣西行……向培良……一・三一
薛濤墨跡在人間……張蓬舟……一・三二
峨嵋山上的海市蜃樓……許欽文……一・三四
遺留在分陝的古跡……張契渠……一・三五
峨嵋金頂看佛光……朱偰……一・三六
含淚返國門……何正璜……一・三七
青城天下幽……楊紀……一・三八
奇險旅程……春苔……一・三九
峨嵋誌異……郭祝崧……一・四〇

清游片羽

屐痕五記……王仲鄂……一・四二
旅行爲人生中一種優美生活……賀天健……一・四三

北遊吟草

青島宿劉劭襄宅……章士釗……四・二一

機中作……章士釗……四・二
機中作……江庸……四・二
北行……潘伯鷹……四・二
與鄧叔存張子高在孔才家聚飲……潘伯鷹……四・二
枕上試作……潘伯鷹……四・二
故都新柳……潘伯鷹……四・二
子夜西城步月歸……潘伯鷹……四・二

春游特輯

沒有成熟的春天……孫沛甘……四・三
杭州美麗的遠景……儲裕生……四・三
龍井山中……胡亞光……四・八
秀水春波遠浸天……孫沛甘……五・四
重遊黿頭渚……夏甯……五・六
庚桑善卷的奇蹟……王倜……五・八
杭州拾翠……胡亞光……五・一一
遊崇明吃白棉蝦……蕭雲厂……五・一二

封面圖景

瑩潔光明……David Corson……(正月)
太原晉祠近貌……水祥雲……(二月)
方巖壽山……陳其英……(三月)
北平頤和園萬壽山……郎靜山……(四月)
蘇堤春曉……陳其英……(五月)
上海復興公園之一角……陳其英……(六月)

美術插圖

文化古城……郎靜山……一・四七
銀裝世界……丁挹文……一・四八
戰雲中的太原晉祠……水祥雲……二・四五
綺麗的凡爾賽宮……朱傑……二・四六
方巖勝境……阿瑛……三・四三
旅行時裝……費求……三・四四
雞足山片羽……趙德厚……四・三五
世界攝影傑作……丁挹文……四・三六
水鄉嘉興……陳其英……五・四五
紐約的公園……丁挹文……五・四六

東南勝蹟

南北四靈岩……袁道沖……一・七一
遊屯溪登白嶽……廖清心……二・一一
洞庭東西山全貌……養泉……二・二三
如詩如畫的呂巷……蕭雲厂……二・二八
在湖上寫生……任微音……二・三一
訪右軍蘭亭之勝……鞠孝銘……三・三〇
方巖攬勝……陳其英……三・三七
七寶郊游……騁陸……三・四一
縱覽天目山……蕭雯……四・二三
漂母渡今昔……周鏡泉……四・五七

台島概述

台灣觀感……徐忍寒……一・六五
東台灣旅程……張士超……三・二三
美麗島上的中航招待所……景巖……三・二八
基隆港漫步……牧兆堂……四・四五
元夜游日月潭……吳似蘭……四・四六
台北指南宮……許穀人……四・四九
淺水灣初夏……陸丹林……五・一八
台北市的植物園……許穀人……六・一一
淡水鎮漫步到海水浴場……張士超……六・一五

滇境探幽

雲南安順的溫泉……趙德厚……一・七五
祿豐龍尋穴記……趙德厚……二・一七
雞山天下奇……趙德厚……四・二三
邊城西子……沙浮白……四・五一
漫游昆明的西山……趙德厚……五・二三

西北邊疆

女帝御寢……何正璜……一・八一
漢中的小南海……李顯……二・一六
大小涼山眞面目……鍾秀生……三・一七
大巴山行脚……車輻……五・三七
甯蘭行……李南尊……六・三九

華南透視

冷眼看香港……秦瘦鷗……一·五三
橘子紅時憶福州……王啓熙……一·七八
泉州東西雙塔偉觀……蘇　菲……二·一七
瓊島風物……蔡德榮……三·一三
漫談榆林……振　壁……三·一六
南海的西樵山……蕭雲厂……三·一九
南平城雜寫……永　言……三·三三
麒麟寺訪問記……蘇　菲……三·三四
短期旅行香港……潘泰封……四·五九
艷麗的南海……恨　予……五·四九

西南遊跡

錦城曲……郭祝崧……二·一
四川的模範縣——榮縣……朱　梅……五·二七
簇新的貴陽……朱家楨……五·三一
青城欽岑綺容碧……郭祝崧……六·一
紅巖初訪……榮騁陸……六·七
灌縣的採藥故事……朱　樞……六·一七

華北風光

故都靜明園之遊……江　庸……四·一
團城與北海之遊……潘伯鷹……五·一五

湘鄂面目

江風灘水下資江……蘇仲湘……二·二一
湘西苗疆的風情……蕭雲厂……四·三九
安江之憶……劉　榮……一·六四

旅行報導

從上海到瀘縣……朱　梅……三·一
沿好溪到麗水……陳其英……四·九
十天跨越兩個島……撒　旦……五·一七

國外遊程

海天萬里歸來（上篇）……霍宏暄……一·五七
海天萬里歸來（下篇）……霍宏暄……二·四九
首航孟買……沈綢一……三·四五
歸航……朱　偰……三·五四
黑夜飛渡大西洋……馮朱棣……三·五四
從歐洲歸來……鍾　震……四·六五
阿富汗到伊朗……章礪石……四·七七
撒哈拉沙漠之行……碧　溪……五·六九
獨木舟航海旅行……伍必熙……五·七五

海外風光

喇直浦坦那游屐……伍必熙……一·八五
巴黎散記……朱　偰……一·九三
漫游葡萄牙……伍墨衢……二·三五
凡爾賽行宮紀游……朱　偰……二·四七
巴黎雜碎……沈　豉……二·五〇
美國邊緣的阿拉斯加……周　倘……二·五七
今日的暹羅……劉遠東……二·六一
踏上無人的約尼島……薛甡生……二·七〇
紫色平原的烏拉圭……碧　溪……三·四九
澳洲阿爾漢大陸探險……陳告佳……三·五七
丹麥漫游……伍墨衢……四·七一
北愛爾蘭首都印象……張安治……五·五七
華盛頓故居——佛樗山莊……李清悚……五·六一
縱覽阿根廷……章礪石……五·六五
下龍灣——越南消夏勝地……朱　偰……六·二一
哪加拉水力區的風光……吳沈釔……六·二三
加拿大首都寫景……馮朱棣……六·二九
東京的公園和神社離宮……余和吉……六·三三

旅行事業

觀光業在現代經濟之重要性……張其昀……一·五一

短篇小說

沙汶塞的磨坊……宋桂煌……二·七一
美國海上間諜驚險故事的自供……伍必熙……三·六五

交通資料

京粵首次通車觀禮……陳其英……五·五一
鐵路員工典型……K　Y……五·八四